

壬寅新民叻報

14
753
(15)





4
753
15止

壬寅新民叢報全編

小說第二十四

十五小愛傑

第一回

茫茫大地上 一葉孤舟
浪浪怒海中 幾箇童子

調寄摸魚兒

莽重洋驚濤橫雨。一葉破帆飄渡。入死出生人十五。都是鬚齡乳稚。蓬生處。更墮向天涯絕島無歸路。停辛貯苦。但抖擻精神。斬除荆棘。容我兩年住。英雄業。豈有天公能妒。殖民儼關新土。赫赫國旗輝。南極好箇共和制度。天不負。看馬角烏頭奏凱同歸去。我非妄語。勸年少同胞聽。難起舞。休把此生誤。看官。你道這首詞講的是甚麼典故呢。話說距今四十二年前。正是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初九日。那晚上滿天黑雲。低飛壓海。濛濛閣閣。咫尺不相見。忽然有一隻小船好像飛一般。奔向東南去。僅在那電光一閃中。瞥見這船的影子。這船容積不滿百噸。船名叫做骨羅。曾有一塊橫板在船尾寫著的。但現在已經剝落去。連名也尋不着了。那船所在的地方。夜是很短的。不到五點。天便亮了。但雖係天亮。又怎麼呢。風是越發緊的。浪是越發大的。那船面上就只有三箇小孩子。一箇十五歲。那兩個都是同庚的。十四歲。還有一箇黑人小孩子。十三歲。這幾箇人正在拚命似的把著那舵輪。忽然砰訇一聲響起來。只見一堆狂濤。好像座大山一般。打將過來。那舵輪把持不住。陡地扭轉。將四箇孩子都擲向數步以外了。內中一箇連忙開口問道。武安。這船身不要緊嗎。武安慢慢的翻起身回答道。不要緊哩。俄敦連纜。又向那

法國焦士威爾奴原著
少年中國之少年重譯

一箇說道：杜番啊，我們不要灰心哇！我們須知到這身子以外，還有比身子更重大的哩。隨又看那黑孩子，一箇問道：莫科呀，你不悔恨跟錯我們來嗎？黑孩子回答道：不主公武安，這四箇人正在船面，話未說完，那船艙樓梯口的窗戶，突然推開，先有兩箇孩子探頭出來，跟着又有一隻狗，蹣出半截身子。那狗三聲兩聲的亂吠，那兩孩子裏頭，有一箇年長的，約有十歲左右，急忙大聲問道：武安武安，甚麼事呀？武安道：沒有甚麼，伊橋孫啊，快回去罷。甚麼事都沒有。那年小的，又說道：雖然如此，但我們怕得很呵。武安道：別要怕，趕緊回去，坐在牀上，閉着兩隻眼睛，這就甚麼都不怕了。那兩孩子兀自不肯下去，只聽得莫科忽喊起來：道好晦氣，又一箇大浪來了。話猶未了，那浪又沒命的自船尾轟進來，險些都從窗口灌入船艙裏去了。那俄敦高聲喝道：兩位快回去呀！你們不聽我們的話嗎？這兩孩子方纔沒趣的去了。却又有一箇探頭出來，叫道：武安呀，你們要我們來幫幫力嗎？武安答道：巴士他呀，你們好好的在裏面保護着，那年紀小的罷，這裏有我們四箇人足數了。……看官，你想這個船在恁麼大一箇太平洋上，更兼暴風怒濤之中，難道就只是這幾個小小的孩子嗎？別的大人，一個都沒有不成。這哥羅船，既然有一百多噸，總該有一箇船主，一箇副船主，五六箇水手，難道單有一箇細崽莫科就了了嗎？又這船到底為着甚事，想往甚麼地方呢？怪可憐的，撞着這場惡風浪，為何緣故呢？看官，若使那時候有別隻船在這洋上經過，遇着這哥羅船，那船主頭一件定要根問這個緣由。這些孩子們，自然會告訴過明白，但可惜不湊巧。那時這洋面上，前後左右幾百里，連箇船的影兒都沒有呢。……閑話休提，卻說日過一日，風勢越大，竟變成了一箇大颶風，哥羅船好像被波浪吞了一般。那後橋既於兩日以前被風吹折，僅剩四尺多長。

一根木桿，幸虧前橋還在，但風勢越急，這孩子們的氣力短小，想把風篷捲下來，也做不到。那篷就不起這種大風，只見這橋夾不停的搖動，若使連前橋都沒了呢，那時這船可不成了箇沒自由權的奴隸。任由風濤怎麼簸弄嗎？這孩子們可不是除了束手待斃之外，更沒別的法兒嗎？他們都睜着兩隻眼，狠狠的望前望後，卻都是濛濛闇闇地，一寸陸影兒，一點火光兒，都看不見。看看又捱到晚上，一點多鐘，忽然轟的一聲，趁着那風聲濤聲響起來，只聽得杜番疾喊道：前橋倒了！莫科接口道：不是，却是把風篷吹斷了。武安向俄敦道：既是這麼着，我們要把這斷篷割去。你同杜番二人守着舵輪，莫科呀，來這裏幫我……看官，須知莫科係船上細崽，自然該有些航海的閱歷。武安曾從歐洲來到澳洲，經過大西洋太平洋兩條大海，因此亦學得少船上的事體。這孩子們自然是說這兩個做胆，不消說哩。……你看他們兩箇的本領怎麼樣呢？他們來到前橋底下，細心查看，只見那篷上邊的索吹斷了，搖曳空中。幸虧下邊未斷，他們先把上邊的索都割去，僅留下四五尺，隨將這篷上面兩角板下來，用繩網在船面，這樣着，那船倒反安穩起來了。武安莫科兩個不停的走上走下，好幾回險些被那大浪裏將去，足有半點多鐘之久，方纔回到舵輪旁邊。這身子便如雨淋雞一般濕透了。正要略歇一息，驀地那樓梯的窗口又推開，只見武安的兄弟名字叫做佐克的，探頭出來。武安便問道：佐克，干甚麼？佐克道：快來快來，海水漏入船艙了。武安道：當真嗎？隨即起身走進艙內，只見一箇挂燈，懸在當中，那十個孩子，七橫八豎，倒在牀上和睡几上，還有那八歲九歲大的，怕到無可奈何，你偎我，我抱你的，攪成一團。武安道：別要害怕，我們快就到岸了。一面點起洋蠟，周圍張看，艙內卻是有些海水，隨着船勢左右盪來盪去，但偏找不出那漏縫兒。這

水究竟從那裡來呢。隨後看出。卻是因樓梯窗門關不緊。那船面的浪。從甲板上流進來的。武安回到艙內。說明緣故。慰安孩子們一番。重復回到船面來。已經是兩點鐘打過了。那天越發好像墨一般。風勢一點不減。但也不要聽見一聲兩聲從空中戛然而過。卻是海燕的聲音。這海燕是從不飛到岸邊的。常年在大洋的中心翱翔漂蕩。這樣看來。這船去陸地越發遠了。又過一點多鐘。忽聞轟的一聲。好像大砲發於空中。不好了。前橋斷了兩截。那布蓬撕成一片一片。飛向海心去。就和一羣白鷗似的。杜番道。我們沒了風蓬。怎麼好。武安道。怕甚麼。這船趁着浪。不是一樣的走嗎。莫科道。好在浪是順風的。在船尾送着來。但浪太緊了。我們要把身子用繩網着在舵輪旁邊。免致被浪裏去。說時遲。那時疾。莫科話猶未了。只見一堆奔濤。足有四五十丈高。從船尾猛奔來。鎗鎗爆炸。聲音亂響。崩落船面甲板。兩隻救生船。一隻舢板。一個羅盤箱。都掉下來。那餘勢還撞過船邊。將左便的船欄板都碎裂了。還虧着碎了欄板。這水能鼓流出去。不然這船受不起這種大壓力。是要沈定了。武安杜番俄敦三箇。被這浪一刮。擲出數丈以外。直到樓梯口。方才把捉得住。却是不見了莫科。武安杜番俄敦三箇。被這浪一刮。擲出數丈以外。直到樓梯口。方才把捉得住。却是不見了莫科。杜番道。難道掉落海了不成。俄敦忙向船邊探頭四望。卻影兒也不見。聲兒也不聞。武安道。我們不可以不救他。急放下救生水泡。投下繩索。隨又連聲高喊道。莫科莫科。只聽得微微聲音答應道。救命呀。救命呀。俄敦道。他沒有掉下海。這聲音是從船頭來的。武安道。等我去救他。趕緊從船尾走到船頭。跌了好幾交。方才走到。便又高聲叫道。莫科莫科。Mo Ho。却不聽見答應。復連叫許多聲。只聽見微微的答應呀呀的兩聲。那聲更沈下去了。武安手中又沒燈火。只得

跟着聲音。閣中摸索。摸到船頭那絞車盤和舢艙中間。有一箇孩子的身。橫倒在那裡。卻是已經悶倒。不能出聲了。看官你說。莫科因何跑在這裡。原來剛纔那一陣大浪。一直刮送過來。撞着那風蓬的繩索。將喉頸勒住。越發掙扎。越發勒緊。如今呼吸都絕了。武安趕緊從袋裏掏出一小刀來。把繩割斷。好一歇。那莫科才回過氣來。便向武安千恩萬謝的謝他救命之恩。攜着手回到舵輪之下。但船既沒了風蓬。速度驟減。浪不能送船快行。船卻陷在浪裏。如盤渦一般。這孩子們想找別樣的東西。代着風蓬。也是找不出來。只得聽天由命罷了。這孩子們如今別的都無可望。只盼着天亮之後。風威略減。或者老天可憐見的。望着個陸地的影兒。除非只兩樣能設有一。這便九死之中。還有一生之望哩。捱到四點半鐘。已見一帶白光。從地平線上起來。漸漸射到天心。只是烟霧依然深鎖重洋。望不見十丈以外。那雲仔像電光一樣。快滾滾的飛向東方。風勢有增無減的咯。這四個孩子眼巴巴的望着狂瀾怒濤。不發一語。都如獸子一般。各發各的心事。又過了半點多鐘。猛然聽得莫科一聲狂叫起來道。陸！陸！正是

山窮水盡。憐我憐卿。腸斷眼穿。是真是夢。究竟莫科所見到底是陸地不是。且聽下回分解。

此書為法國人焦士威爾奴所著。原名「兩年間學校暑假」。英人某譯為英文。日本大文家森田思軒。又由英文譯為日本文。名曰「十五少年」。此編由日本文重譯者也。

英譯自序云。用英人體裁。譯意不譯詞。惟自信於原文無毫釐之誤。日本森田氏自序亦云。易以日本格調。然絲毫不失原意。今吾此譯。又純以中國說部體段代之。然自信不自森田。果爾。則此編雖令焦

士威爾奴覆讀之。當不謂其唐突西子耶。
森田譯本共分十五回。此編因登錄報中。每次一回。故割裂回数。約倍原譯。然按之中國說部體制。覺割裂停逗處。似更優於原文也。

此書寄思深微。結構宏偉。讀者觀全豹後。自信余言之不妄。觀其一起之突兀。使人墮五里霧中。茫不知其來由。此亦可見西文字氣魄雄厚處。

武安為全書主人翁。觀其告杜番云。我們須知這身子以外。還有比身子更大的哩。又觀其不見莫科。即云我們不可以不救他。即此可見為有道之士。

第二回

蓬生路。撞著一洞天。
半開題。儼成兩政堂。

卻說這四個孩子正在絕望的時候。面面相覷。在那裡發歎。忽然空際烟霧微開。那黑兒莫科瞥見遠遠的一帶好像陸影兒。他便狂叫起來。道。陸！陸！但不知果真是陸地。還是他的眼花呢。武安聞說便接口道。陸嗎？可是真的嗎。莫科道。前面是東方呀。杜番道。莫不是你錯嗎。怎麼我們都看不見。莫科道。等那烟霧再開。我們仔細看罷。話猶未了。烟霧漸漸破開了。不到一刻。左右前後幾處都望見了。武安道。不錯不錯。當真是陸哩。四人一同觀看。東方地平線上。有一帶陸影。大約五六邁長。按照現下胥羅船的速度。不過一點鐘。便可以到那裡了。風越發大。船驚地向著一直線走將前去。漸次近岸。只見岸上有十餘丈高的石壁聳起。石壁前面有黃色的沙嘴。沙嘴右邊有一簇的喬木。武安叫他們三箇管著舵輪。自己獨到船頭。細察岸邊光景。看那裡可以拋錨灣泊。誰知那岸不但沒有一個灣港。卻見那沙嘴外

面有無數亂石。好像鋸一般利。現時被湖水浸著。從黑波面上隱約看出他的蜿蜒起伏痕跡。武安看清楚。楚仔細一想。這是行船最險的所在。不如將船裏這孩子們都叫出來。船面預備不虞方好。於是回到樓梯口。揭開窗門。叫道。大家都出來罷。頭一箇不消說。一定是那隻狗了。跟著便是十一個孩子。一開都跑上來。那年幾頂小的呢。睜眼一看。四面光景。怕得急得要哭起來。這却為甚麼呢。看官須知。大凡近陸之處。海底漸漸淺了。波浪越發洶湧。俗話叫做埋沙浪的。比那洋心的光景更可怕哩。那時六點鐘左右。船已走到岸邊。武安早將外衣脫了。預備若有一個掉海落去。自己便去救他。據武安的意思。這座船是十有九要撞在礁石上。碎成齏粉的哩。不到一會。這船果然擱淺。幸虧擱的地方。不是大石。船皮雖然損傷。那海水還未滲進來。歇一會兒。又一箇大濤來。驅著這船前進五六丈。在一沙礁上。連動也動不得了。這還算好。船算是不怕沈沒了。但離那沙嘴還有一里多遠呢。武安教教兩人仔細查看船內房艙底。船都還不十分破壞。那心安穩了許多。兩人回到船面。告訴大眾道。不要害怕。船身是未有壞的。況且眼見著到岸了。我們等一會商量上岸的方法罷。杜番道。甚麼又要等呢。內中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叫做韋格的。亦跟著道。是呀。甚麼。杜番說得是。我們偏不要等呢。武安道。你看這浪還怎麼利害。我們若不想見過去。恐怕淘在石礁上。連骨都要碎了呀。又有一個叫做乙苦的。年幾約同韋格一般。便道。整整等著。萬一這船碰石粉碎了。又怎的。武安道。這却不怕。歇一會。這潮定然退些。我們的船是穩當了。……看官你說。這兩箇道理。那邊長呢。其實武安的話。一點不錯。這太平洋的潮水進退。雖然不比別的小海相差。怎麼遠。但到潮落的時候。自然要不同些。依著武安的話。或者再過幾點鐘潮退之後。或者從石礁的脊上能

穀步行過去亦不定哩……雖然如此但杜番等數人依然爭鬧不休。這也有箇緣故。不自今日起的原
來這一羣孩子裏頭。那杜番韋格乙善格羅士四人。向來不肯佩服武安。每每無風起浪。找些事來和他
樞氣。也不止一遍兩遍了。這一路。上卻為著武安曉得些航海的方法。故此凡事只得讓著他。靠著他。但
今已到陸地。他們可又自由起來了……杜番等四人。離開眾人。跑到船頭。看著巨浪拍天。實在難以飛
渡。不得已仍回原處。武安向俄教及眾孩子道。今日尚是我輩至危極險之時。大家同在一處。緩急或可
相救。若彼此分離。是滅亡之道也。杜番聽見這話。以為武安有意譏誚他。便勃然道。武安。你有甚麼權利
敢制定法律。令我們遵行嗎。武安道。豈敢豈敢。講甚麼權利不權利呢。但大家欲保安全。這卻離開不得
呵。就中最老成的俄教。亦接著說道。武安的話不錯呀。其餘一班孩子都附和道。是。杜番沒趣。不復作
聲。更悻悻帶領他的黨人三箇又走開了……卻說這陸地還是大陸。還是海島呢。那石壁底下有蛾眉
月形的黃沙嘴。兩頭都是高地。北方更高。南方略低些。武安拿著箇千里鏡。狠狠的望了許久。便道。怎
麼陸上沒有一條烟影兒呢。莫科道。正是呢。怎麼這海邊連一隻小船都沒有。杜番從旁嘲他道。既沒灣
港。從那裡來的船呀。俄教道。卻不能怎麼說。便沒灣港亦可以有漁舟來打漁的。或者因為風浪太大。那
漁舟都躲避別處去哩。眾孩子談談說說。那風卻轉吹西北風了。頂任潮頭。潮落越發遲慢。孩子們個個
磨拳擦掌。預備上船。把緊要的物件都搬到船面。船中有乾餅。乾果。鹽。罐頭。肉品等。他們先把各色包裹
起來。預備攜帶。轉瞬已到七點鐘。石礁上的海水都落下。船越發斜向左邊。原來這肯羅船因為想增加
他的速率。故此造船時那龍骨格外高些。那船底格外尖些。今日擱淺在這裡。越發危險。險些要斜到翻

沈了。這孩子們都跌足道。可恨昨夜的風。將我們的舢板船都送掉了。不然我們便好趁這時渡過去。將
來由陸上到船中來。往亦便易。今卻怎麼好呢。正說話間。忽聽船頭一陣叫聲。武安等一齊過去看時。卻
是一隻舢板。擱在船頭舢板底下。乃係昨晚大浪刮來。恰好沒有掉落海的。巴士他偶然尋得。便喊起來。
眾人看這舢板。大約只能載得五六箇人的。但慰情聊勝無。大家喜歡。自不消說。怎知道為著這箇。武安和
杜番又起一場風波。杜番見這舢板還在。便同韋格乙善格羅士三人拖他出來。正要放下海去。恰好武
安走來。便問道。你們干甚麼。韋格道。這是我們的自由。武安道。你們想落這舢板嗎。杜番道。是你有權利
禁止我們嗎。武安道。有呀。因為你們不顧大眾。杜番不等武安講完。便接口道。我們並非不顧大眾。我們
上去以後。再用一個掉舢板。回船載眾人。武安道。若回不來。怎麼呢。碰石沈了。怎麼呢。乙善推開武安道。
武安。你別管我們的鬧事罷。武安兀自不肯退去一步。厲聲道。這舢板一定要給那年幼的孩子先用的。
……兩面正爭得鬧不了交。那時若沒人調停。這武黨杜黨定要打起來了。却說這羣孩子裏頭。單有俄
教年紀最長。兼且深沈。有謀慮。眾人都佩服他的。恰好俄教行來。見此情形。心裏想道。武安是有理的。這
時候浪還怎麼大。杜番等著落舢板。不但舢板沒了。就連人命也是險的。只是怕他不服。不便強勸。因開
口問武安道。我們的船幾點鐘擱礁的呢。係六點嗎。武安道。不錯。俄教道。這潮水幾時全退呢。武安道。大
約十一點鐘。俄教道。這正合式哩。我們趕緊收拾早飯喫過。好預備上岸。或者要覓水過去的地方呢。空
著肚子沒氣力是不行的。俄教這話。果然說得有理。大家只得散開同喫飯去。這喫飯的時候。武安格外
留神。監督著那小孩子不許他們喫多。因為已經一日一夜沒得喫了。怕他們會噉過度。脹出病來……

那潮既已退得極慢。兼之潮越發退。船越發歪。莫科放下測海索來量水步。只見船旁海水還有八尺多深。莫科恐孩子害怕。不敢聲張。悄悄的告訴武安。武安又密中和俄敦計議道。只却怎麼好。潮又被風頂住。不能全退。若等到明日。又怕到潮長時。船或傾覆。或撞碎。因此他們商量。惟有用一人拿著纜。鳧到岸邊。細繫在石上。慢慢的將絞盤絞船靠岸。除了此法。更無可施。只是拿纜到岸的人。那個肯做呢。不消說。一定是武安討奮勇了。武安既和俄敦商定。決意冒這一回險。於是先把那船上的浮水泡都取出來。挨次分給那最年小的。萬一有險。則他們小的可以浮身。這年長的便一隻手攙著那小的一隻手。拉住那纜。便可鳧泳到岸。布置已定。恰好十點一刻。這一點鐘內。就是潮落最低的時候了。但船頭海水尚有四五尺深。就使再過兩三刻鐘。亦不過減數寸。武安看定非行此策。一定無望。便脫了外衣。取出纜來。將一頭網在自己胸間。那時杜番等四人。看著武安如此慷慨。代眾人冒險。心裏自然感動。便跟同俄敦共幫忙。助武安整備繩纜各件。武安預備齊全。將簪身入海。他的兄弟佐克呱的一聲哭起來。叫道。阿哥呀。阿哥別要去。武安答道。好兄弟。不怕的。便咕咚一聲跳下去了。正在起勢。鳧泳。可奈那北風和那退潮相逆。相擊。兼之石礁凸凹。海水激盪其上。到處都是盤渦。武安鳧了一會。氣力已是不支。手足不甚能自由了。少頃只見他的身子被吸向一箇大盤渦裏頭。只聞得叫了一聲。快幫忙呵。那好好的武安。便已絞將下去。不見人影兒了。正是

男兒急難為同胞。天地無情磨好漢。
畢竟武安性命如何。等下次新報印出。便知明白。

此兩回專表武安。就中所言。今日尚是我輩至危極險之時。大家同在一處。緩急或可相救。若彼此分離。是滅亡之道也。我同胞當每日三復斯言。

讀此回者。無人不痛恨杜番。杜番亦只坐爭意見。顧私利耳。恨杜番者。宜自反。

有競爭。乃有進化。天下公例也。武杜兩黨。抗立。借以為各國政黨之影子。全書之生氣活潑。實在於是。讀者勿徒痛恨杜番。且看其平日服從公議之處。便知文明國民尊重紀律之例。觀其後來進德勇猛之處。便知血性男子克己自治之功。

好容易盼到靠岸。以為苦盡甘來矣。不知此時之險阻艱難。更倍於從前行百里者。半九十。任事者最宜知之。

叙了兩回。到底這船為何事。欲往何處。緣何只有這幾箇孩子。讀者問胡蘆已打得不耐煩了。第三回便當說明。先洩漏一點消息。以慰看官之望。

第三回 避暑假航海起雄心 颶風颶片帆辭故土

前回講到武安絞下盤渦裏去。連影也不見。看官啊。你不必著急。這武安是死不去的。他是這部書的主人公。死了他那裡還有十五小豪傑呢。卻是前兩回胡亂講了許多驚心動魄的事情。到底這些孩子們是那國的是甚麼種類的人。這齊羅船到底欲往那裡。為何沒有船主。祇剩這幾位乳臭小兒。我想看官這個問胡蘆已等得不耐煩了。如今趁空兒補說一番罷。……話說南太平洋地方。澳大利亞洲南。便有英國屬地一座大海島。名叫做紐西蘭。那海島最大的一箇都會。名叫做惡崙。那都會一箇最大的學校。

名叫做奮們。那學校的學生。英美德法各國人都有。大率島中田主巨商官吏等有名望人的子弟居多。這紐西崙乃是合南北兩大島及附近許多島嶼而成的。南島北島中間有一葦衣帶水叫做曲海峽。就是取那環游世界開闢新地有名的級頓曲之名。做過紀念的意思。澳洲檀香山紐西崙等地皆級頓曲所尋得後為檀島土人所狀。這座羣島橫亘於南緯三十四度至四十五度之間。和我們北半球的法國美國日本國同一樣度數位置。那北島西北角狹而且長。成箇半島的模樣。連陸地之半島那半島的頸。不過二三邁闊。這惡崙市正在那頸上。……十八百六十年正月十五日下午。就是這學校放暑假的日期。一百多名學生。箇箇好像出籠鳥一般。欣欣然歸家去了。這兩個月內。是任從他們自由的。這裏頭有一班孩子。許久想繞著這紐西崙羣島沿岸。環游一周。便趁著這空兒。各各稟准他的父母。約定同行。恰好就中一箇名叫雅涅的。他父親有這號骨羅船。於是各人湊些費用。預備齊全而往。……卻說英國學校寄宿舍的風氣。是與別國不同的。專設種種方法。養成學生自治的習慣。所以那生徒的心思。身體。都比他國人長成得快些。有一種少年老成樣子。奮們學校學生。共分五級。那第一第二級的。尚係和他父母接額為禮的小孩。所親皆下種。約禮第三級以上的。大率皆握手為禮的長童了。英國學校風氣。長年生有保護幼年生的義務。幼年生卻有伺候長年生的義務。每日送朝飯。刷衣服。捺靴鞋。種種苦差。總是要當的。倘或懶惰不。那長年生便刻薄待他。卻在學校裏頭站不住了。所以英國的小孩子。箇箇都是奉事長上。勤謹不過的。……這回搭這號骨羅船去游歷的。共有十四人。自第五級至第一級。都有在裏頭。杜番格羅士都是第五級。年十四歲。皆惡崙市富豪子弟。田產最豐。他兩箇本屬從堂兄弟。杜番天性伶俐。學問優等。但係

有一種軟弱子脾氣。萬事皆要居人之上。因此各人起他箇綽號。叫做闊少杜番。他看見那同年同級的武安。滿校人都敬重伊。心裏有些不平。每每要和他對拗。這亦是勢所必至了。至於格羅士。卻是一味捧著他那杜番阿哥。像菩薩一般。是一箇平平無奇卻孩子罷了。巴士他和杜番同庚同級。亦是市中小一箇巨商之子。為人靜和有思慮。勤勉有才智。乙善十三歲。韋格十四歲。都是等四級的。有中等的才智。父兄親戚都是富豪官吏。雅涅沙毗兩箇。同庚的十三歲。都是第三級。雅涅的父親。曾做海軍官員。今已退職。沙毗的父親。從英倫本國初來的。亦係箇大富翁。雅涅最愛彈箇小風琴。寸步不離的帶著。沙毗為人最爽快。好冒險。平生最好讀魯敏孫漂流記等書。再兩箇都是十歲的小孩。一叫善均。係紐西崙格致學會會長之子。一叫伊播孫。係牧師之子。善均在第三級。伊播孫在第二級。都是很超等的。還有兩個卻更小了。一箇名土耳其。一個名胡太。都僅不過九歲。其父皆屬陸軍兵官。土耳其著名的執拗。胡太著名的大食。以上十一箇。都是英國人。此外還有兩箇法國的。一箇美國的叫俄俄。年十五歲。算是這一隊裏頭最年長的。哩。在第五級。他的才鋒銳利。雖不及杜番。亦不失為本級中優等生。幼喪父母。愛別人養育長大。所以有遠慮。有常識。那法國人凡弟兩箇。凡叫武安。十四歲。弟叫佐克。九歲。他的父親。係一個有名的工學博士。兩年前來到北島督辦水工。武安有絕好的記性。有極熱的感情。聰明活潑。懇切周到。尤用心憐愛幼年生徒。滿校的孩子。箇箇歡喜他。佐克向來在第三級中。最為劣等。常好欺嚇儕輩。除了這種頑皮舉動外。無所事事。但係自從這骨羅船離了本土以後。他的性格忽然變了。成一箇謹厚寡默的長者。這些孩子們都覺得出奇。不解甚麼緣故。……按下不表。卻說這骨羅船本有副船主一名水手六

名厨子一名細意一名細意就是這個莫科了。那船主便是老雅涅自己充當。這船定期二月十五日午
前開行。船主雅涅是非到拔錨之前半點鐘內不到船的。這十四日晚上。那十四箇孩子同著吳敦所養
一隻美國狗名喚符亨的一齊落船。副船主和莫科都在船上迎接眾人。那水手們卻都到岸上滴兩杯
威士忌去了。那副船主等這些孩子上林安歇後。亦上岸找箇酒店坐坐。船上單留一箇莫科。躲在船頭
水手房中。齣齣睡去。這也是天公有意要把十五箇小豪傑磨鍊出來。那晚上不知甚麼時候。因何緣故。
這船的纜竟自鬆了。潮水一衝。漸漸將船流到海中心。船上的人連影兒也不知道。夜色又闌。風又大。
不到一會。已經流出一里以外。那時莫科睡夢中。覺得這船有些古怪。翻身到船面一望。看見這情形。
便哎呀一聲喊起來。那吳敦武安杜番等幾個年紀大的。連纜起身。走到船面。同莫科一齊大聲喊救。卻
沒人聽見。船已自離岸三邁多。遠望那紐西崙市的大光都漸漸看不見了。武安倡議不如將風蓬扯起。
來。駛轉舵輪。回到岸去。莫科也是這箇主意。孩子們就大家協力來扯那蓬。不料蓬太重。孩子們氣力小。
扯不起來。眼睜睜看著這船越走越遠了。那陸上求人幫助的念頭。是靠不住了。就使有船跟蹤來尋。但
怎麼黑暗的海面。怎能看得著呢。就使看得著。那尋的船。也要費許多時候。才來得到這裡。他來得時。
這船又不知流遠幾多邁了。所以孩子們單有一件指望。僥倖遇著有別的船。從他處來。紐西崙望他打
救便了。莫科便將桅燈高挂起來。做箇識認。那時這年紀小的全都熟睡。驚醒他也是無益。所以由他們
罷了。武安等一面設盡方法。想轉過這船來。總是不能成功。越發向東流去了。忽看見前面二三邁遠的
地方有一點白色。分明是一隻大輪船。歇一會又看見一紅一綠的兩個燈光。那船一定是向一條直線

對正我們來的了。孩子們拚命劈喉喊救。無奈那波濤洶湧的聲音。機器鞭撻的聲音。和著愈吹愈緊的
大風聲音。把孩子們的聲都蓋過了。來的船如何聽得見呢。雖然如此。但係有船上的桅燈。應該望著。卻
是天不湊巧。船一傾側。忽將燈繩刮斷。那燈竟自掉落海中。如今連一點識認都沒有了。看官知道。那輪
船是一點鐘走十二三邁的。不到幾分鐘工夫。他便從胥羅船尾一掠過去。把船尾上寫著船名的一塊
板兒刮落。飛的一般走向西方去了。船越行越東。不一會已到天明。四面張看。連一片帆影兒都沒有。原
來太平洋這一邊。船隻來往。本是極少。那從美洲走澳洲的船。大都在北方居多。孩子們整整望了一日。
不見一隻船。天又黑了。夜又來了。那天氣比前夜更是古怪。風越發緊。東行越發速。却說武安雖是小小
年紀。他那膂力勇氣。是老成人都趕不上的。因此大家都靠著他。便是剛愎自用的杜番。也不能不聽他
號令。所有駕駛這船的事情。全由武安一人主持。杜番只是日連夜夜連日。時時刻刻望著地平線上。萬
一碰著個遇救的機會。免令錯過。經過了幾個禮拜。未嘗懈倦。或將遭難始末。書了許多。用酒罈子裝著。投
入海裏。或用言語慰安那年紀小的。叫他們勿喪氣。這也真他盡心盡力了。無奈那無情的西風。總是把
船越驅越遠。那後來的事情。看官在第一回是看見的了。只緣這胥羅船離岸後不到幾日。更起一箇大
颶風。經兩禮拜之久。自西吹向東來。幸虧這胥羅船都還堅固。不然早已被怒濤打破多時了。……那晚
上。船主雅涅知道胥羅船沖去的事情。和那孩子們的父兄。箇箇都是驚惶憂慮。自不待言。他們立刻派
兩隻小火船四面走尋。尋了一日。都是空手而回。這還不算。却執得胥羅船尾之木板一塊。分明是船沉
了。孩子們都淹死了。那父兄親友都不免一場痛哭。不必細表。正是

天涯游子無消息 白水青山空哭聲

究竟這孩子怎麼能殼上陸。那陸上係甚麼地方。下回再表。

學生放假時不作別的遊戲。卻起航海思想。此可見泰西少年活潑進取氣概。

英國人最貴自由。此全球所共知也。而其在學校中。幼年生服侍長年生。若斯養然。吾初游美洲澳洲各學校。見此風氣。心頗怪之。殊不知自由與服從兩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反而相成也。最富於自由性質者。莫英人若。最富於服從性質者。亦莫英人若。蓋其受教育之制裁者。有自來矣。立憲政體之國民。此二性質。缺一不可。蓋格魯撒遜人種所以獨步於世界。皆此之由也。近世後生小子。或耳食一二自由平等之理論。輒放恣無復紀律。是安得為真自由哉。

蓋格魯撒遜人。凡於各團體中。無論大團小團。皆聽其自治。如一學校。其中規模。殆與一國無異。長年生與幼年生。即治者與被治者之兩階級也。而長年生既享有受服侍之權利。即有應盡其保護幼者之義務。權利義務。一一分明。及其出學校而任國事。亦若是則已耳。英國之學校。無一而非實務教育。即此可見其概。

佐克自經患難後。全變其氣質。為一完人。患難之福人大矣哉。此等機會。人生所最難遇也。苟遇此者。豈可錯過。有負天心仁愛耶。

第四回

乘駭浪破舟登沙磧 探地形勇士走長途

看官那第二回講的武安獨自島水上岸預備普度同人。卻被絞落盤渦裏去。不見人影。譯書的人原許

過下次新民叢報印出。便知詳細。今已經隔了兩期。遲了一箇月。這真是我譯書的人對不住看官了。但係欲急故緩。原是小說家老例。這也奇怪不得我一人。哇。閑話休提。看官該記得一箇月前講的武安係將那纜一頭。網在船上。一頭綁着自己胸間。方纔跳下海去。如今却是一箇月後。被俄敦敦等七手八脚。將纜收回。才把那昏昏不省人事的武安。救到船上。經了好一會。方回過氣來。但上岸的路途。卻係絕望了。看看過了正午。那潮又漲起來。浪頭越大。若等到潮滿的時候。這船從擱礁處浮起。萬一撞着那海邊巖峭利的大石。這便變成糞粉。或者被埋沙浪打得幾打。亦要沈沒。這孩子們的性命。是沒有定了。這時候無計可施。只有一箇箇站在船尾。眼睜睜看着那些石頭。漸漸被潮水淹過。况又大上加油。那北風復轉成西風。潮越發高。浪越發大。這船的左舷已經浮起。船頭還膠着海底。船尾又却落在兩塊大石之中。間一陣陣浪打過來。船便像米篩一般。不停的左搖右動。孩子們一面口中喃喃祈禱上帝。一面互相擁擠。免跌倒。心裏都想道。不料二十幾日海洋颶風。都推得過。却是送命在這裏呀。正傍徨間。忽然一堆怒濤。比小山還大。從船尾直打過來。那一帶岩礁。飛起十多丈高的白沫。這船身突然擡起。像懸空飛過一般。轉瞬間已在岸邊沙漠之上。那一簇茂林。近在眼前二十丈了。這也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絕處逢生。這驚喜自不消說。却是船到岸上。經了一點多鐘。並不見一箇人影兒。茂樹那邊。雖有小河流出來。却連打魚船不見一隻。俄敦道。我們僥倖得到陸地。雖然看此光景。却像一箇無人島呀。武安道。日前最要緊的先尋些屋舍。安頓這些年紀小的。至於此處條何國何地。慢慢查察不遲。於是武安和俄敦一齊先上船。向茂林一帶細勘光景。只見濃陰密樹。在石壁和溪水的中間。越近石壁處。樹林越密。進林中一看。只

見喬木自僵。枝幹朽腐。落葉紛積。深可沒膝。閑寂寂。絕無人踪。時有飛鳥三兩隻。見有人來。即便驚飛。似已識性。知畏人者。穿林而行。約一刻鐘之久。便到石壁底下。石壁高二十餘丈。矗立如平面板。不獨沒有洞穴。可容孩子們居住。連攀登之路亦絕。沿壁南下。約半點鐘。達於溪水之右岸。俄敦武安兩個。滿擬覓一低處。登此壁頂。一覽四面光景。無奈峭壁依然。路早盡了。那對岸卻是一幅平原。絕無蒼綠之色。不得已回到船中。述其所見。共議仍暫在船上居住。以作後圖。這船雖龍骨破壞。欹斜不正。然暫時以蔽風雨。尚猶自可。武安等先取出一條繩做的梯子。掛在船的右邊。豫備孩子們上落方便。莫科收拾晚飯。一同喫去。孩子們自從離紐西蘭以來。直到今日。始得略放心些。吃餐有味道的飯。那幾年紀最小的。早已嬉嬉笑笑起來了。最可怪者。那武安的兄弟佐克。向來在學校著名淘氣。此時卻獨自向隅。悄然若有所思。眾咸怪之。就問其故。則顧左右而言他耳。用飯已完。眾人因連日疲倦已極。皆去就寢。獨有武安。俄敦。杜。番。三箇。恐防萬一。有猛獸來襲。獨在船面。張羅徹夜不睡。翌朝同人起身。共歌禮拜詩。感謝上帝。這日的功課。先要點明船內存儲食品及其他什物。以備持久。食物呢。除餅乾一項外。其餘乾菓。醃肉。燻牛肉。燻魚等。若節省用去。計可支兩箇月。雖然以此有限之食物。而支無期之將來。勢必不給。彼等不能不靠著漁獵兩業來幫補。於是取出船內的魚釣。教那年紀小的去學釣魚。一面將存儲食物開出清單。計開

大小帆布 繩索 鐵鏈 錨碇等一應船具若干件
網 釣竿 釣絲等漁具大小若干件

長銃八枝 射鴨銃一枝 五響短銃一打 火藥包三百箇 大藥兩箱 每箱各貯二十五磅 大小彈子若干

夜間通信用的火具一襲 船上所用以做記號與他船通信者 大砲兩尊 火藥包及砲彈三十箇

廚具及餐具如鍋碗等件 雖經二十餘日之大颶風 破損不少 然尚足供孩子們此後所用 而有餘

臥具及枕席等亦有餘於諸童子之數 此外晴雨表兩個 大寒暑表一個 時長鐘一個 隔遠通話之喇叭三個 千里鏡三箇 風雨

表一個 英國旗若干面 信號旗一副 木匠器具全副 針線鈕釦等若干 火柴火鏟若干

紐西崙沿岸詳細地圖數張 世界全圖一張

開書房內 外國船中 有英法兩國文之著名游歷日記 冒險談等書若干冊 鋼筆鉛筆 墨水

紙等若干 一千八百六十年之黃曆一本 巴士他 便將這本黃曆每日做起日記來

又有金錢五百磅 葡萄酒 車厘酒各百卡倫 毡酒 潑蘭地酒 威士忌酒各五十卡倫 麥

酒共二十五石

這樣看來。這孩子們可以若干月內無憂困乏。……到了中午。那年紀小的從海邊檢得許多蚌蛤之

類。同著莫科歸到船中。據莫科說道。那石壁一處。有鴿子數千。那喜歡打獵。且熟練的杜番。搔著心癢。

遂約同夥伴。定議明日往打鴿去。此次午餐。不消說是享用那蚌蛤等鮮味了。隨搭這些鹹牛肉。從溪

中汲些冽水。滴幾滴潑蘭地酒。比覺饒有珍味。午後。大家檢點船身破壞之處。共修補之。那年紀小的便

往溪邊釣魚。晚飯後一齊就寢。韋格及巴士他二人輪更守夜……抑此地到底是海島還是大陸。是武安俄敦杜番等幾個年長的最關心之第一問題也。他們屢屢聚談互鬥意見。但大略看來。此地決不屬於熱帶。何以故。其茂林之中。多有松柏檜櫟。及山毛榉等樹。都是太平洋中赤道國裏沒有的。且當此時。地上已落葉堆積。除松柏外無復蒼翠。這樣看來。此地一定在紐西崙更南了。果爾。則交到冬令。嚴寒將不可耐。今方三月中旬。時赤道南各節也計到五月之際。即北半球十一月時節。或者天氣格外險惡。亦不可料。所以他們要盡其個禮拜內。將一切事預備停妥。他們經幾次商議。先要往北岸高岬探望。這地方的形狀。再作商量。這回差事。武安自先任之。約計此高岬與船相距不過五六邁之遠。岬頭高出海平三十丈以外。可以望見附近五六邁之形勢。商議已定。不料連天陰雨。武安未能動身。但武安者。勤敏之人也。其生平雖片刻之光陰。決不肯虛度。於是趁此空閒。在艙中搬出水手所穿的衣服。與莫科一齊不停手的縫補。量度這孩子們身材。做些衣服。以備過冬禦寒之用。其餘各孩子亦不許空閒度日。每日由雅涅巴士他二人監督著。往溪邊釣魚。拾貝。各自勞作。以為歡娛。雖常酒思親之淚。但各懷將來之希望。常得寬解。杜番。韋格。乙。苦。格。羅。士。四。人。每。日。常。攜。獵。犬。跋。涉。林。間。其。與。諸。童。子。偕。者。殆。希。……至。十。五。日。天。氣。稍。霽。晴。雨。亦。昇。高。度。於。是。武。安。豫。備。一。切。明。日。起。程。以。上。探。險。之。途。隨。身。帶。短。鎗。一。枝。短。銃。一。枝。又。腰。袋。裏。裝。餅。乾。若。干。枚。醃。肉。及。潑。蘭。地。各。少。許。又。帶。一。箇。望。遠。鏡。行。了。一。點。多。鐘。已。到。半。路。約。莫。上。午。八。點。鐘。便。可。到。岬。頭。不料前途地段與這邊不同。非復平坦沙場。全是凹凸的堆石。及蒙茸的海草。團。跣。涉。困。難。不。可。言。狀。或。脫。靴。徒。涉。海。水。沒。膝。或。失。足。跌。倒。于。石。磯。上。不。止。一。次。到。十。點。鐘。始。達。岬。下。武。

安乃小憩石上。從袋子裡掏出食物及潑蘭地酒。少廢飢渴。隨着四面光景。但見海中無數魚族。印盤渦于波上。時有海豹兩三隻出沒嬉戲。這是約卻是寒帶動物。這越發見得此地係在南緯度高處了。俄而颯然有聲。則有羣鳥名鴉鵲者。從頭上飛過。這種鳥係南極地方出產。此地極寒。更可推見。正是絕塞水霜千里。天涯涕淚一身。遂

畢竟武安察看形勢如何。且看下一回分解。

本書原擬水滸紅樓等書體裁。純用俗話。但翻譯之時。甚為困難。參用文言。勞半功倍。計前數回文體。每點鐘僅能譯十字。此次則譯二千五百字。譯者貪省時日。只得文俗並用。明知體例不符。俟全書殺青時。再改定耳。但因此亦可見語言文字分離。為中國文學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點檢什物一段。看似無味。實則此後什物皆得其用。布置殊非偶然。

船中所存什物。統計之不能值五百磅金。然莫不有用。所最無用者。則此金錢五百磅耳。平準學言金錢非財富。在此等境地。便足證學理之確當。

第五回

如真如夢無人鄉景色凄凉
忽喜忽憂探險隊精神抖擞

卻說武安憩息片時。旋起身攀岬而上。其岬乃無數巉巖大石。累積而成。緣攀艱難。概可想見。但這百折。不回的武安。畢竟能登其絕頂。先把望遠鏡。展望東方。只見臨灣一帶石壁。及自己現時所立之岬頭背。後。其地勢皆向內地。遷迤而下。內地有一幅平原。茂林蔽之。林隙破處。時有川流。隱見出沒。其末流皆入於海。向東方極目十一二邁之遠。只是這樣。更轉望北方。只見七八邁之間。皆是海岸相續。海岸盡處。亦

有一岬界斷之岬下一片沙漠沿海蜿蜒回顧南方只見海岸次第折入於東南岸之內有一沼澤以此推之此地若係島嶼則亦當為一大島無疑武安更持鏡一眺西方海上是我船所經來之路也西傾的紅日斜射波面搖光眩目只見有三箇黑點凸出海面武安不覺失聲叫道「熟視之見其不動料必是三個小嶼小嶼與此地相距約十五邁內外時已下午兩點鐘武安不能久留便將下岬猶復取望遠鏡再眺東方蓋以為太陽益傾其光線射點有變或所見更為明晰果也眼界盡處這茂林那邊有一條淺碧色橫曳南北遠接天際武安大疑自忖道這是甚麼東西呢？復諦視之嘻是海也失望之餘望遠鏡幾脫手落地……經一刻鐘之久他早已下岬坐於磯上五點鐘回到船來這孩子們眼巴巴的望著聽好新聞晚飯已畢武安一一報告所見隨後道這西邊既是海那東邊又是海這樣看來此地一定是海島非大陸了眾人自然一齊失望落胆獨有那杜番往常總好反對武安這時又望武安的話不確還有指望便起身道莫不是武安的眼花看不真嗎等我自己前往探查一番方知確實那平日附和杜番的幾個孩子都贊成他俄敦亦以為這是第一緊要問題不可不遠征東方查勘果實有海與否於是倡議派遣遠征隊武安杜番兩箇之外附以韋格沙毗共四人為委員……翌日再雨連天不息這孩子們悶坐每修補那船身的破壞之處或兩小歇則出面從事於漁獵忽忽之間三月過了已是四月一號再遲一個月便交冬令現時已覺寒風凜冽再到嚴冬其何能支就使此地果屬大陸亦須過此冬節待回春和暖乃圖他計這樣看來少不免要逗留五六月了惟是這哥羅船既已許多破損日炙雨淋鱗漏日甚到底不能設法支持五六月所以越發著急東征以求一栖居之地若尋不著亦須趕緊設法建造

新居彼此商議已定恰好是日晴雨表針忽然升高共知明日便當快晴於是預備起程計武安前者所望見之海色約距此岸六七邁照例來回一日最多兩日足夠了但因沒有鄉導怕碰著意外的阻滯所以持四日糧前往這四位委員各帶長鎗一桿五響小手鎗一桿又公帶斧頭二箇指南針一箇望遠鏡一個毛布數枚火柴大鑊燧石各若干……俄敦本欲與四人同行調和武安杜番兩者之間又憶記著這年幼的無人照料只得自己留守於是情拉武安到僻處勸以遠征時候勿與杜番愜氣武安自誓以決無此事俄敦始安心……明日朝七點鐘起程俄敦勸他帶著那獵犬名符亨者同往一齊進發是日恰如我北半球十月時節小春之好天氣四位沿海岸北行他們擬不攀武安所登之岬別求低處攀緣而出其背後一直線行去便到武安所望海色之處四人沿石壁行約有一點鐘前面沙毗與獵犬符亨忽焉不見三人正驚愕尋求隨聽得沙毗叫喚聲與符亨高吠聲相和三人跟踪到其地只見沙毗獵犬共立於石壁裂裂之處蓋由寒氣熱氣之作用或濕氣之浸潤因此石壁自頂達地成一縱裂之痕也其裂痕中間寬闊可容人身且成四十度乃至五十度之斜面其斜面凹凸不一恰如一危梯四人乃緣登壁頂杜番先取望遠鏡向東方瞻望韋格遠問道曾看見甚麼水色麼杜番道沒有韋格旋向杜番索鏡細望良久道望到眼盡處只見一面茂林武安道這裡比那岬頂低一百多尺眼界更窄那岬上望得著的這裡如何見得若穿過這個茂林一直往東便可以證明我所見的是真是假了杜番道這太費事費事猶可但我斷其勞而無功武安道然則你留在此處等我與沙毗往前探察之何如韋格道我們自然也該同行隨喚杜番道來我們一齊前進呀沙毗道不錯但是我們已餓乏了吃點東西再行罷於是四

人各取出食物。用早飯。飯畢。再下石壁而東……初行一邁左右。都是草坡平軟。間有小丘三五。鮮苔封積。亦有一二灌木叢。其木則柞樹及巴比櫟等。皆極寒地之植物也。既而進入茂林之中。只見僵木腐積。密草雜生。孩子們屢屢手斫榛莽。乃能進行。疲勞已甚。費數點鐘之久。僅行三四邁。至午後二時。到一條淺溪之上。孩子們藉草小憩。只見水石鄰鄰。直視見底。且水面無一根枯枝。一片草芥。料其發源之處。去此不遠。橫溪中央。有平石數枚。位置距離。整然有法。宛如人工砌成。作徒砭者。其溪向東北流。或即注於武安前所望見之海。亦未可知。於是孩子們決議沿溪以尋其末流之所注。先涉徒砭。到彼岸。愈到下游。其溪面愈闊。俄而溪面為密樹所蔽。失其所在。行少頃。乃復得之。一路沿岸而下。那溪急轉慢折。不一而足。大率仍是東流。雖然。其末似尚甚遠。水流依然緩慢。溪面亦不加廣。直至五點半鐘。乃知此溪純向北流。孩子們失望。乃舍川而再取途于東方。密樹鬱葱。當晝猶暗。豐草往往沒頂。彼等相喚相應。始能成行。既七點鐘。尚未能出林外。武安杜番相議。今夕暫宿此處。明日乃行……是時天已黑。不甚能辨物色。只見前面一團茂樹。枝幹下垂。到地。灑如屋蓋。乃共入其中。鋪起所攜來之毛布。取出燻牛肉餅乾等充飢。困倦之餘。不覺皆沉沉睡去。獵犬符亨。守夜於樹外。一夜無話……翌晨七點鐘。大家醒來。尚未起身。獨有沙毗先出樹外。忽然叫喊起來。道：武安杜番。韋格快來看呀！三人驚皇走出。沙毗道：你看我們昨晚到底睡在甚麼地方呀！大家仔細一瞧。那裡是窠茂樹。却是一間小屋。用樹枝編成。有屋蓋。有屋壁。好像那黑人所居之屋。叫做阿治約巴的。大約係百數十年前之物。屋蓋屋壁。僅存其形。杜番開口道：噫呀！此地非無人之鄉哩！武安道：是以前諒非無人之鄉。韋格道：這樣看來。連昨日那徒砭的來歷。都明白了……

……雖然此地若是野蠻黑人所居。這孩子們越發危險了。大家再入小屋之中。仔細尋索。只見蔽地枯葉之底。有一個破爛的瓦器。亦是人工做的。大家離去此地。按著指南針。向東直行。到十點鐘時候。已出林外。只見一幅平地。麋香草。比沙草等叢生其上。前面半里許。一帶白沙。白沙之外。則千波萬浪。淘去淘來。噫！是即前者武安所望見之海也。此時毫無疑義。這地方確係一絕島。並非大陸了。孩子們由平地。下於沙際。圍坐用早飯。相對愁然。默不一語。飯畢。杜番欠身道：我們回去罷。趁早起程。或者回到船中。天尚未黑。四個童子。一齊惘惘而返。復回頭一望。恨恨地著實瞧那海面。幾眼。卻見獵犬符亨。突然走到海邊。在那裡飲水。杜番亦順手掬些一飲。那水却是淡的。無一點鹹味。哈哈！這橫斷東方的非海也。湖也……至是而此地到底係絕島。抑是大陸。這問題又不分明了。眼看這湖前面及左右。皆無涯涘。既有恁般一個大湖。或竟是大陸。亦未可知。武安道：若係大陸。應是亞美利加洲。杜番道：何如？我早言此地是大陸。果然不錯。武安道：我所望見的水色。亦不錯呀。杜番道：錯卻不錯。但不是海罷了……看官！就使此地果是大陸。孩子們要尋那有人烟處。亦須待數月後。春融時節。到底少不免要在此地。耽擱數月呀。那西方海邊。既已尋不著一箇棲身洞穴。然則在這湖邊。找一箇暫居之處。也是目前要緊的事。兼之那徒砭。那小屋。各種古跡。皆在這邊。試更子細尋探。或別找出些前人遺物。亦未可定。况且所帶食物。尚足夠四十八點鐘之用。天氣亦無甚變動。於是四個公同商議。沿湖前進。又以向南行。則離昏羅船較近。遂決意繞大湖南岸而行。正是

鑿孔豈惟張博望。遠游今見哥倫波。

湖南地理如何第六回再表

第六回

荒洞窮搜檢懷舊主
遺圖展視痛語前程

却說杜番一輩鼓勇前進。可喜沿湖一帶盡是平地。無甚崎嶇。大家都不覺困乏。是日剛行了十邁許路。方纔歇足。沿途留神四望。絕不見有人煙起處。那白沙之上。一雙足跡也沒有。此地當是無人之境了。可幸這樣荒涼地方。沒有猛獸。連他食草的動物。也未嘗遇着一個。只有兩三回望見茂林那裏。有一種巨鳥。出沒往來。沙吡指向眾人道。各位。這不是駝鳥嗎。杜番定睛看了一會道。這是駝鳥。是算極小的了。武安接口道。他們果是駝鳥。此地若與大陸相接。一定是亞美利加了。因為亞美利加原是一個最多駝鳥的地方呀。到了下午七點多鐘的時候。各人重整精神。再走了一程多路。行到一條小河邊。這小河分明是由該湖流出來的。大家覺天色已晚。商議在此一宿。且待明朝再作道理。於是四條小豪傑同著那隻獵犬符亨。俱橫卧沙上。是日跑得倦了。各人無話。早已沈沈睡去。……翌早醒來。睜眼見那太陽已高懸。三丈拿表一看。知已是辰正。各人大驚。急急起來。一眼望去。看見這條河的對面。全是沼澤。各人相慶道。昨晚若是貪路。豈不像那楚霸王陷于大澤之中麼。草草咬些乾糧。就動身。連着右邊河岸前進。見有一帶石壁。自遠處銜接而來。次第高聳。各人心中暗忖道。這莫不是與胥羅灣上屏立的石壁。同出一脈的麼。……這里何以有一處地方。叫做胥羅灣呢。就是胥羅船漂流到這里之時。童子們替他起這名字。以為紀念的。……韋格忽然喊聲道。你們瞧那里。你們瞧那里。各人見他手所指處。原來是一個繫船地方。有許多石頭。是用人工疊成的。雖然已經殘破。遺跡尚模糊可認。武安道。那處明白有人住過了。杜番應

聲道。是你們不見茂草之間。有幾塊木片橫着嗎。那片分明是當日破船遺跡。且可認得他是為該船的龍骨。有一鐵環尚附着其上。各人睹此情形。恰似當日曾操此船。曾築此繫船地方之人。宛然現出面前一樣。不禁觸目傷心。面面相覷。不復能作一語。呆立四顧。但聞水聲潺潺。如泣如訴。這船之被棄於此。不知幾閱星霜。眼見他木片生苔。眼見他鐵環生鏽。心中破問他舊主何人。胡為至此。可恨木石無靈。不能解語。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既悲往者。行自悲也。四人正在悽涼愴感。忽見獵犬符亨。大有異狀。不覺失驚。注目視之。見他聳耳搖尾。頻伏地上作嗅。好像聞有甚麼異味的。既而翹足張口。初猶徘徊。少焉望着一樹叢裏。狂奔去了。這樹叢在大湖之畔。石壁之下。眾童子望塵趕去。行至樹叢陰處。抬頭見前面有一株舊山毛榉樹。刻有

E.

B.

1807

六個大字。眾童子一心要跟着符亨。不暇停足諦視。符亨忽然少却。遠出石壁之角。就不見了。武安着急大聲喊道。這里來。符亨這里來。那符亨更不歸來。只聽見他在那邊作怪聲狂吠。武安向眾人道。這里一定有些異。我們當團作一隊。以備不虞。各人因恐有惡獸。蠻人窺見。彼等猛然來襲。大家都提了武器。整齊隊伍。便跟着符亨吠聲向前進發。遠過石壁。不及數武。杜番忽停足在地上。拾得一物。認得是一個鴉鋤。細審其工作。都不像那野蠻人之物。一定是歐美所製的。通身生滿赤鏽。與舊所見銹環無異。知道又是若干年前的。一個廢物了。更留心四面察看。見石壁下有一處似條當年曾經有人耕過的溝洫遺痕。尚可髮髯尋認。又見有一種植物。蔓延甚廣。都是那荷蘭薯變作野生的。正審顧間。忽有一物在身邊滾地

大吼好像那天起了一個霹靂。幾乎把他們都嚇壞了。看官。你道這物是甚麼東西呢。原來是那隻符亭。望着眾童子們跑來跑去。貌極激昂。聲極悲壯。似欲敦迫眾童子快跟着自己來的。眾童子會意。大家都跟着那符亭跑去。行至一處。荆棘叢道。灌木叢生。那符亭就站着不行。眾童子知必有異。草草斬木。冒着險深入其中。忽見有一洞口。黝然黑色。武安急聚枯草。燃之投入洞中。火猶不滅。知洞中空氣無礙。呼吸因走往河邊。折取松枝。束作火把。點之。率各人同入洞中。洞口雖高不過五尺。濶不過二尺。但其中巍然儼如一室。方可二丈四尺。地上細沙平布。好像毛氈一樣。室口右方。有一工作極粗的桌子。桌子上有瓦水樽一個。大貝殼數個。此貝殼想是當碗碟用的了。又有鏽蝕殆盡的缺折小刀一口。漁具數事。錫杯一隻。那邊壁間更有木匣一個。打開一瞧。只有些衣服破片。其外別無甚麼。看來這洞。從前定是有人住過的。但無從知他是那里人氏。那時情景。真真令人討悶得很。挨次搜至室裏。見有草薦一具。破爛已極。其上蓋有褪色洋氈一張。傍邊更有一椅子。上放着酒杯木燭臺各一。眾童子瞧到這里。毛髮悚然。股栗發戰。不覺退了幾步。心中想道。這被窩裏一定是洞主的遺骨了。杜番鼓勇再前。揭起洋氈一看。竟是空空如也。四人搜索已畢。走出洞來。見那符亭依然狂吠不已。遂跟着他沿河而下。行不到十丈多路。他們一齊站住。相顧慄然。這又為着甚麼呢。因見那河邊大山毛櫟樹下。有白骨纍纍。各人暗忖道。這莫不是彼洞舊主。葬在這裡麼。這果何人。莫不是失事水手。漂流至此。株守待援。遂垂老病死麼。若果如此。彼此在此間。何以生活度日。洞中所有之物。莫不是彼自本船拿來。抑或彼手自製作的麼。兼且此地若屬于大陸。彼何為不尋覓內地有人之處。何以甘心病死于此。莫不是因行路之難。彼終不能達其志麼。抑或

因路程太遠。彼知其終不能到而止麼。若斯人果曾尋覓有人之境。卒不能得。老死於是。今日這哥羅船之遭難。獨可望得天幸而告成功麼。眾童子觸目愴懷。呆立半晌。忽然想起。我們何不再去細索洞中一番。倘或覓得他日記一本出來。他的來歷。及這處地方的情形。都可知道。豈不便宜了我們嗎。商議既定。復再牽符亭走進洞中。循着石壁而行。見有一個行囊。掛在其上。取下展看。其中有蠟燭數條。乃用獸脂及船中所用填絮造成的。沙毗就拿一條。點之。插在那木燭臺上。眾人靠着微光。用意搜索。先得了斧鋤。槌鑿鋸各一事。廚具兩三種。又得一樽。似是載潑蘭地酒的。不錯不錯。向所見木片。當時應是一隻舢板。他用以裝載這等日用器具。到這里來的了。後來更尋出小刀。定南針。茶壺。鐵鑊。包針等數事。但不見有洋鎗之類。韋格忽舉一物。大呼道。這是甚麼東西。他二人取來細驗。原是兩團圓石。用索繫着。南美洲黑人以此繫獸。百發百中的。想那死者。因未帶得兵器。所以自製此物。暫充其用。韋格又在壁上。搜得時辰表一個。與尋常水手所用的不同。乃是兩面密蓋的。匙及鍊俱用白銀製成。都已生鏽。費了許多工夫。始得打開。看其長短針所指。正是三點廿七分。杜番道。表蓋裏面。應有製者姓名。我們試一看。便可推測這物主是那里人氏了。武安道。說得有理。因打開細認。見着 *Dolphin* *Saint* *Nato*。一行文字。武安道。這樣看來。他是法蘭西人。與我同國的了。杜番更將洋氈反覆揚了一會。覺有物墜地。拾來展視的。是一本日記。可惜經年已久。紙色都黃了。所寫文字。多不復可認識。唯其間常有佛朗沙坡陰二語。隱約可讀。其二語頭字。與嚮所見刻于山毛櫟樹的。同是一樣。以此知為死者姓名。無可疑了。傳中所記。應是他遇難以後的事情。後來武安復就這日記。讀出周危持累煙一語。揣測就是他遭難的船名了。又見簿面題有一

千八百零七年。與樹上所刻的相符。這不是他遭難的日子嗎。以此推算。是五十三年前的事了。更細檢這本日記。見有一張厚紙。疊摺夾在裏頭。拿出展視。杜番疾呼道。地圖。武安道。這當是坡陰自繪的。四人再細看一番。見現時所探西岸的湖。及胥羅灣。胥羅灣上的石壁等。無一不次序井然。按圖可索。但有一最可痛心的事。本島之外。四面都是汪洋大海。全不出武安所料。然則十五童子。現時所託足之地。確是一個孤懸荒島無疑了。怪不得那坡陰不能揮翼飛渡。卒在山毛櫨下。斷送一命哩。這地圖想是坡陰親歷全島。據所目擊繪出來的。彼茂林中的小屋及徒砭。想是彼跋涉時所造的。若果如此。此圖精確無可置疑。但這距離遠近。本非携有器具。實在測量。不過因行路的日子。約畧計算。或不無多少之差。却說這地圖所繪島之情形。恰似一隻蝴蝶。中央有湖。四面有茂林環繞。湖之東西五邁。南北十八邁。有幾條小河。皆由湖中流出。注入于海。洞外之河。就是其中之一。與在胥羅灣南端注入于海的同為一流。島中並無一山。盡是平野。北方乾燥。沙場甚多。南方異是。沼澤占其大半。全島面積東西約二十五邁。南北五十邁。獨恨本島果屬南半球何處。圖中未能說明。但細想坡陰盡命於此。本島之在于絕海。人跡罕到之處。可知。嗟爾十五小蒙傑。看此情形。豈不是韜光於此荒島之中。還有日子嗎。……閑話休提。且說四個童子。偶然尋得這個山洞。便自不勝歡喜。心中打算着。快把各位同難之人。及一切物件。搬到這里。捱過一個嚴冬。勝似在胥羅船上。飽餐風雪。且恐有不虞了。這時候。恨不得天生兩翼。飛報各人。因細按地圖。知洞外小河。就是流向胥羅灣的。遂決計沿河歸去。這河長不過七邁。計着不消三五小時。便可到了。因在洞中拾得鴉鋤。向刻字的山毛櫨樹下。掘一小穴。將坡陰遺骨收殮。俾安。復回至洞口。用些木石塞了。

免得野獸闖入。事畢循河而行。一路樹木稀疏。無甚阻礙。行上半個時辰。便覺離得石壁遠了。武安且行且想。此河當可在胥羅灣與大湖之間。作一通路。因留意察看此河。果能容一舢板。或一木筏。若乘潮長順流而進。當可省多少氣力。行至四點鐘時候。忽遇着一個大澤。阻住進路。不得已迂道北西而跑。這條路雜木蔽地。步行漸難。無何鐘鳴六點。天色漸黑。茂林益密。及至八點。夜色已闌。不復能辨方向。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忽見火光一道。上冲霄漢。可不害殺人麼。正是

殖民喜說關新境。聞砲驚心中毒煙。

看官欲知後事如何。且待譯者再執筆寫下。

第七回

移譯民快梓寒木筏
怪弱弟初審問萌蘆

卻說武安杜番沙毗韋格四人。趕路歸船。不覺入夜。正在暗中摸索。忽見空中閃閃。放了一道光明。沙毗驚問道。那是甚麼呢。韋格道。我想是流星罷。武安道。不然。是一個狼大。是胥羅船所舉的狼大。杜番道。我知道了。是吳敦以此指示我們的。因將所携的洋鎗發了一響。應他。望着那火光便走。歷盡許多艱難辛苦。至四十分鐘之後。幸得無事。歸到胥羅船。是日跑得倦了。早去安歇。一夕無話。翌日清早起來。個個都要聽新聞的。圍在甲板頭。請他四位委員。把那遠征情形。詳說一番。遂集齊各人商量進退。武安提議道。目下第一要緊的事情。莫如將我們根據地方。搬往那個洞裏。巴士他道。那個洞有怎麼大。能容得我們嗎。杜番道。不總是我们可以鑿那石壁。再為增大一點。吳敦道。縱然有些不便。亦暫先將就將就。待將來再作道理罷了。……當時胥羅船的側面。同那甲板上頭破損的地方。漸漸大起來了。這樣光景。不

但不能遮蔽風雨。萬一吹了颶風。把那怒濤送來。撲不上幾撲。恐怕這船就要粉碎了。那個洞裏。雖非十分寬廣。也有二丈丁方。以居十五名孩子。還可勉強。況且那個洞通風的地方。雖然只有一個洞口。可幸裏頭卻無濕氣。四壁乾潔。好像花崗石砌成的。東面亦有石壁。恰好防那海風帶些潮氣吹來。現時洞中未免昏昏如長夜。然能在前壁開兩三個通天的天窗。光線亦儘可敷用。患難之中。這也可算一個安樂窩了。故此地孩子們。立定主意。就要遷居的。……杜番道。遷居之前。我們少不免另找一個地方。暫時棲身。那處相宜呢。吳敦道。有布帳。就在那河邊。開一張布帳罷。……童子們須將船上物件。裝束停當。又要將船體壞了。擇取一切有用的材料。方能遷徙。照此算來。總要費一個月的工夫。不到五月初旬。決不能成行的。看官他們的五月。便像我們的十一月。已屬冬初時候了。他們所以着急。不敢一日怠慢。正為這個緣故呢。……吳敦定計在河邊立一行臺。真真有見識了。何以故。他們欲將那船上的東西。搬去法人洞。應該是用一木筏。溯河運去的。然則他住在河岸之上。豈不占了許多便宜嗎。閑話休提。卻該眾童子。自那日定議之後。便動起工來。造那行臺。先相了山毛櫸樹。擇其近水的。就在他交叉枝上頭。橫了幾條長木。蓋了幾幅帆布。不費兩日工夫。四壁都弄好了。好像行軍的一個大營一樣。眾孩子歡天喜地。就先把那火器彈藥各種食物廚具。及一切緊要東西。七手八足。收拾停妥。每日雖然有些暴風。卻幸天快晴。他們不上數日。把船上的東西。都搬進那行臺去了。其次工事。就是要處分那隻殘船。知道那包皮的鐵板。將來是有用的。十分有心。剝取他們都是個孩子。既非熟手。又無氣力。想把那百噸大的船體。全然拆解。談何容易呢。可喜天公見憐。助了他們一臂之力。至四月二十五日。忽然狂風襲來。其勢比那山

蟲還猛。剛剛吹了一夜。方纔止息。孩子們急往岸邊一看。呀。那隻齊羅船。不知犯了甚麼天條大罪。已被封姨君尸解了。只見有幾多大小木片。橫截灘上。自是他們盡力把那木片。運到行臺面前。或取長木作挑杆。以起重。或取圓木作轆轤。以轉運。持的持。荷的荷。昇的昇。邪許之聲。相屬於道。個個奮勇。不敢少懈。至二十八晚。凡附屬船體有用的東西。如那絞盤車。鐵篋。水桶等物。雖屬重笨難舉。亦都搬運清楚了。自是之後。一意編造木筏。使巴士他擔任工程。其餘各童。聽其指揮。巴士他是個天生木匠人。他在經營行臺。解拆船體的時候。大眾都見過他的本領。所以又把此事託他。他先將齊羅船的龍骨。截而為二。再將前橋後橋的下半。及那帆桁等。排作長形。放下水去。然後橫以短木。緊緊束束。一個長三丈。闊一丈五尺的木筏。格局已經成了。然後再把齊羅船甲板上。及船旁的板。鱗次砌上。逐塊釘妥。雖然不能叫做精工。然工程甚為繁難。眾人合力。夜以繼日。亦至五月初二日。纔得落成。從此又要搬這貨物下船。善均伊播。孫土耳胡太等。最年輕的。就各量着自己氣力。拿些小件東西。筏上有武安巴士他幾個。聽着俄敦的號令。把這東西。用心安置。不使有偏重偏輕的弊病。幸有一個絞盤車。各年長的。就借他幫助。合力把那鐵篋。水桶。鐵板。各種粗重等物件。都縛放筏上。費了三天工夫。方纔盤運停妥。這日恰是端午。專等着明朝八點鐘。潮長。便要解纜開行了。俄敦忽向着眾人道。我們幾乎忘了一件緊要的事情了。我們既離了此處。縱然有船經過。我們亦無從望見。舉個暗號。求他來救了。為今之計。我們應在石壁之上。立一長杆。常懸着暗號旗。可使有船經過。這裡使他知道你們以為何如呢。這是老成深算。自然是無人反對他的。於是為着這件事情。又費了半天工夫。是晚各人安寢。一夕無話。至初六日。各人起來。先把那布

帳卸下。蓋住筏上的東西。莫科準備了三四日的食物。到七點鐘時候各事已經辦妥。各人就跑到筏上來。年長的各執一棹。等到八點半鐘。見那潮流已轉。海水都向湖中流入。因解了纜。高聲齊唱道：「進！進！進！」就見這木筏拖著那昏羅船所剩的舢板。離了岸。慢慢的追著潮流便走。眾孩子一時快極。不禁拍手喝采。騷呼之聲。怕那水底的潛魚。都被他驚破膽的了。這筏常循著河之右岸而進。因為潮流趨向那邊。進行甚急。又因右岸比那左岸高出水面。便於鼓棹。雖然這筏卻不快。自解纜後行了兩點鐘之久。纔行了一邁路程。自昏羅灣至湖。最少亦有六邁許。若是一次潮水。只行一邁半。乃至兩邁。則他們尚要經幾次潮水。方能誕登彼岸哩。至十一點鐘潮勢退落。他們急把筏繫在在此休息。下午雖再有一次潮長的時候。俄敦恐乘夜兼進。或有不測。不如待明日再行。因停了一夜。翌日下午一點鐘行到一處。就是從前四個遠征委員歸船時。遇著沼澤迂道而行的地方。因把筏繫了。日來寒威漸烈。晝間已覺得瑟縮。入夜尤甚。一望沼澤。已見有些薄水。光光閃閃。各人甚為心憂。恐怕筏行太遲。河都凍了。豈不進退兩難。可喜次日午后。遙望著前面湖水碧色。及三點鐘零幾分。不覺已到了法人洞前面。大眾歡躍。忙把這筏繫在河之右岸。善均伊播孫土耳其胡太等。最年少的。早已一躍登岸。說說笑笑。正在得意揚揚。武安在筏上望見之。顧語其弟佐克。你不往那里去嗎。答應道：「我不留在這裡。武安道：「佐克。我近來見你的舉動。有不可解的。你似有些事情。隱在心頭的。你近來有病嗎。佐克道：「沒有。武安本欲再為窮詰。但以這個時候。尚不暇從容問答。遂不復聲。率著各人登了岸。急跑到法人洞口。把那木石除了。進去一檢。覺洞內一切都如往日。並無異狀。眾人喜極。忙將鋪蓋拿來。安排妥當。又將昏羅船所用的餐枱。放在中央。雅潔統

著年輕的把那鍋釜器皿小件的。都運將進來。莫科又在洞外石壁之下。疊石作臺。架上一個鐵鍋。調了好些羹湯。當中途停筏之時。杜番往往提了小鎗。獵取許多小鳥。至此拿了幾串出來。交過伊播孫土耳其吩咐他用心燒了。到七點鐘時候。各人齊集洞內。把那昏羅船所有的椅棹。環著餐枱。安排停妥。然後依次坐下。桌上有氣蓬蓬的熱湯。燻牛肉。燒雀仔。又有些乾酪。車厘酒。及開潑蘭地的清水。各人鼓舌飽餐一頓。數日積勞。到此不覺倦氣來襲。正商量分頭就寢。因俄敦發議。率著各人奔向那山毛櫸樹下。憑吊了同病相憐的舊主。披陰一番。感觸萬端。悲不自勝。至九點鐘始共歸洞。令杜番韋格兩人執兵守衛。眾童子安心睡了一夜。早起復從事起貨入洞。又將筏拆卸收藏妥當。以備他日之用。如是者忙了幾日。至十三日。欲把鐵籠運進洞裏。置諸右方。巴士他見洞壁不甚堅牢。試為鑿之。竟得穿了一穴。以通煙突。於是他們不出洞口一步。便足了炊事。自是杜番韋格乙善格羅士四人。每日携一鳥籠。遊弋近處。所獲甚夥。常與眾人分甘同味。一日沿湖而行。約離法人洞邁許。見北方有一茂林。潛入窺探。忽見有幾個深窠。散在各處。分明是用人工掘成的。上面縱橫橫。蓋著許多樹枝。試為俯視。覺其下猶有甚麼動物的遺骨。續紛狼藉。這定是坡陰當日掩取動物的遺迹。不錯了。四人周歷既遍。正欲行時。韋格道：「我有一法。何不將那陷阱依舊蓋好。或者有些動物。自來送死。亦未可定。各人說是。忙取浮泥鋪填。停安方纔歸去。路上又尋出三葉及水芹兩種植物。俱是美味適口。又宜于衛生的。天氣雖然漸寒。尚幸那湖及河。還未冰結。年輕的每日在那水邊釣得好些鮮味。又不致有食無魚之嘆了。十七日。武安思量道：「在這左右石壁之上。倘能找出一個石窩。藏些東西。豈不甚妙。遂率著幾個同伴出了洞外。分頭探曠。正行到杜番

們前日發見陷坑的近處。忽聞前頭有物嗥叫。聲音甚怪。武安不敢怠慢。急去蹤尋。杜番等隨後便至。覺那聲音是從一個陷坑裏發出來的。就近一看。見從前所蓋的浮泥。及那樹枝都散落摧折。知是有甚麼動物投入其中。無可疑了。但是不知他是甚麼很惡的禽獸。不敢逼近坑口。呼道：符亨。這里符亨。就見那獵犬飛的一樣跑來。到坑口。略瞰一瞰。便縱身一躍跳下去了。正是

羣英設計。走狗爭功。
欲知坑中果是何物。且待下文再表。

第八回

勇學重地關射狼窟
榮紀念名從父母邦

卻說符亨跑到坑口一望。略無懼色。便跳下去。武安杜番跟着。也到坑口一望。立舉首望着眾人道：諸君來當初各人怕有甚麼危險。退了幾步立着。至此始敢走近前來。乙善道：格羅士道射狼麼。杜番道：不然。是一個兩足的動物。再往下瞧着。說鳥是。……這是亞美利加駝鳥中之一種。頭酷肖鵝。全身灰色。味甚肥美。……沙毗道：我們生擒他。那巨鳥陷在坑裏。不能脫逃。地方又窄。雖有翼呀。無從高飛。沙毗話猶未了。身已在坑裏了。見那駝鳥並不奮騰來啄。忙伸手扼住他咽喉。不多時氣力都衰了。企在上頭瞧着的。忙把幾條手中投下。就緊緊的縛他兩足。好容易牽了上來。格羅士道：我們怎樣處置他好。沙毗道：不用說了。拿他洞裏去養馴他。供我們一個騎坐就是了。說着便走。這個畜生將來果能為他們効用與否。今日未說破。總是帶他回洞。原來無甚難事。俄敦遠遠的望見他們歡天喜地。牽了一個。兀然大物回來。心中想着道：這樣增了一個人口。為本洞生計界的情形打真。未知得失怎樣呢。方纔思疑了一

會兒。忽然記起那個新來的客。豈不是喫些野草樹葉。就穀過活的麼。始安了心。任從他們擺布去。在洞外尋了幾天。還覓不着一個山岩。可以收藏物件。他們就死了心。決意在這洞裏穿鑿穿鑿罷了。喜的這石壁不甚堅硬。從前巴士他曾經在那鐵竈上頭通了一個煙突。自此更把洞上開拓。將骨羅船所用的門板嵌上。又在那左右鑿了兩個通天的窗。雖然費了許多心力。卻幸都成了功。所以他們就想另鑿一副洞起來。這也斷非妄想的。選了五月二十七日。有舉市的。有拿錐的。個個爭強。人人奮勇。就動起工來。武安道：牽一條直線。從這裡鑿去。一定可到湖邊。那石壁之下。若然遇着風吹得利害。不能打開正門的時候。我們就可從橫門出去。這豈不妙。……自洞內到那湖邊。直徑約有四五丈長。是童子們先開了一條窄窄的隧道。然後把上下左右逐漸擴張。果然不出所料。這地方的石壁。也是脆軟得很有幾處。還要用些木板撐住。纔能免他顛將下來。為着這樣。他們的工程就容易做了。俄敦牽着那幾個手空的童子。把從前解後時所留下的材木。揀了幾條。合作支柱用的。又伏進隧道。將土塊石屑。都運出洞外去。日大家為着這件事情。忙至三十日下午。眼見的那隧道已穿了五六尺長。是日武安如常扒進裏頭。拚命開鑿。忽聽見那邊離着自己不遠。似有些古怪聲音。不禁喫了一驚。再為側耳細聽。果然像有怪物在那裡伸吟。武安急著匍匐却行。見了俄敦巴士他。便把這般這般告訴了他們一番。俄敦道：莫不是君仍幻聽麼。武安道：君試往一聽。無何俄敦自隧中出道。武安說的不錯。果然有甚麼東西在那裏低聲發吟。巴士他亦不信。心入去一息。便出來道：是了。但不知是甚麼東西。三個急喚杜番。韋格乙善雅。湮那幾位有年紀的。再入去聽聽。這時候聲已寂然。他們一無所聞。都說是他三個心虛聽錯的。左右為這一疑

似的事情。就把那工程罷手不成。武安只得再進去作工。到晚上九點鐘時候。噯啾。這會比不得從前。那聲音越發大了。恰好符亨進來。這個聲浪一敲他的耳膜。他便飛也似的走出隧來。面色有些作怪。不住的在洞內亂跑。是晚各人心中都掛著這件事。雖然睡了。頻頻驚醒。倒有幾次。早起來。巴士他同那杜番兩個。先跑進隊中一聽。却不見有甚麼消息。符亨也如常走動。不似昨日那麼狂怒。兩人商量定了。就跑到洞外。尋了一條路。披荆斬棘。攀上那石壁。在法人洞絕頂。張望四圍。好好覓了半天。仍不見有甚麼罅隙。罷了罷了。急走下來。報了各人知道。依舊動手作工。是日絕不聞有甚麼。唯是鋤壁之時。覺得有些反響。像是裏頭空虛的一樣。看官若是裏頭果有一洞。與他們所鑿的隧道接近。便有他們許多工程了。但不知有這樣大幸不。是日畢工。方欲開飯。從來那符亨一定是在主人們左右。作伴食宰相的。今夕怎麼不見了。齊聲呼符亨。幾聲。絕無影響。俄俄快出洞外。高聲呼了一遍。仍是寂然。自是杜番向那湖邊。韋格向那河岸。各人都分頭找去。像個秦始皇大索那張良一樣。幾乎把洞的前後左右。都翻過了。依然不見。拿表一照。見那短針已指著九點。又不可冒險。遠到那茂林沼澤之中。迫得各人無精無采。悵然歸洞。正在相對太息。並無一人發言的。忽而狂叫狂號。怪聲大作。武安道。聲正從這裏來。說著鑽身進隧。道去。年長的一齊蹶起。拿了護身東西。以備不虞。年幼的嚇得面如土色。急將被窩蓋著。首動也不敢動。無何。武安出來。說石壁那邊。一定別有洞天了。俄俄接口道。然則有幾個動物。定在那裏。杜番道。我也這麼想著。且等明早兒。我們細尋他的洞口罷。話猶未了。忽聞可怖的怒吼之聲。咆哮之聲。嗚嗚。隆隆。然不斷不絕。險些兒把那石壁都震塌了。韋格道。莫是符亨同甚麼動物格鬥。武安再入隧道一

聽卻無影兒消息。是晚各人不敢交睫。眼光守到天亮。杜番率了一隊。仔細在湖邊石壁。一上一下。搜了好些時候。并不見有甚麼洞口。武安巴士他照常用功。鑿那石壁。鑿至正午。更深入了二尺許。喫中飯。畢。再把鋤進去。漸覺得與那邊的空洞。更過近了。急令年幼的跑出洞外。以避不測之事。杜番韋格乙苦等有年紀的。各人手執武器。刻刻留神。以便與隧中諸童子。緩急相應。自鳴鐘剛打了兩點。忽聞武安大喊起來。你道他是做甚麼呢。原來他舉鋤一下。不覺把石壁掘穿。就望見裏面真有一個大洞。退身出來。正欲告訴外邊。各人忽聽得撲地一聲。那隧道之中。跑了一隻東西出來。驚得眾人魂不附體。眾人定睛看了。纔知道是那隻符亨。一直跑到孟邊。吸了幾口清水。方搖頭擺尾。徐徐行近。俄俄立處。眾人見他形狀無異常時。知道無甚可畏的。武安在前。俄俄杜番韋格巴士他及莫科等跟着。拿了燈籠。走進隧道裏。見那石壁穿了一開。出一個大穴。便由此轉過。略照一照。仍是一個大洞。其高大寬廣。大約與法人洞差不多。一望似無路可與外邊相通。若果然。怪那符亨不知從那裏進去。韋格忽然跌了一交。大呼道。有東西快舉燈籠。一照。原是隻豺狼的死尸。武安道。這不是符亨咬死的麼。我們從前的疑團。至今方纔明白了。只是這個野獸。從那裏進來的。童子們全想不出來。武安留眾人在洞內守著。獨自一個出了法人洞。跑到湖邊。循著那石壁。且行且呼。覺有一處。把各人答應的聲音。傳漏出來。因細心查勘。見石壁之下。幾與地平。那裡有一個低陷的穴口。不錯了。不錯了。符亨同那野獸。俱由這裡進去。是的。再將他鑿寬些。童子們就可以有出來湖邊的門口了。各人見得了這個新洞。不勝歡喜。自此更為出力。急把隧道擴張。擴張居然成了一條通路。這兩個洞。就聯絡上了。他們商量數次。纔定議將新洞作書房寢室。將舊洞作廚

房食堂倉庫。忙把鋪蓋移往新洞。安排妥當。再把桌子椅子及骨羅船所用的大火爐。都將進來。這樣這
樣陳設得也覺整潔。於是將那穴口嵌上兩塊骨羅船所用的門板。又在那左右開了兩個透明天窗。這
種工夫。不消說。又是費巴士他的心力弄來的了。時北風漸緊。雖未至十分嚴寒。料著戶外工作。不久便
有為難了。為此眾童子不肯怠慢。夜以繼日的。剛剛忙了兩個禮拜。方纔把那洞內的事情。整理完了。眾
人念著我們流落這裡。不知幾時纔能脫離此苦。倘然日望日不做些事業。豈不白消了光陰。因着俄
教發議。遂決計在戒寒的時候。立了一定課程。那年幼的就從那年長的學些未曾學過的工夫。自明天
為始。各人按着課程勉力用功。至六月初十日。晚飯已畢。各人正圍着火爐上下議論。忽有一人道。本
島的握要地方。我們替他起個名兒。日常稱呼。纔為方便哩。眾人稱是。杜番道。我們上岸的地方。已經呼
他作骨羅灣。我想着依舊用他。格羅士道。這個自然。武安道。我們所住的洞。因為紀念舊王。也經呼他作
法人洞。這個名字。亦可以留傳的。韋格道。流注骨羅灣那洞外的河呢。巴士他道。我們思念故鄉。就呼他
細西崙河罷。雅涅道。那湖。杜番道。故鄉的紀念既有了。更為親切一點。叫他家族湖。豈不好。其餘石壁則
稱為惡崙岡。岡北盡處武安所嘗登臨的。則呼作幻海臺。尋出陷穿之林。曰陷穿林。遠征委員歸途。因逢
沼澤折道之處。在細西崙河畔。有一茂林。是稱沼澤林。細西崙河以南的沼澤。便號南澤。遠征委員始覓
見徒疋的小流。就喚他徒疋川。除此之外。且等他日到過。方為命名。唯是據坡陰的地圖。有幾處沙嘴。分
明認得。因名他最北的曰北岬。最南的曰南岬。更那西岸有三個斗出海中。就因眾童子的出處。名為法
人岬。英人岬。美人岬。猶有一件緊要的。他們既占有這島。那麼可以不上他一個徽號呢。胡太道。我想得

一個佳名了。杜番道。使君麼。沙毗道。他定是想改作孩兒島了。武安道。且勿說笑。聽他盡其思想言論的
自由。纔好。胡太你的妙想。應聲道。我們不是奮們學校的學生麼。我就想呼他作奮們島。眾人聽了。俱拍
手喝采。贊道。虧你想得好。這時胡太滿心歡喜。似比做了皇帝。還得意咧。各人正欲散開。忽見武安恭立
唱道。某更有說。真是

莫笑童年無智識。依然議院小規模。

欲知武安提議何事。且等下回再說。

第九回

舉總統俄教初被逐
開學會佐克情無言

話說武安提議道。我們既占這個孤島。為他起了名字。今更要舉一總統治之纔好。杜番道。舉總統麼。武
安道。置一。首領。凡事聽其指揮。庶幾號令出於一途。辦理庶務。更為圓滑。說畢。眾童子齊呼道。甚是。甚是。
快使我們選總統罷。杜番接口道。選總統亦可。但須限定任期。或半年。或一年。武安道。惟任滿之後。倘再
被選。仍得復任。杜番滿腹疑忌。因恐各人選了武安。因着急道。武安說的是。但我們當先選誰。武安道。是
然是最賢明之人了。算來莫似我俄教。各人聞說。即拍手歡呼道。是了。是了。俄教萬歲！萬歲！俄教初
欲遜謝。總想他武安。杜番兩黨。不時齟齬。輒轉。全賴着我居間調停的。今舉我坐了第一把交椅。似於和
合他們。更為容易。再三想過。知道機不可失。遂欣然答應了。若使這個孤島。果如眾人所料。其位置
在細西崙以南。則自此至十月初旬。天氣寒冷。其間五個多月。定是不能出門口一步了。……俄教嚴定
課期。使他幼年的每日按着用功。不把光陰虛度。自是每日午前午後。各定功課。兩點鐘到了時候。盡會

於新洞書室。命第五班的武安杜番格羅士馬克太及第四班的韋格乙善輪班講書。教些歷史數學地理。或就所讀記的口說相傳。或將帶來的書籍指出解釋。他第三第二第一幾班的欣然領教。樂此不疲。其受益之大。固不待言。即他們充當教習的。亦可藉此溫復一番。不致遺忘。真可算一舉兩得的善法了。此外每逢禮拜日及禮拜四日。開一講習會。或將歷史事實。我就目前事情擬定題目。大家討論其利害得失。集思廣益。交換智識。彼此都覺得有趣起來。學識亦漸漸有進步了。天朗氣清。日暖風和的時候。又大衆在那湖邊。從容散步。有時相約競走。練習體操。以防倦氣來侵。沈鬱生病。使韋格巴士他兩人監督著各人。都把時辰表較準。尅期用功。又使乙善每日將寒暑針風雨針的度數記了。其外一切雜事。因巴士他從來已設一日記部。詳細登載。遂將此任歸他專管。每到禮拜晚。大開音樂會。雅涅端坐彈琴。各人齊唱國歌和之。往日在學校。佐克是最有名能唱。各人都讓他第一的。誰知他在這裡。常坐在衆人背後。無精無采。從未見他開喉唱過一句。武安從此更疑心他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已到了六月下旬。寒暑針漸漸降下。常在零點以下十度乃至十二度之間。洞內幸有許多積薪。每日燃著大爐。尚能保住零點以上的溫度。不致僵手僵足。一日寒威少減。雪花亂飛。剛剛下了一日。把這孤島全現出玻璃世界的景象。各人歡歡喜喜。跑出洞外團雪為丸。相擲為戲。佐克這時亦在局外。袖手旁觀。不料格羅士舉一雪丸猛力一投。正誤中他的臉上。立時鼻血湧出。流個不止。格羅士瞧見道。我本無心擲傷你的。說著便走。武安拉住道。你出於無心。我亦諒你。但你亦太不留意了。格羅士道。照你這樣說。你佐克既非預份擲雪的。偏要企在這裡。卻非自己不仔細麼。忽聞杜番高聲大叫道。這樣小事。為甚麼就要吵嚷呢。武安道。

自然是小事。但我亦只勸格羅士嗣後須少留意耳。杜番道。這件事不待你勸戒格羅士的。你不聽見他已經謝過嗎。武安道。杜番。我不解你為着甚麼。偏要強來干預。這不是我與格羅士兩個交涉。不干你事的嗎。杜番道。雖然如此。總是我聽見你說這種話。我就不能忍默的。武安握拳道。你想怎樣就怎樣罷。杜番亦攘臂道。自然不受你指揮。兩人正在盛氣相向。勢將用武。適俄敦走來。瞧見。因宣言道。杜番所為。有意滋事。杜番聞言。不得已。絕然入洞去了。俄敦及衆人知道他兩個斷不肯休的。俱放心不下。至兩人究竟如何結局。此是後話。今且不表。卻說衆童子。至六月杪。天氣愈冷。降雪愈深。常積至三尺四尺。除有要事之外。一步不能跑出洞外。童子們當未下雪時。一切大抵準備。惟是汲水一事。最是為難的。俄敦與巴士他商量的機會。巴士他建議。若在地中設一水管。自那河底通至洞中。則不獨可省提甕出汲之勞。即使寒洩至極。河面凍了。河底亦斷不凍的。我們的食水。豈不是源源不竭麼。衆人聽說。俱大贊成。道。妙哉。妙哉。但這件事言之雖易。行之甚難。可喜。吾羅船浴室的鉛管。尚在他們手裏。巴士他就靠著他。與衆童子盡心竭力。經營了好幾天。纔得成功的。夜間點燈的東西。幸自船中帶來的。尚有許多。數月之間。儘可敷用。但恐到了冬盡時候。就不免告乏。莫科早已慮及此事。每宰禽獸。輒將他的脂膏。收藏停妥。以備將來製造蠟燭之用。於是童子們所關心的。就是他日用的食物了。他們因天時寒冷。許久不能出外。漁獵。只有坐食。日少一日。惟靠着莫科從前準備下的野鴨。大鷄。鹹魚。及由吾羅船拿來的罐頭。目前儘可敷衍。但是他們十五個童子。幼的九歲。長的十五歲。都正喜健飯的。每日所需食物甚多。他們見食物漸短。未免寒心起來。正不同杞人憂天的。况沙毗畜了一個駝鳥。亦累他們不淺的。這時候洞外堆了好

幾尺雪。日日尚要握些樹根野草。將來餵他。惟是這個職役。沙毗獨自擔在身上。不敢勞別人的。常笑嘻嘻對着大眾道。他定可充俺一個好坐騎的。你們且看。一日天氣寒甚。洞外溫度降至零點以下十七度。洞內積新剛告乏了。童子們無奈。只得忍著寒。到那陷霖林冰手僵足。好容易採了多少。莫科看此情形。忽然想出一計。把那長丈二尺闊四尺的桌子反轉了。在積雪上面推來推去。就是大禹泥行時所乘的橇一樣。童子們將所採的薪木堆滿其上。滑滑地推進洞中去了。比從前肩挑負背。省卻許多氣力。自七月九日起。日日照樣搬運。不過忙了一禮拜。數十日內儘可無新盡之憂了。武安忽向眾人道。今日不是七月十五麼。據北半球的慣例。今日倘然下雨。從此四十日間。難望快晴了。他們忘了南半球的天氣與北半球不同。白躁了心。卻喜是日連一點陰雲都沒有。惟東南風吹得極緊。寒威越發難捱。童子們瑟瑟縮縮。終日圍在洞內。有誰敢出門一步。這樣枯坐無聊。運動不足。剛苦了一個月。都覺得不舒服的。至八月十六日。忽然吹起西風來了。寒雲漸散。天氣微和。杜番武安沙昆韋格巴士他商量道。我們想著到肯羅灣一尋舊遊。已非一日。恨阻風雪。久不果行。今幸天和日暖。未免同走一遭。則箇他們鬱鬱已久。正欲藉此一舒筋骨。且念著神在石壁上的英國旗。定已破爛。決意把他換過。真准了俄敦。八月十九日早起。束裝首途。踏雪而行。可不爽快。無何到了沿澤林。四面冰結厚了。更不必枉道直履之而過。及抵肯羅灣。拿表一瞧。纔不過九點鐘時候。但見碧海之濱。鴉鷄亂飛。岩礁之上。海獅戲舞。遙望著自紐西崙川至幻海臺。白茫茫雪深幾尺。俗語道琉璃世界。真不錯的。海界盡處。竟是海濶天空。并不見一隻飛鳥行迹。五童子急弄早飯喫了。就將帶來的新旗換上。更採杜番的條陳。拾一塊木片。把距此六邁路。有一法人洞。

眾童子占此居住的事情。簡明記了。繫在竿頭。這也算童子們用意周密。倘然有船經過這裡。望見旗號。泊岸尋來。便可省知他們蹤跡。前去搭救的了。看見日已傾斜。各人急跑回洞。復命俄敦。時自鳴鐘正打四下也。自此無事。至九月初旬。寒暑針漸昇上。天氣乍暖。知嚴冬垂盡。不久便是好春時節。童子們自念漂到這島。不知不覺已過了六個月光陰。這島的西方。是肯羅船的來路。行了幾個禮拜。都沒有。一點陸影兒。是斷無可屬望的了。那東南北三面。雖然未曾巡繞。但坡陰所遺下的地圖。并没記照見甚麼陸地。坡陰的地圖。本是精確。確無可疑的。惟是他當日苦沒拿有千里鏡。常人的肉眼。原望不到兩三邁外的。他縱然曾立惡蘭岡上。四處張望。或者遠處真有陸影。為他目力所不及。亦未可定。童子們恃著自己。拿有千里鏡。立意再為探望一番。因展地圖一看。知東岸有一海灣。凹入家族湖那邊。與肯羅灣正遙遙相對。距法人洞不過十二邁許。遂決計先在那灣頭。熟察東方情形。恨天氣還寒。正苦苦悶悶的。等著春回日暖。怎知到了九月中旬。愁雲四合。狂風大作。一連吹了幾天。比在肯羅船上所遇的更為利害。那石壁也似搖搖擺擺。差不多就要蹋將下來。人人害怕。個個驚心。這洞口所箱的窗戶。或被捲去。或被吹破。童子們狼狽非常。其困蹙之狀。較昔時盛冬時節。寒暑針降至零點三十度以下的時候。尤為不寒而慄的。而且無論甚麼禽獸。為著這樣暴風。都找個藏身的地方躲避去了。湖中遊魚。亦緣波濤鼓盪。深深潛伏。童子們或漁或獵。全無所獲。這時風雖猛烈。地氣卻暖。積雪逐漸落了。反轉桌子。造了雪橇。至此變了無用。童子們早已算定。意欲造一手車代他巴士他。記者從肯羅船拿來的東西。其中有一個絞車盤。就把他車輪大小相同的揀了兩箇。那車輪本是有鋸齒的。不是將他平了。斷難轉動。巴士他費了許多。

功夫。究沒法將他除去。不得已。用些堅木填塞上了。再找鐵箍緊緊束住。竟得了兩個車輪。到十月上旬。居然成了一輛手車。這時候風色亦漸穩靜。比及中旬。麗日當空。陰霾全散。童子們如鳥放籠中。虎出檻外。終日在洞外遊戲。都無所苦。於是漁的漁。獵的獵。各目欣然從事去了。俄敦老謀深算。知那彈藥是將來有大用處的。因嚴戒各人。切勿浪費。故他們獵手。專靠著張羅設罝。幸仍獲得許多小鳥野兔。以飽枵腹。至二十六日。忽有一事。令童子們捧腹的是。日沙毗將平日所養的駝鳥。牽出檻外。擬乘此馳聘誇耀眾人。童子們都議論論。或說可以。或說不行。爭來看他。沙毗牽到一寬敞地方。將韁索繫了。用兩塊皮革掩他兩眼。使巴士他雅涅兩人牽任。騰身便欲乘將上去。不料那駝鳥轉身一撲。把他丟將下來。連上了五七回。纔得坐定。便揮兩人便退。急把韁勒了。將兩塊眼遮除去。方纔駝鳥所以凝立不動。正為着這個東西。現下開了眼界。正如國民有了智識之後。就不肯盲從那野蠻政府的束縛的。陡然一躍。騰身望着叢林中狂奔。急得沙毗手忙脚亂。渾身是汗。正欲控韁制止。不料駝鳥把身一振。便將沙毗滾將下來。自將陷穿林裏跑去。轉瞬間連影兒都不見了。沙毗翻身面紅的作速逃往洞裏。贏得眾人一閱散了。卻說俄敦見風和日麗。天氣漸暖。因自率童子一隊。沿着陷穿林。直到家族湖西岸。踏勘地理。考究物產。知道這樣天時。雖然在外露宿。亦無妨礙的。因提議命武安作留守。自與數人照往日所商。親往湖東一行。至十一月五日。正是出行日子。但見俄敦杜番韋格三條好漢。肩着獵鎗。他們是容易消耗彈藥的。因使巴士他修整那飛彈帶了。以備襲取禽獸。知道湖西有兩條河流。或要渡過的。適自背羅船拿來的東西。內有樹膠舢板一隻。疊起來不過枕箱。約七八斤重。乃并檢得斧頭兩柄。一

統帶了。其餘乙善格士沙毗亦携了護身短鎗。一同七人。威風凜凜。意氣揚揚。辭別了武安各人。出了法人洞。循着湖邊向北方進發。行及兩邁許路。忽見那隻先鋒獵犬符亨。在前頭停足而立。似是相等的。各人疾趨趕上。見那裡有許多洞穴。符亨正在一個洞穴旁邊。以足扒地。仰首而號。杜番早知有甚麼東西潛伏其中的。正擬裝填彈藥。俄敦高聲道。杜番。且勿浪費彈藥。余有一法。儘把穴中的動物。盡行驅出來的。說着。便率各人往那灌木叢中。拿了許多雜草。塞進洞內。縱火燃着。無幾有十餘頭狡兔。自穴中冒煙而出。張皇圖逸。沙毗乙善雅見。快把鎗架斧頭。斫倒四五頭。符亨亦咬死三頭。童子們喜出望外。各人肩了一頭。急急離了灌木叢。選路前進。至十一點鐘。始抵徒紅川。流入湖中的地方。據坡陰地圖。知已離法人洞六邁路程。童子們就在川邊。選了一個雅潔地方。班荆坐定。先把三頭兔兒烹了。合些乾餅飽餐一頓。然後濟川北行。沿途沮澤。並無駐足之處。及離了湖畔。更向茂林前進。樹木陰森。都與法人洞附近無大差異。啄木鷓鷯等。翱翔上下。羽彩爛然。忽有「豹加里」厚皮獸。狀類豚。在面前驚走。杜番見。急急問准了俄敦。便發鎗擊之。應聲倒斃。這種獸肉。味美異常。童子們歡喜無量。樂得今晚的晚餐。及明朝的早餐。又有嘉肴了。到了下午五點鐘時候。又見有一條小川。橫着前面。約有四丈濶。查坡陰地圖。知是由湖中流出。繞惡蘭岡北端。趨注胥羅灣的。這裡距法人洞已有十二邁路。童子們是晚在這川畔露宿。因名他作停宿川。翌早起來。急把繩索探這川水深淺。知是不可徒涉的。喜有樹膠舢板帶來。因展開放水。去。居然一葉扁舟。但係渺小輕巧。只能容得一人。肩肩往返。費了一點多鐘工夫。纔把各人舉渡。一切携來什物。都賴此不至濡濕。收拾妥了。後向北方前進。一片乾沙。更無沮洳。漸捨茂林。取途湖畔。日方當中。

遙望見對岸有樹梢輕拂掩映於水天之際。自此湖幅漸窄。至下午三點鐘對岸樹林瞭然入目。想兩岸相去當不出二邁以外。此地荒涼寂寞。四顧悄然。只有二三海鳥。翱翔湖上。除此之外。更無一個生物。向使奇羅船不幸漂到這裏。十五小豪傑。豈不坐困食盡。早投餓鬼道去麼。既而兩岸相逼。已到湖之盡處。各人見天色晚了。決計在此留宿。因把毛布敷在地上。坐定。熟望四圍。但見白沙如鋪。青草不茁。雖欲舉火。苦無枯木。迫將所攜的乾餅牛肉等。聊爾充飢。一文無話。翌早起來。張眼遙望。見相離數武之地。有沙丘一座。高可四五丈。苟造其峯。四方形勢。當可了了。飯罷。各人到那丘上。用千里鏡望了一會。果如坡陰地圖所載。北東一面。全是沙漠。目力所盡。不睹際涯。據地圖測線。自此至海。北十二邁。東七邁。各人知行此長途。渡過沙漠。亦無益處。格羅士先說道。我們既到這裡。將更奈何。俄敦道。只有乘興而來。失望而返罷。杜番道。今除歸洞之外。別無可圖了。但須另擇一新道。以資閱歷。較之復尋來路。不更有趣嗎。俄敦道。君說甚是。我等沿着湖畔。到停宿川上。然後折而之右。直抵石壁下。循惡蘭岡而歸。就是了。杜番道。果欲循石壁歸去。自此直向陷窅林。抵其北端。然後轉出石壁下。豈不更捷。陷窅林北端。距此不過三四邁路。若妥近至湖畔。便迂迴了。俄敦道。雖係直向陷窅林。亦必一涉停宿川之流。此川愈近。海愈闊。而險或至不可橫流而濟。亦未可知。為萬全計。仍以到川之南岸。然後轉路為佳。商議定了。各人返至露宿處。把毛布收捲。便循著來路而行。十一點鐘。抵停宿川上。依舊用那樹膠船板。把各人渡了。杜番在路上。弋取兩隻鴉鳥。各重二十餘斤。沙毗與各人宰了他一隻。七人都飽餐一頓。將那殘骨飼了符亨。遂起程入陷窅林中。選一條路。從前來往行過的大踏步。望著石壁而進。所過茂林。不似法人洞附近之緊密。有幾處

并無大樹。大木。日光所照。春草如茵。野花似錦。又有百合數株。高三四尺。隨風拂舞。嬌態迎人。俄敦素好研究植物學的。因在此尋出幾種有用的草木。一是可以製酒。一是可以製茶。他們法人洞內。於此兩物。方將告乏。俄敦因命各人取了許多種子。帶歸培植。及下午四點鐘。到了惡蘭岡北端。自此循壁而走。南行二邁。見一條細流。自壁腹迸出。奔向東方。這就是徒江川源頭了。俄而日已西斜。各人知今晚斷不能趕回洞去。因決意在此流南岸。卸了行李。沙毗與其他童子。正在料理晚餐。俄敦與巴士他兩人。在左右近處。徘徊瞻眺。忽見那邊林中。約略有一大羣動物。蠕蠕蠢動。嚇得兩人。噉吸一聲。退了幾步。欲知兩人所見。果是何野獸。且等下回再表。

第十回

獸人競力顯我優強
草木効靈成他製造

卻說俄敦巴士他。望見前林有一羣動物。初不知是何毒蛇猛獸。吃了一驚。及定睛看了一會。巴士他指着道。山羊。俄敦道。似是山羊。請試捕之。巴士他道。活捉麼。俄敦說聲是。就覺那飛彈離着巴士他的手。決破空氣。向前飛去。撲地一聲。正把一隻動物的足絆住。其餘都驚惶遁了。兩人走近細看。見那動物正在極力掙扎。急忙按住。原是一個母獸。有兩個獸兒。還在旁邊股栗。似是依戀其母。不忍舍去的。俄敦道。我意這獸。定是威冠亞。巴士他道。威冠亞。莫是有乳汁的麼。俄敦應道。好不是。兩人替了幾聲妙絕。這獸酷肖山羊。足稍長。毛較短。又沒頭角。一人牽着其母。一人把着兩子。笑嘻嘻歸到川畔。各人見了。爭來賞識。無何晚飯既畢。分頭就寢。是晚杜番輪值守夜。到三點鐘時候。忽聞他發聲大喊。驚得各人從夢中醒來。齊聲問道。杜番。有甚麼事情。杜番道。你們試聽這聲音。似是有甚麼野獸潛來窺伺我們的。俄敦

道不是「狗牙」(亞美利加虎)定是「括了兒」(豹之屬)了。無論他是那樣。都不足害怕的。惟慮他成羣結隊。猛然來襲耳。總是我想他亦不敢跳過烽火突入這裡來。俄而一種可怖的惡聲。漸逼近前來。符亨怒形於色。狂呼奮躍。頻欲奔去。卒為俄敦喝住。少焉相距十丈餘。覺有幾點光線。在黑暗中閃閃若電。原來彼等野獸。夜到這川流飲水。今值童子們在此露宿。阻了路頭。因此不平。望着號叫。不料他的眼光。早被各人認見。驟把鎗發了。忽聽砰然一聲。像是半天起個霹靂。繼而咆哮之聲。遙在暗處。啼個不住。各人手執短鎗。團立戒嚴。再把新添上。築了火牆。巴士他早揀了一條枯枝。正猛地燃着的。望着那野獸。聚處。竭力投去。靠着大亮。見只有剛纔杜番發鎗命中的一隻動物。倒在那里。其餘不知何往。格羅士大呼道。彼等遁了。連影兒都沒有了。乙苦道。不防他再來嗎。俄敦道。想無是事。雖然我們也要準備準備。於是各人就在大邊坐以待旦。僅露晨光。立即首途。自此至法人洞。還有九邁許。是日所跑的。盡是單邊路。右邊則壁立千仞。峭如刀削。左邊則萬木森森。幾無神足。一路無甚事情。進行倍捷。下午三點鐘。早已望見法人洞。相距僅有兩邁許。路。杜番乙苦格羅士三人。正同着符亨先驅而行。忽回首望着後隊。連呼留神。留神。留神。俄敦韋格巴士他沙毗四人。在後相隔十餘丈。聞了警報。急把武器拿定。注目四顧。已而前面茂林。突然走出一隻巨獸。說時遲。那時快。巴士他所擲的飛彈。果然恰恰可可。正中那巨獸的頭顱。把他纏了。那巨獸力甚猛。帶着飛彈。狂命向林中奔竄。沙毗正拿着飛彈的索頭。幾乎被他一併拖去。幸得三童子帮手。將索頭繫在大樹。纔得拿定。杜番等亦退後來。瞧這個龐然大物。童子們從前讀博物教科書時。也曾認得他的名。叫臘馬駱駝之屬。形狀亦頗相類。惟軀殼略小。養而馴之。可以騎坐。現時南

美土人。常用此代馬的。其性怯懦。被繫未久。早已力竭氣沮。垂首待命。巴士他急拿繩索。重新把他縛住。牽之而行。同著那「威冠亞」算是這回遠征的捕虜了。胡太晚飯後。獨在洞外閑遊。遇見七人欣然歸來。急忙報知洞內。留守武安。便率著同人。走出洞來。鵠立等候。少頃。七人到了。彼此握手。齊呼萬歲。同進洞裏。各把別後情形。述了一會。却說俄敦等出行之後。武安監護著幼年的。十分周到。無微不至。各人都感激起來。越發敬愛他。惟是武安常為著佐克。放心不下。一日。呼至無人之處。問他在眾人面前。為甚麼這樣瑟縮。佐克含糊答應。別無甚麼緣故。武安著急道。汝終不肯告訴我。你想連我都祕著嗎。我不是你的哥哥。我不能坐視你終日愁愁鬱鬱。必要尋出你的病源來的。你究竟為著甚麼。弄成這樣呢。佐克聽著。悲不自勝。久之。纔道。哥哥。你必要盤詰我甚麼緣故麼。唉。哥哥。你或者可以寬宥我。總是各人呀。說至此處。便停住了。只是淚如雨下。嗚嗚咽咽。叫了幾聲。饒我罷。饒我罷。武安不忍再窮詰他。心中想道。聽他纔說的。話。定是對著眾人。犯了甚麼大罪了。我無論怎樣。總要設法把他盤問出來。纔好。立意定了。剛俄敦歸來。因暗把佐克對答的話。詳述一番。并求俄敦助著自己。定要佐克把真情吐露。纔肯干休。俄敦斥道。武安。你必要強他說出。突有何益呢。總聽自行其志罷。何必要俄們旁人逼他。他說有負我們。縱是真話。亦不過兒戲的。甚麼小過罷了。何苦逼他太甚。令他心中更難過呢。若使他果欲自說。我們即不强他。他亦不能忍口的。勿管他罷。勿管他罷。武安聽了。不復作聲。暫將此事擱下。各人一日。檢點食物。見往日所差度的。都漸漸短了。湖邊設的陷阱。雖然時時有些獲得。總是為額甚少。究不足敷行。因決議在那湖沼近處的茂林裏。揀了幾處恰好地方。穿了幾個宏壯陷阱。這回縱有一「貌加里」及「威冠亞」一「龐大

的野獸自來送死。亦可絆住。充各人數日的食用了。十一月一月之中。年長的正為這土工忙着。年幼的更從巴士他的指揮。在石壁下與法人洞相距不遠之處。把骨羅船的舊板造了一間小舍。用帆布蓋上。塗滿松脂。以當瓦面。又向茂林中伐了許多材木。圍插四面。將俄敦等帶回的幾個牲口。都放在裏頭養了。後來復在坑裏捕得一隻臘馬。巴士他及韋格又使飛彈捕得「威冠亞」一雌一雄。各人復在欄內劃出一區。以供養禽之用。七面鳥、珠雞、鴉、雉等。隨時獲得無算。令善均伊播孫等最幼年的。從事看守。莫科既有了「威冠亞」的乳汁。又拾得許多鳥卵。惟是砂糖漸覺少了。俄敦吩咐除禮拜及祭日之外。不准動用。逼得莫科無法。不然。每日飯後。必可造出各種點心。供奉各人了。莫科正為着這事甚悶。一日俄敦率各人往陷霖林道遙散步。檢察各種植物。忽見一叢修木。葉色濃紫。俄敦就近看了。恍然大悟。這不是「蘇芽美葛」嗎。原來這種樹糖質甚多。把他截斷。有汁液滲出。入鍋煎熬。便可製成砂糖。比從前甘蔗榨取的。味稍劣。惟用來弄菜。卻無大分別。童子們現在正短此物。其歡喜自不消說。俗語有言。人心不足得隴望蜀。童子們既得了砂糖。更欲釀些美酒。每日滴幾杯。以解抑鬱。俄敦因命各人採集材料。着莫科照法造了好些。往日所採歸的茶葉。又是香味俱佳。從此他們飲料。就十分饒裕。獨惜短了蔬菜一門。武安想着石壁下有坡陰遺下的荷蘭薯。現在雖然變了野生。若將他培植培植。或者可以反本復初。仍舊可食。因費了許多心力。可恨勞而無功。虧得將船中帶來的蔬果。雖係所餘無幾。珍重藏了。有時拿些頒出來嘗試。覺得清淡而香。真是珍羞不換。這也真物以少為貴了。卻說俄敦一意要把硝藥節省。留作後用。極口勸各人練習飛彈。又着巴士他盤木為弓。拔釘作鏃。使獵手試用。韋格格羅士兩人早已習熟。藉此

射取許多禽獸。總是俄敦太秘惜硝藥。似犯了天公妒忌。偏要造出一個境界。強他破戒的。十二月七日。杜番密告俄敦道。俄敦、狐狸及那豺狼的暴戾。我們實忍之無可忍了。那畜主常趁着昏昏長夜。結隊橫行。把我們設下的陷阱。張下的羅網。破壞淨盡。敢將我們千辛萬苦養來的牲口。都劫掠去了。俄敦道。怎不用蹄索捕他。杜番道。豺狼尚且可。狐狸就不行了。韋格連夜設蹄索。株守以待。卻不料那畜生狡黠異常。莫來送死。俄敦沈吟半晌。不得已拿了幾十包大藥。交付杜番。杜番喜得眉開眼展。急約了武安、韋格、巴士他、乙、菩格、羅士、沙毗各人。自此夜為始。每夜在那陷霖林口家。族湖邊。潛身竊伏。待其出現。輒便狙擊。一連守了三夜。共斃五十餘頭。從此法人洞近傍。不復見這種畜生的足跡。童子們卻喜得了數十張狐皮。將來很有用處。至十五日清晨。忽見童子們洶洶湧湧。將巴士他苦心經營的大車。駕上兩匹獵馬。車上載了硝藥、食物、大鐵鍋。又有幾個空樽。十五人裝束停當。都跑出洞來。把洞門關上。竟投那方去了。看官你估量他們是過了救星。趕緊起程歸國麼。抑或因着甚麼緣故。要遷居別處麼。這都不是。原來前此守冬的時節。淫雨不絕。往往天昏地暗。日間尚要點燈。總殼分辦東西。因此把洞內所藏的油。幾乎用盡。莫科平時宰牲。雖曾將他脂膏留下。以備製造蠟燭之用。總是所積無多。料不能持久。知道骨羅灣頭有無數海豹。可以獵來榨油。但係辦這樁事。愈人多愈佳。喜的路程不遠。又無險阻。他們久已決意。共走一遭。見是日天氣晴朗。故此束裝起行。八點鐘時候。早到了洛澤林。土耳其及胡太本是個最年幼的。跑到這里。足已疲倦。倒憩路旁。不復能行。武安稟命俄敦。請將他兩個搭載車上。仍循洛澤而進。忽見前頭相離約有一天之遠。有一巨獸。正在洛澤中。于于來往。見童子們呼躍而前。倉皇四顧。倏然竟投灌木叢中。

狂奔逃去。土耳其道那是甚麼。俄教道：「頁婆婆駝駝麻士。」武安道：「又有呼他河馬。」胡太道：「那里像馬。」沙毗道：「不如呼他為豚。」反算象形的。各人都不覺發笑起來。路上東顧西盼，不知不覺，早已到了胥羅灣。拿表一照，短針正指十點，仍在從前造木筏時張布帳的川邊，設了露營，略停一會，弄飯喫了。遙看海濱一帶，風景依然。見那石礁之上，有百餘頭海豹，羣集游處，悠悠自得，不知獵者之襲其後也。比及亭午，日光融融，則見彼等躍登灘上，或臥或跳，好不羨煞人麼。童子們恐怕驚走了他，潛身樹間，裝束停妥，把善均伊播孫佐克胡太土耳其託交莫科照管，吩咐在此等候凱旋。各人拿定火器，便悄悄地緣隄而行，到川口一張，見那海豹并未走了半個，因躲身偷入礁石之間，匍匐蛇行而進，有分

胥羅灣上 鐵血橫飛 法人洞中 光明普照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嘆望洋羣兒猜白點
識造孽數子泣黃昏

凡人杜足戶庭，潛蹤閣里，未嘗縱遊惡濁，飽看滄桑。怎知到世路崎嶇，人情叵測，人道如此，物情亦然。別處的海豹，閱人積習，異常机警。每出游樂，輪班張守，偶耳足音，輒傳警報，故獵戶不容易近他身邊。可憐胥羅灣上的生長孤島，自脫胎以來，還未見過人倫，像似忘机的沙鷗，把那操心慮患的功夫，都開過了。童子們見他這般滿心歡喜，彼靠著礁石障身，漸逼前去，約離有八九丈遠，一字排開，橫截歸路，號聲一舉，眾鎗齊發，眼見二十餘頭早已應聲而斃，其餘東奔西馳，竟走入水中，連影兒都不見了。童子們意外大捷，不勝喜躍，忙把他曳到露營來。莫科用兩塊大石築了一窰，將大鉄鍋架上一氣蓬蓬的沸了一鍋大

湯。俄教等把那海豹皮剝得精光，去塊大塊的切了，投入鍋中，煮不上幾分鐘，見有膩膩滑滑的東西浮出水面，這就叫做海豹油了。沸的時候，有一種奇臭觸鼻，令人催悶，各人也不暇顧，忙撇了浮油，澆入空樽，又將他肉投下再煮。自是日下午，除寢食外，只知以此為事。直至翌日傍晚，纔把那二十餘頭海豹煮畢，共得數斛清油，各人遂了心願。一夜安眠，話朝早起，拔營而行。這回盈盈滿載，車體重了，虧那兩隻獵馬力還強，慢慢的行了十二點鐘之久，纔得歸到洞來。恰是上燈時候，急將海豹油傾出一試，雖然不能大放光明，卻可免了黑暗地獄的慘處。自是無話。是月二十五日，係耶穌降生日子，西人算他是一年中第一佳節。俄教定議放假兩天，大眾同樂，賴雅涅沙昆兩人苦心經營，先期一晚，早在洞內懸了許多大小國旗，陳設得十分妥當。到了這天，東方纔白，各人急忙起來，大放祝砲，各人握手為禮，少不免說了幾聲恭喜。因為胡太年紀最小，各人舉他作了總代，命他到俄教總統處，恭恭致賀。可喜是日天朗氣清，風和日麗，各人走到湖邊，隨意耍了一會，忽然再聞砲聲隆隆，各人知是午餐的時候到了。同進食堂，但見桌上鋪的布，雪光照眼，瓶中插的花，芳氣襲人，中間放着一座大花草，把無數小旗裝飾得十分悅目，更拿藥單一瞧，見寫着

炸「額支」形狀似虎
的四足獸

董小鳥

炙兔肉

七面鳥全隻

罐頭蔬

藥三種

點心一大盤

其外

紅茶咖啡葡萄酒厘酒俱備

各人從容坐定，莫科每端一菜來，都贊不絕口。食將半，武安離坐，鵠立，頌了本島總統的功德。上酒為壽，俄教答詞致謝，謹祝本殖民地日趨繁盛，又遙憶故鄉親友，情見乎詞，說畢各浮一大白。其後胡太起立

代各年幼的謝武安平素相待之厚。勸各人奉觴致敬。其言論真摯。大眾為之感動。歡呼喝采之聲。響震石壁。這時武安的顏色。像似不勝感激。惟有杜番一人。獨自默然不語。首垂下視。過了一禮拜。早是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的新年。屈指計來。童子們流落這里。已閱十月。在南緯地方。年初天氣。正是盛夏。各人念着冬烘時候。家畜遠在戶外。許多不便。因決議把那小舍移來洞側。又擬設一大爐。把暖氣送進小舍。俾那動物不至犯寒僵死。巴士他沙昆武安莫科等。為這工程。忙了一個多月。及是時。杜番率着同黨三人。每日出外遊獵。預備好些食物。過冬。這也真各盡其職。他們向議到家族湖東岸。操望一遭。一則細查東方地平線上。有無陸影。一則考察物產。望獲天然之利。一日武安與俄敦對語。談及此事。力言東方或有陸影。惜坡陰未曾望見。當速往一勘。又道。我想足下心中。亦必贊成我說。尋出陸地。早作歸計。我想足下是同我一樣。一息不能忘情的。俄敦道。君言甚是我當與大眾商量。選五六月。伴君同行。武安道。五人未免過多。如此多人同去。必要遠湖邊陸路。迂折了。反費事。愚見以為不如用一小舟。橫流而濟。更為直捷。但小舟不能容得多人。我意兩三名同行便足。俄敦道。此計甚妙。君要選誰作伴。武安道。莫科。莫科稍識駕駛。我又素知其為人。風順揚帆。逆則鼓擺。走六七邁水路。無甚難事。據地圖而看。那邊有一小川。自湖中湧出。流注本島東灣。我欲溯此前往。俄敦道。甚好。惟多携一人同去。似更方便。武安道。我意中早已選得一人。就是舍弟佐克。我見他近日情形。更為放心不下。我想他定是犯了甚麼大罪。有不可對人說的。我出盡方法。嚇他。他總不則聲。若在無人之處。只對着我。說猶未了。俄敦道。君言有理。同佐克去罷。自今日打點行李。趕速起程。則箇是日。會齊眾人。把那三人遠行的事情。告訴了。莫科久困洞

裏。常覺鬱鬱。一聞此命。似久旱逢雨。喜的不得了。佐克與伯兄同行。自更無甚不願意。單有杜番。見不派到自己。心甚不平。屢向俄敦討情。俄敦把武安所說的話。暗地告他。又解明不能多人同行的緣故。杜番不聽。猶可。一同俄敦說出這種話來。忿得滿面通紅。道。這樣。俄敦這回的事情。全為着武安一人私事。不成。俄敦道。杜番。你說的差了。你不獨冤枉武安。連我都誣蔑了。杜番雖然不敢再聲。瞧他面色。像心裏狠不舒服。悻悻然。自走開了。武安等查驗小艇。把破損地方。逐處修整。又將骨羅船所用的三角帆。配置恰好。帶了兩口長鎗。三口短鎗。硝藥若干。帆布數張。及五日內的糧食。二月四日八點鐘。別了眾人。自紐西崙川。出了家族湖。是日天氣。清和順的。也是順風。急張了帆。但見微波蕩漾。舟行似箭。行不上半個時辰。回顧那臨崖送行的良友。初猶如蟻。漸失所在。更過一點鐘後。連巖崙絕頂。都沒入地平線下。再不能見。自交午初。風力漸衰。比及正午。風全息。因下帆弄飯喫了。佐克執舵。兩人鼓棹。仍向北東前進。至四點鐘。望見東岸樹梢。低浮水面。武安莫科手漸疲。身漸熱。斜暉刺頭。汗流浹背。一望湖面。儼然明鏡。俯瞰水底。深可丈許。蘋藻繁生。游魚可數。六點鐘。蟻船東岸一丘之下。松柏鬱生。森森蒼翠。可恨斷崖為削。苦無挿足。更北上半里。見一川口。武安道。這川定是坡陰地圖所載的。莫科道。是蓋替他起個名兒。武安道。就呼他東方川罷。是晚登岸。露宿。翌早六點鐘。再下船解纜。駛進川口。時適潮落。順流而下。更不費力。莫科獨立船頭。東撐西持。提防觸岸。武安兄弟。安坐船尾。左右顧盼。見兩岸比紐西崙川。還高。堤上萬木森森。松柏尤茂。川幅最闊之處。不過三丈。遠不及紐西崙川。川流急激。正為此故。遠望林中。有一種喬木。狀如張蓋。枝上垂垂結實。長四五寸。作圓錐形。武安雖不及俄敦多識草木之名。也知這種叫做「相通巴

銀。其實甚堅可食。又能製油。一路羽毛二族。如駝鳥野兔之屬。不時出沒。曾見兩頭臘馬。自樹陰走出。忽復躲去。行十一點鐘以後。樹木漸疏。空氣之中。覺有鹹氣。知已近海。俄頃果見一道淺碧色。冉冉浮出。地平線上。計東方川長不過五六邁。舟從流下。每點鐘約行一邁。未及正午。早已到了東灣。武安與莫科。爭取十里鏡極目東方。只見雲水蒼蒼。烟波淼淼。片帆何處。朦朧鳥渡之蹤。彼岸儼然。倏忽蜃樓之氣。武安雖非預料。這里定可望見大陸。到此也不免絕望。相顧恨然。因名他作欺騙灣。把舟繫住。上岸一張。這邊形勢全與晉羅灣大異。既無沙灘阻岸。又無石壁撐天。只有無數巨石。層積疊布。就近細認。全是花崗石。美麗非常。處處有大小洞穴。頗適幽棲。若使晉羅船當日漂着這里。童子們那用費多少功夫。纔見得一個藏身地方呢。獨怪坡陰既當親到。見有如此幽洞。怎地不卜居這里。細想也有緣故。他既住了法人。洞人情安土重遷。本不足怪的。三人各處行探。忽逢一巨石。狀似蹲熊。因名他巨熊石。高約百尺。攀援而上。不容易躋了絕頂。回邊大勢。一目瞭然。回首西望。森林積翠。把家族湖遮了。南方只是一片沙漠。蜿蜒起伏。遠接低雲。間見簇簇蟠松。幻成黑點。錯落可睹。北方水灣曲折。至一岬而止。有此以北。亦成一面沙漠。更將千里鏡轉注東方。仍是海濶魚躍。天空鳥飛。與舟中所見無異。望洋嘆了幾聲。正返身欲下。莫科忽牽着武安道。你瞧。那那是甚麼。武安照他手所指處。細望一番。見東北方水天相連之際。有一小小白點。初疑是片雲。熟視良久。見他儼然如故。武安道。若不是山。怎能如此不動。若果是山。亦怎能如此浮現。是時日已斜西。更過數分鐘。那白點迷離之間。漸不見了。武安始終疑他是山。莫科佐克疑他是日光反射的影兒。一路閑談。不覺已到舟次。將途中所獵的鷓鴣炙了。充了晚餐。時方酉正。等到潮長。還有三點。

多鐘。莫科日間見左岸有許多相通巴銀。疊疊結實。垂涎的不得。趁着空兒。獨自一人偷採去了。少頃歸到船上。卻失兩人所在。正在探頭張望。忽聞那邊樹裏。飲泣之聲。與怒責之聲。隱約入耳。噯呀。這莫是他兄弟。莫科且驚且訝。跟着聲浪尋去。至相距數步。驟然停足。見佐克伏在武安脚下。只是啼個不住。時天色雖已沈黑。卻是仲夏時節。那黃昏微光。尚足把兩人照出。兩人却不知莫科潛來。莫科不好意思。急欲走回。卻已遲了。早把佐克對着其兄懺悔的話。無心聽得明白。知道佐克所犯的罪了。聞武安盛氣道。畜生。今日諸君流落這里。都由你來。又聞佐克哭道。恕我罷。哥哥。恕我。一時愚妄。武安聽着。半晌道。你常怕與諸君見面。原為着這個緣故。我想諸君決不饒你罷了。罷了。你不必告訴諸君。暗地設法。將功贖罪。過罷。莫科不意聞了人家兄弟的密話。懊悔萬分。如今縱然決這川水。淨洗兩耳。亦斷不濟事。決意索性搶白了。反覺安心。無何。三人都歸到船上。佐克偶爾躲開。莫科乘間對着武安道。主公。我偶然聽見武安正在低頭沈吟。聽着不禁失叫道。莫科。正是。為人莫作歪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

要知武安說出甚麼話來。下回再表。

第十二回

三條風波掀醋海
五里霧峰火鬧冰天

却說武安聞莫科說聲。偶然聽見。便倉皇失措道。甚麼。佐克告訴我的話。你莫科道。是主公請你恕他罷。武安道。莫科。你意諸君也肯恕他麼。莫科答應道。這也難說。不如莫告訴諸君。單我三人知道罷了。武安聽說。不覺伸手握莫科。連呼好莫科。好莫科。幾聲。少選佐克返來。時已潮長。忙解纜開行。是晚滿月當

空。清輝如畫。舟行甚穩。交了子正。潮流乍轉。停船露宿。等至東方初白。即復開行。九點鐘時候。早駛出家族湖來。恰值東風大作。莫科急把帆掛了。武安自聞了佐克懺悔的話。思前想後。心緒如焚。無精無采。一言不發。莫科也不便開口。三人面面相覷。不覺早到了法人洞前。雅涅正在湖邊垂釣。望見了急返洞中。報知俄敦。忙率着眾童子迎接進洞。慰勞了一番。武安也把踏勘情形。詳細述了。各人想着那一點白點。無論是否山影。即果是山。又或是大洋中一無人小嶼。不犯捱了許多勞苦。這個新船。冒着千艱萬險。查探他去。同嘆了幾聲時。非命寒。武安聽了。心中更為不安。自此不多共別人說話。見各人死心等着外援。汲汲準備過冬。便率着佐克。終日勞作。比別人分外出力。凡有甚麼險難的事情。又常薦佐克擔當。俄敦本是個細心人。見武安近日舉動。比往日不同。料他定有緣故。屢欲乘間質問。但是武安也時時留意。見將談及此事。輒託詞趨避。務使不得開口。俄敦無法。更為留心細察。早猜着他兄弟間各把心事說明。更立了甚麼密約了。是月中旬。韋格在湖邊散策。忽見一隊撒丁魚。自湖中游泳。竟入紐西崙川而來。自此結網而漁。所獲甚夥。後來用盡心力。在胥羅灣造了一個鹽場。將食不了的鮮魚。都醃了。至三月初間。杜番提議查勘紐西崙左岸南澤地方。又獵取無數飛禽。他們冬中食物。就準備設了。單有新炭一件。鑿于去冬。總要預備多些。俄敦因指揮大眾。每日往沼澤林陷窰採。如是半月。早把洞內洞外堆積如山。童子們雖然日日要勞作幾點鐘。俄敦却不許曠了讀書功課。一來復之中。仍開討論會兩次。杜番在眾人之中。最稱辨才無礙。頭裏大家都敬服他。可惜杜番因此生了於心。大有旁若無人之概。他後來失却人望。正為着這個原故。卻說童子們每日除了勞作讀書之外。仍然不廢運動工夫。或泅水。或打木。或競走。

藉此行樂。記得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杜番領着乙苦韋格格羅士。武領着巴士他雅涅沙毗。各為一隊。同在寬處拋環為戲。……你道拋環戲是怎樣呢。用兩條鐵針。豎在兩邊。戲者分為兩隊。劃定了立足界限。各執直徑八九寸的鐵環。望着鐵針投去。貫中的算作兩點。雖未貫中。觸着鐵針的算作一點。共投三回。將所得點數多少。算分勝負的就是。……是日杜番武安兩隊。既投了兩回。初回武安隊以七點得勝。第二回杜番以六點得勝。今只爭一回。正是決雌雄的緊要關頭。兩隊童子俱已投了。俱得五點。目下還有杜番武安兩人。各執一環。還未投。乙苦大呼道。杜番這回輪到你了。總要發奮。我隊的勝負。全靠着你這一擲了。杜番道。你放心吧。乙苦說着。閉口蹙眉。眼定定望着鐵針。熟視良久。叫道。你看便見那個鐵環。向着鐵針。差不多貫將下去。不意歪了幾分。把鐵針一觸。便跌下地來。格羅士投足道。可惜敗了。韋格道。還算一點。若使他的不能命中。正未知鹿死誰手哩。又聞那邊沙昆舉手道。武安留神。武安并不作聲。只點一點頭。立住足。定了準頭。盡力一擲。但見那鐵環不偏不倚。鏘然一聲。穿在鐵針上頭。還要轉動。沙昆拍手道。兩點總共七點。我隊萬歲。說猶未了。杜番忙張兩手大叫道。不要忙。不要忙。這回勝負。我却不算。巴士他道。為甚麼。杜番跳到武安立足地方。指一指道。你們看。武安弄假。武安忽然變了面色道。你說我弄假。杜番道。武安之足。踏在界限外。沙昆喝道。杜番你錯了。武安之足。是常在界限內的。武安接着道。你且來看我的靴痕。他說我踏出界限外。不是他看錯。是他說謊。杜番道。說謊。說謊。走着走近武安身邊。乙苦格羅士兩人跟着上前。有幫助杜番動手之勢。那邊沙昆巴士他也立在武安背後。磨拳擦掌。武安頭裏憤極。怒氣冲天。忽又壓住了無明業火。低聲道。杜番你既侮辱我了。還要挑鬥。杜番睜眼見你怕了麼。武安道。

我以為這種小事不值傷和氣。杜番道：這就是怕了。武安悻悻道：你說我怕。杜番道：你總是有胆。武安聽說更不能忍。兩隊遂用起武來。正在酣戰，忽見俄敦氣喘喘的走來。原來兩隊角的時候，旁觀的土耳其人等早跑到洞中報知俄敦。俄敦知他兩人素來不睦，定要鬧出事來，所以匆匆跑來攔住。武安、杜番道：他罵我說謊。武安道：他先誣我弄假，又笑我沒有胆。俄敦厲聲道：杜番，我知武安斷非好事。這一定又是你先鬧出來的。杜番憤然道：多謝你了。俄敦你每事欺我，我感謝你的好意。俄敦道：使我要欺你是你的罪過。杜番道：是了是了。我再感謝你的好意。你的教訓也十分了。請你暫時行開，俾我們做了我們的事。俄敦正容道：你說甚麼。杜番我忝為首長，斷不許你們這樣胡鬧。牽著武安道：你先返洞裏去。又指著杜番道：你隨意去逛一逛，等下了氣平了心，再回來見我。環立呆視各童子們除了乙善韋格格羅士三人之外，齊聲道：俄敦說得有理。杜番不得已走了。至晚上纔跑回洞來，只是一言不發。翌晨起來，雖然照常勞作念書，但見他一言一動都露出忿忿不平之氣。自不消說轉眼已是五月。寒威漸烈，洞內設了火爐，晝夜燃著。這時凡有飛鳥都要尋個暖和地方避冷。童子們偶然捕了十餘頭燕子，因將自己漂流始末作了一篇文字，又寫著拾得此紙者望即報知紐西崙首府，即派船來救。繫在燕子翼下，祝了幾聲捷報佳音，盡行放了。二十五日陰雲密合，早飛下雪來。比去冬還早幾天。各人心裏疑著：今年定要比去年冷了。可喜一切準備都算十分，也不要害怕甚麼。光陰似箭，俄敦任期至六月十日早已滿了。俄敦在任一年，常為公益，嚴定法律。這原是出于不得已的。不料因此買了些怨。那幼年的常因污損衣服，破靴失履，屢遭嚴罰，或要減食，或要杜足。每有怨他太過刻薄，祈他早日離任，不時聚語。

得我武安作了總統。俄敦也知自己不為眾人所喜，絕無再想復任的心事。武安雖然得人心，知自己是個法國人，自然不敢作在英人殖民地作總統的妄想。單有杜番常自想著這回公舉總統，舍我其誰。韋格乙善格格羅士三人也常在他面前說：繼俄敦後任，惟杜番最為適當。至選舉之前，杜番更為懸念。幾乎不能成寐。這也不足怪他。因他在眾人之中有才能，又有膽勇。若非他剛愎自用，這總統應該沒有人能占他的了。到了初十日下午兩點鐘，俄敦坐了選舉長席，每人派了一張式票，令各寫上所選之人。又押了自己名字，投入一個箱裏。大眾肅然，恭恭敬敬的照法行了。俄敦起立，從容把十二條票閱過……你道島中十五人，何以止有十二條票。因為莫科是個黑人之子，照例無選舉權。俄敦杜番也把選舉權棄了。所以止有十二條……高嚴明叫道：武安八票，杜番三票，俄敦一票。這個聲浪還在空中旋轉時候，但見杜番臉上忽然變了土色，忽然又變了鐵色，瞪目瞋視，并不作聲。武安見事出意外，不禁驚駭。正欲起身推讓，忽又轉了念頭，瞧了佐克一眼。徐道：多謝諸君，謹拜尊命。事畢，佐克窺無人在側，密語武安：哥哥你竟應承作本島總統。武安道：我與你常欲為諸君效力，今得作總統，萬事俱便，所以不復推辭。佐克兩眼不覺流下淚來，說多謝哥哥。若有死生關頭的艱險事情，請哥哥記得派我辦去。武安點頭答應了。自是忠勤奉職，整理庶務。俄敦首聽指揮，為眾表率。童子們都欣然受命。惟杜番黨那四人心中不服。舉動之間，常帶醋意。武安極意撫慰他，也總不悅。雖然也不敢公然逆命。那時督羅灣上的國旗早已破了。武安趁著寒氣還未十分，急令巴士他在湖邊採些蘆荻，造了一個大圓球，把他吊上竿頭，代了國旗。已而寒風慘烈，皓雪繽紛。童子們終日在洞內用功，善均伊播孫土耳其及胡太等學問自然進了不少。容易過。

了六月七月。至八月初旬。那寒暑計有三四日。竟降至零點三十度以下。各人不敢出門一步。有為蒼廐中動物。不得已一往巡視。比及回來。手足僵了。早像個半死的人。自初九日。西風似虎。連吹了十來日。陷穿林沼澤林的樹木。有傾倒的。有折落的。無何風色定了。暖氣也漸漸回過來。到了下旬。天氣恰與北半球二月杪杪相等。早有跑出洞來。隨意運動。可惜湖上厚冰。依然未解。捕魚之業。尚未可為。武安一日發議。欲作走冰之戲。眾人歡天喜地。齊口贊成了。遂即吩咐巴士他。趕速造了冰靴。二十五日早起。飯罷。把伊播孫。土耳其。胡太。三個年輕不懂此道的。交付莫科。照料其餘十一人。驢呼雀躍。出洞一張。見近處冰面凹凸起伏。不便行走。只得沿著湖邊。北行約有一邁路。見一面瑠瑠。茫無涯際。眾人齊道。這里行了。武安乃會齊眾人。高聲喝令道。一不許乘興銜能。故為冒險。二不許擅離隊伍。任意遠行。若有失路者。余與俄敦。必在此間。終始立等。三各人聞吹號筒。必速歸來。此處各人答應一聲。即跑下湖來。穿了冰靴。一見俄敦發了號令。便在冰面東奔西跑。電運星馳。兔起鶻落。可不快煞人也。杜番與格羅士。素稱精於此道的。誰知強中有強。那佐克走的圈線。曲線。縱橫馳驟。圓轉自如。比他兩人更為熟手。喜得眾人拍手喝采。杜番自覺沒趣。忙走出界線。跟著格羅士道。君不見那處有一羣水鴨。格羅士看了一會道。是在那邊灘上。杜番道。惟我與爾。照例帶得鎗來。查往取之。格羅士道。好是好。奈何武安不許我們離隊遠行。杜番道。請你勿再說武安的名字。快跟我來。說着便走。那邊武安俄敦。正在看得得意。忽見兩人忽忽往那邊跑去。不堪詫異。武安道。他們將往那里。俄敦道。莫非照見什麼動物。要往捕他。言論間。見那兩人早變了兩點。小黑影。忽然不見了。時方正午。等至日沒。尚有許多時候。本不慮他們迷路。不能歸來。惟是日來空氣。驟

息劇變。風向偶轉。不難降雪。或者噴起霧來。眾人當心候着。時辰表剛報兩點。忽見薄霧霏霏。漫天而來。不及片時。早把湖上罩得暗淡。武安跌足道。我早已防到如此。所以豫禁各人離隊遠行。今在此五里霧中。他們怎能尋得歸路。俄敦道。且先把各人召還。再作道理。說着吹了號筒幾聲。各人早已奔集。更輪流接着號筒。吹了一會。以為他兩人聞了。定必發鎗答應。各人傾耳聽了多時。仍是寂然無聲。各人正在張皇。見那霧氣逐漸濃厚。隔二三丈的距離。就連人都認不清楚。俄敦道。怎生是好。武安道。我們想個法兒。盡力營救他罷。我想選一位跟着他的去路。吹着號筒尋去。使他們聽見。說猶未了。巴士他道。此計甚妙。請派我去。又有兩三位童子。齊說我去。武安道。你們不用爭了。我自去。佐克聽說。遽進前道。哥哥。這個差事。還是派我辦去。較為的當。因為冰上行走。本是我熟手的。武安望一望。佐克說道。是了。佐克就派你去罷。你且行且吹。我們聽見。必定發鎗相應。你必要留心聽着。佐克答應。拿了號筒。便走入霧裏去了。過有半個時辰。不特杜番格羅士兩人。渺無影響。連那尋去的佐克。也都沒有動靜。沙昆道。恨無火器在這里。武安道。正是。正是。快跑回洞去。連發鎗炮。使他們好知本洞所在。眾人發足。飛也似的。不及三十分鐘。跑了三邁許路。早歸到法人洞來。平時雖是愛惜彈藥。如珠如玉。今也貴人賤物。絕無吝意。快裝填了兩門大砲。連珠轟發。每發一聲。響震數里。可恨湖上寂然。依然無甚消息。至五點鐘時候。忽聞北東一角。驟有兩三發鎗聲。眾人大喜。復連發大砲。少選見有兩個人影。自重霧中走來。眾人高聲騰呼。那兩人早已到了。只是杜番格羅士。却不見了。佐克兩人說。我們并未聽見他吹號筒的聲音。……原來杜番兩個。在北方徘徊。佐克却向正東尋去。所以兩不相值。……武安聽了。心中着急。眾人也想着天氣這

麼冷倘佐克尋不得歸路。在雪中露宿一晚。恐怕九死一生了。人人相對無言。呆呆等着。不覺暮色蒼蒼。轉盼之間。湖上沈黑起來。眾人商議道。這樣昏昏夜色。莫如舉火為號。議定。韋格巴士他沙昆等。忙將槁木枯柴。移堆濱上。正擬點火。俄教急止住道。不要忙。你們且看那里。似有甚麼東西搖搖動動。說着把千里鏡遞與武安。武安向着北東方。注視一會。歡喜道。謝天謝地。果是他。果是佐克。童子們一齊歡呼。見那佐克尚在半英里以外。惟是他穿着冰靴。走的快。眼見他向這里奔來。漸看漸近。巴士他忽然大叫道。似有一個什麼東西。跟着他跑來。俄教舉首一望。見隔着佐克二丈來遠。果有兩個黑影。跟着跑來。忙說的是什麼。巴士他道。這不是人。韋格道。不然。像是個走獸。杜番提了鎗。喊了一聲。狼便一溜煙跑去了。正是。同是天涯淪落客。脚憐我我亦憐卿。

要知詳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巨熊石四童子折居
陷霖林一美人歸卧

卻說杜番提鎗一溜煙跑向佐克那邊。連放兩發。眼見那兩個動物。吃了一驚。轉身便走。童子們離遠認得他是個老熊。不禁股栗。想著自到這島以來。沒見過一個猛獸出沒。今此兩熊。應是乘著冰塊。從別處渡來。果然這島定距大陸不遠了。童子們如此想著。佐克早已走到各人道了喜。佐克也將前後情形告訴各人。說當時向著東方。追踪杜番兩人。在重霧中。左右跑了一會。不覺自己也迷了方向。不辨歸路。正在傍徨。忽聞砲聲隆隆。知是兄弟們發的號砲。便跟着聲浪。狂奔回。不料行至半途。回頭一顧。正見那隻老熊。向自己這裏追來。不敢怠慢。飛足快走。可幸走冰工夫。我是熟練的。纔得與那東西常隔著十

來丈遠。這也算不幸之幸了。萬一跌了一交。這時候。我的身體。怕已在那畜生肚子裏。怎能復與諸君相見呢。大眾嘆息一會。便返洞中去。武安至洞口。偶一回頭。不料與跟着進來的杜番打個照面。便道。杜番。余戒各人勿離隊遠行。你只是不依。至鬧了這些狼狽。贏得我們當心。這是不肯不責你的。但你能捨身冒險。救了舍弟。急難。這高義深情。我也甚為感激。永不敢忘的呢。杜番只說一句。這不過是我的義務。見武安伸手。正欲與他拉手。卻裝不見。竟入洞中去了。原來杜番武安兩人。自去冬以來。屢次反目。雖經俄教百端溫解。仍是不依。自從這日之後。杜番不知自責。卻反因羞成怒。除喫飯之外。不喜與大眾團坐。每率著他的三個黨人。別蹲在洞內。一隅聚首密語。一日武安瞧見。指示俄教道。瞧他們情形。定是有什麼陰謀了。俄教道。他們縱有陰謀。也未必敢叛君。因各人不肯舍君。而從杜番。他們也是曉得的。武安道。我疑他們打算要離這里。別尋去處。因昨日曾見韋格。自將坡陰地圖。摹寫一分。想他們心中不服。都是因我而起。不如我辭了職。讓給足下。或杜番。或可遂了他們的心願。不至別生風波。足下以為如何。俄教忙道。不行不行。足下何為遽出此言。若如此。足下何以答諸君選你的盛心。更何以盡你對諸君的義務呢。武安只得無言。至十月初旬。暖氣初回。湖冰遠泮。洞外運動。正可自由。一夕杜番忽糾黨人。向大眾說。欲自去此洞。俄教聞說。大驚道。你們想棄了我們。不復居此麼。應道。不是這麼說。不過我們四人。欲與諸君暫時別居。巴士他道。為甚麼呢。杜番道。分居之後。彼此可以自由。實而言之。就是我們不喜居武安的治下。武安道。四君不滿意我。究為甚麼事情。可得聞麼。杜番道。非為別故。只覺得你沒有統治我們的權利。我們都是美國人。前次總統。既舉了美國人。這次又舉了法國人。將來不又要舉莫科麼。俄教道。杜

番我勸你莫要這樣認真。杜番道：我是認真的。我自熱心的。別個我不知。我們四人在那別國人的治下。實是一刻不能忍耐的。武安嘆口氣道：你們如此。我也沒有法兒。就讓你領着韋格乙。善格羅士。任意別尋去處。這裏的公共財產。你們也可把自己分內的帶將去。俄敦見四人主意已定。不少復動。傲然道：我只祈禱你們他日別後悔罷了。各人無言而散。至初十日清早。杜番等四人檢了長鎗兩枝。連發短鎗四枝。斧二柄。彈藥若干。漁具數事。定南針一個。毛布數張。又帶了樹膠造的舢板。及好些食物。告辭了各人。匆匆出洞而去。至紐西崙川畔。見莫科早已曠着舢板。在此等着。俄敦武安率眾童子臨崖相送。不覺悽然。那四人雖則性情執拗。到此也有依依不捨之意。解纜揚帆後。頻回頭盼望。不覺早已渡過前川。莫科告別了。仍回法人洞去。四人商議道：前數月聞武安說所探出的欺騙灣。有巖穴。有森林。今我們移居那裏。不怕飲食起居不能自由。又去法人洞。不過十二邁路。與他們通消息也甚容易。商量定了。便循着南澤而行。行了五邁餘路。已到湖之南端。時已交酉刻。只得在此弄晚飯喫了。一夜無話。翌早登程前進。忽逢着一個沙丘。登峯一望。但見後面湖光如鏡。前面沙丘起伏。綿亘甚遠。復向前進。一登一降。兩足甚勞。十一點鐘到一小灣。喫了午餐。停息一會。自此折向東北而行。但見樹木森森。不辨前路。林中見有駝鳥。獵馬。獵加里鷓鴣等。出沒甚多。各人不勝之喜。至六點鐘到了東方川。見灣頭草叢尚存燒痕。知是武安等從前在這里餐宿的遺跡。翌早渡了川。跑入左岸林中。向東而進。所過之地。或則泥濘斷道。或則荆棘沒身。須用斧頭鋤去。纔得通過。那種艱難辛苦。自不勝言。比出林來。天早黑了。等至翌早。走出濱邊一望。但見汪洋千頃。只有一輪旭日。湧出東方。其外一無所睹。杜番道：雖然如此。我却信本島必與美洲大陸

相近。若有船隻要赴智利秘魯。想必取路本島東方。經過這裏。我決意和諸君卜居於此。以候佳音。武安雖名這裏作欺騙灣。我料他斷非始終欺騙我。不久當有船隻經過呢。是日四人在濱邊徘徊。至暮。登巨熊石一望。依然雲水茫茫。並武安往日所看見的白點。也沒有影兒了。石下有一水灣。杜番因呼他作巨熊港。既尋出一洞。頗適安居。晚飯畢。會議後事。擬將法人洞所應得財產。託莫科用舢板運來。因陸路崎嶇。行走不便。商議既定。杜番更提一議道：我們此次上法人洞去。宜乘便沿着海濱。一勘北部。各人都贊成了。一宿無話。翌早起來。飯罷。即向北方進發。凡行三邁許。一帶亂石。連接不斷。惟左方林際。有一沙路。廣可十丈。及行至亂石盡處。見有一條小流。橫截進路。此流仍是由家族湖流向大海的。杜番因名他北方川。四人在此喫了中飯。即濟川。在川畔密林中。徘徊一會。正擬再返濱邊。格羅士俄停足道：你瞧。杜番你瞧。那裡杜番向格羅士指處一望。見有一巨獸。在灌木叢中。左來右往。因命乙善韋格等著。便俯格羅士潛行而往。至相距約有十丈。兩人齊聲發鎗。奈那巨獸皮厚異常。彈不能貫。只吃一驚。轉身便跑。須臾不見。杜番認得他叫做鑽。南美河邊不時出沒。不害人。也不為人所用。四人更不恨他。逸去。仍向前進。沿路茂林。多是山毛櫸樹。彼等因名這裏為山毛櫸林。是日凡行九邁路。去本島北濱。還有一半路程。翌早即十月十五日。天氣乍變。動則有暴風雨來襲之勢。四人捷足而行。風愈吹愈緊。至下午五點鐘。忽見幾道電光。在頭上飛閃。繼而霹靂之聲。連珠劈耳。淒涼景况。慘不可言。四人知所向之地。相去不遠。不屈不撓。鼓勇奔進。至八點鐘。忽聞一種風濤之聲。自隔林而起。知已近海濱。更飛腳急跑。到茂林轉處。見有一帶沙嘴。橫在眼前。雪浪滾滾。卷舒其上。時天色漸黑。數百丈之外。便不能見。四人欲趁夜色未深。一睹

海面情形向沙嘴進行。韋格在前。忽停足指著前頭一塊黑影。回顧後來三人。張口無語。眾人凝眸一審。見相距十餘丈。有一舢板被風打上。右舷膠着沙灘。敬立不動。離舢板約有一天之遠。潮水已退。留下海藻一堆。分明有兩個人體。僵臥其側。不禁驚絕無言。如石像一般。股栗呆立。少選驚魂定了。始放膽進前。至相去還有四五丈遠。眾童子忽然渾身打戰。恐怖萬分。不暇管那人體是個死骸。還是個生氣尚存的。驀然翻身遁入茂林中而去。只見四面濛濛。不辨咫尺。並方纔閃的電光。都絕迹了。但聞風聲濤聲。吹折樹木聲。飛砂走石聲。遠近四方。互相呼應。可不害殺人也。四人在一大山毛榉之下。相抱而立。不敢交睫。不獨關心那天氣開到怎樣。心中猜疑著那舢板。不知是從何處來。那兩個遭難之人。又不知那裡人氏。但是彼等既可漂至這里。然則去本島不遠。定是大陸。或有別個島嶼了。比及夜半。風聲漸弱。略可得語。四人就把這個問題。議論起來。不時間那遠處隱約似有人聲。眾人疑那兩人之外。更有生存的。在這濱邊彷徨。再三傾耳追索其聲。這會便不聞了。只覺風起濤湧之聲。猶未息耳。童子們知是自己幻聽。又恨方纔不再進前。熟查那舢板及那人體的情況。須要再往。又是長夜昏昏。無從分辨。去亦無益。只得等至東方初白。風勢少衰。舉頭一望。見空中斷雲低壓。飛來飛去。知是天將大雨。恐為暴風所捲。握手相扶。漸到濱邊。先尋舢板所在。見比昨夕。更被風打上數丈。那海藻遺迹。仍在沙上橫着。可恨遍索一會。都不見了。那兩個人體。四邊細認。又無足跡。嗟海水無情。定把他拖向龍宮去了。韋格道。可憐可憐。他們或尚有一縷生氣。也未可料呢。杜番登石上一望。惟見白浪如山。水天摩盪。復回到舢板旁邊。仔細一檢。原是一隻傳馬船長約三丈。橫帆碎折。右舷已壞。船中只有斷帆斷索。零落散亂。食物廚具武器之類。一無所有。

搜至船尾。見有數個文字。玲瓏可認。寫著「舍比龍號舊金山」等字樣。知是他母船的名兒。及其所屬的地方了。今且按下四人。不提。卻說法人洞各人。見杜番四人去後。鬱鬱不樂。武安尤為納悶。俄敦百方解慰。道。武安。你勿過慮。杜番雖然剛愎。等不到來冬戒寒時候。他定要再還這裡來。因為俄敦見往年守冬時候。如許人多。通力合作。尚覺艱苦。萬分。况杜番等今止四人。料他斷難支持了。抑童子們等。至來冬還要在這荒島過活麼。將始終不得外援麼。太平洋這邊。到底無船隻經過麼。惡蘭岡上所樹暗號。究竟無人看見麼。一日武安與各人談及此事。道。惡蘭岡上所樹暗號。不過高出海面二百尺。船隻非駛至極近。不能望見。近日我想出一計。幸我們有許多帆布。若用來造一大紙鷂。放諸空中。可能升至一千尺以上。如此。雖在遠距離之人。也可望得見。諸君以為如何。眾人聞說。都贊成了。因命巴士他趕速製造。至十四日。果然造成一八角形的大紙鷂。縱橫約有丈餘。儘可負一童子騰空而上。知如許大的紙鷂。非人力所能操縱。決議用絞車盤伸縮繩索。十五日各人早起。擬一試。放及出洞外。一瞧見天色不定。料有暴風。只得作為罷論。是晚果如所料。飄了一夜大風。翌早風勢漸衰。比及午後。天氣復常。童子們歡天喜地。走出洞外。正準備試放紙鷂。忽見獵犬符亨。望空吹了幾身。縱身一躍。竟向茂林中奔去了。武安道。符亨不知又作甚麼了。俄敦道。想是聞着甚麼動物的氣味。武安道。不然。他的吠聲。與尋常有異呢。沙昆道。請往察他動靜。武安道。先拿鎗來。話猶未了。沙昆佐克早轉身跑回洞中。取了鎗來。武安同俄敦帶着兩人。循着符亨走的路徑。跑進陷霖林南端。遙聞符亨仍在那邊作喚人聲。四人行未及數丈。見符亨在一大松樹下。昂首直立。更定睛看時。只見一個死骸。橫卧樹下。四人嚇了一跳。再鼓勇上前。就近一認。見那死骸身

穿麗服肩搭半帳雖然顏色憔悴面帶愁痕却是個天姿國色的二八麗人俄敦鞠躬把他心頭一按不覺失叫道你們來瞧正是

天涯何處無芳草 身世依然是落花

要知那人是生是死且等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輕無量劫弱女陳情 感再生恩故人握手

話說俄敦見樹下倒着的美婦人心頭尚有微溫忙呼眾人上前一看道我料他不過疲極或是餓極所以一時昏極說猶未了佐克忙跑回洞中取了餅乾白蘭地酒來了武安急將女子扶起灌下幾滴白蘭地轉瞬間便見這女子身子微動鳳眼半睜望着各童子呆呆看看佐克早將餅乾遞上女子一氣嚥下呼吸漸強可知他原知餓極不能走動的了畧停一會女子操英語說聲多謝各位正欲起身為禮不覺又倒將下去童子們自到本島以來除了同難的十五人之外並沒見過半個人影今見了這女子又可憐又可喜忙將他扶進洞來令在床上將息其餘各童子也俱回來輪流服侍沒有兩點鐘功夫這女子便回過氣力來可以自由說話童子們逐細問明他的來歷始知他叫加雅蘭乃亞美利加人久在紐約首府念書一個月前同着顯氏夫婦欲到智利訪親到了舊金山適有一商船舍比龍號正要開行前往智利問肯了船長陀魯拿遂搭此船而行此船除船長之外有大人二火各一人水手八人主客合共十四人自舊金山展輪後行了十餘日有一水手名倭東的忽起不良之心煽動各水手作反一夕出人意竟將船長大火及顯氏夫婦四人用鎗轟斃遂將舍比龍號奪了見加雅蘭是個弱女知無能為又有

一水手名福倍的勸各人勿妄加害遂得幸免二火名伊範年紀在三十前後原是溫良之人斷非預此奸謀惟各水手念着并他殺了這船就無人駕駛只得留他一命齊他依舊供職這是十月八日之事當時離着智利海岸尚有二百邁路程各水手本擬奪了此船往來南美及非洲諸國以潛賣人口為業因此遠過賀倫岬正欲駛赴非洲西岸行了三日比及夜半忽然船上不知何故發火眼見煙焰冲天愈燒愈烈料無可救有一水手欲求生路一躍入海就不見了其餘水手七人僅攜得食物鎗彈各少許忙下舢板因加雅蘭及伊範兩人苦苦哀求他們這時也別有他心事只得答應了這舢板在海中漂流了兩晝夜俗話有說禍不單行可巧遇了一場暴風把船上檣帆都吹折了再不能操縱自如自此日日夜夜隨着風潮蕩來蕩去終流至這個自亞曼島北濱正是前日即十五日薄暮也時船中各人因連日疲勞又無食物氣息奄奄像個死人倒在船上及這船將近灘頭忽有怒濤一座從船上掠過竟將水手六人捲將去加雅蘭同着兩人都被打上灘來初猶記得在沙上展轉無何昏絕不省人事俄頃醒來開眼一視見那兩人也在那邊倒着這時氣力全無欲行行不得只得仍在船底臥着靜思後事至侵曉三點鐘忽聞聲然足音自那邊而來側耳傾聽不料正是方纔被浪捲去的倭東及武蘭普妻三人幸得泗水逃還急來這裡覓船見他暗中摸索忙將昏絕沙上的福倍及貝克救醒了是時風濤之聲雖猶猛烈可巧他們正在加雅蘭頭上相語便聞福倍道這裡是甚麼地方倭東道還不知道我們總向着東方找個有人的去處罷貝克道我們的護身傢伙倭東聞說即向船中抽了拿出鎗五枝彈藥在干道在這處幸未被海水濕了又聞有人道伊範怎麼了

伊範情願不情願。總要他跟着我們去。福倍道。加雅蘭怎麼了。也得無事上陸去了麼。倭東道。加雅蘭？我們這會。更不須懼那婦人了。我們打上這裡之時。遙望着他被浪捲去。怕已在大魚腹中了。貝克道。妙哉妙哉。因佢太知我們的底蘊了。倭東道。萬一渠未沈死。我也不肯放過。使他長知我們的密事。加雅蘭聽至此語。不禁發戰。見他們將船中所存食物少許。及紙煙若干。各人分攜了。扶着福倍貝克向東方去了。加雅蘭始振刷精神。起了身。指着他們的反對方向。摸索而行。時潮水漸長。將到加雅蘭臥處。若使再遲半刻。恐再被海水吸去。加雅蘭信步而行。不知不覺。入了陷穽林。向着家族湖南端而進。途中僅拾野生果實而食。數日以來。疲困已極。至此加以枵腹。至昨日下午。不覺倒在一大松樹下。直至今天。纔被符亨發見。道各人前來救了。加雅蘭把前後情形。述了一番。各人聽得呆了。面面相覷。久不則聲。想着六個兇漢。同着一個捕虜。同到本島。他們都是豺狼成性。殺人不敢眼的。若使他們知了法人洞所在。必來強奪了。虐待我們。強要替他服役。或要屠殺了。各人愈想愈為寒心。武安轉念。更為杜番等四人擔憂。因恐他們不知倭東等到了。倘或被倭東等撞見。定然遭了毒手。因提議欲自往尋杜番等。告以此事。勸速返洞中來。俄教道。君欲自往麼。應道是。俄教道。怎麼樣。武安道。與莫科駕一小舟。仿往日一樣。濟湖湖川而去。幾時動身。武安道。等至今晚。不見人影的時候。佐克道。哥哥我也一塊兒去走一遭。武安道。不行。那隻小舟僅容六人。歸來的時候。還有他們四人呢。是日各人蟄伏洞中。不敢出門一步。也把眾人漂流顛末。告訴了。加雅蘭。加雅蘭驚嘆不已。誓言自今以後。也願隨着童子們做個生死之交。至喫了晚飯。自鳴鐘已打八下。天氣就沈黑起來。武安莫科。各佩連發短鎗。腰刀各一。別了各人。潛到紐西倫川。解纜而行。無

何出了家族湖。可喜正值順風。舟行如駛。不上兩點鐘。就行了六邁餘路。剛到小丘之下。風已全息。不能復恃帆力。竭力鼓櫂徐徐而行。但見岸上寂然。不見一點火光。不聞一鳥啼聲。至十點半鐘。駛進川口。莫科一人獨掉。武安坐在艙上。左右張望。走不上半里。忽見莫科走近武安身邊。執手指著一處。戰戰兢兢。更說不出一句話來。武安舉頭一望。見相距約二三十丈。有一道赤光。在樹罅掩映。不禁失聲道。那顯然自個露宿的大亮。但不知是倭東等。還是杜番等。莫科快泊船罷。莫科道。主公。我也要一塊兒上岸去。武安道。不行。我單身前往。容易令他們瞧不見。說著。船已拍岸。武安一躍而登。右手拔了腰刀。左手持了短鎗。悄悄的望著火光而進。行將走近。忽見前面灌木叢中。有一團黑影蠢蠢而動。那黑影突然大叫一聲。躍身前進。原是個亞美利加虎。同時聞有人呼救命。武安認得是杜番聲口。原來杜番等。因遇了前晚的事情。忙走回巨熊石下。擬由別路再返法人洞。把這事情告知各人。不意行抵湖畔。天色已晚。只得在此停宿。三人早已沈沈睡去。杜番獨自舉火守夜。疲倦之餘。正思假睡。不料那隻猛獸突然來襲。不及持鎗。只得空張兩拳。奮力與鬥。韋格早已驚覺。忙拿了鎗。走到杜番身邊。正擬轟發。說時遲。那時快。自那邊忽走出一人來。高聲大叫。且勿放鎗。韋格正在驚疑。武安早現身在虎背後。儘力撲擊。那虎急舍了杜番。轉身向著武安撲來。武安將身一閃。舉刀一畫。正中虎項。見他倒在地。上滾了幾滾。就不動了。時乙。韋格羅士都醒了。走來。同著杜番。韋格走到武安身邊。一看。只見武安左肩為虎爪所傷。鮮血淋漓。滴下。韋格道。君為甚麼深夜到這裏來。武安道。且慢說原委。你們但跟我這邊來。快一點快一點。杜番熟視武安肩頭血跡。不勝感激道。不要忙。我不謝君高義。不能隨君而去。君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武安道。使君

與我易地也。當是這樣。且勿多說。快跟我這邊來。韋格忙拿出手巾替武安繃了傷口。武安把倭東等事情大略說了一遍。且道：今正大難臨頭的時候。十五人協力同心。尚恐不濟。何況析居分勢。更難禦侮。所以星夜潛來。欲迎諸君回洞。共講防守之策。又道：方纔我止韋格勿發鎗。正恐倭東聞聲踵至。不利我們呢。各人聞了。大驚失色。杜番見武安懇切周到。事事為着自己操心。且感且愧。早把平日倨傲之心都消滅了。不禁握着武安手道：唉。武安君真比我強百倍。武安道：杜番別要說這麼話。我今日復得與君握手。真真幸極。君若不答應。同我回洞中去。我斷不肯放手。杜番道：是了。武安我感君情義。自今而後。事事唯命了。我們明朝在這裡動身罷。武安道：不行。我們須趕著今夜回去。明天又怕被人看見了。杜番道：今晚立刻雖然。怎麼樣。武安道：由水路去。那邊川岸。莫科正泊船等著呢。我與莫科本擬直往欺騙灣。及到這裡。望見火光。纔登了岸。是杜番聞說。自言自語道：恰好救我一命。遂跟著武安同下船開行。幸又遇著順風。侵晨四點鐘。早到了紐西崙川口。俄敦等見各人無事回來。不勝歡喜。自此各人相親相愛。和氣一團。杜番雖生平好勝。此次因決意分居。終不得達其目的。其心中或有不快。也未可知。但他自與各人分手。未及數日。便遭了幾場艱險。當其彷徨湖畔林中。應亦自悔孟浪。惟彼素來偏執。故未肯將自己真意告訴黨人。而心中却怨自己自尋煩惱。况又得武安救了性命。所以自歸洞後。性情一變。也不覺敬重武安起來。至於其餘三人。本不及杜番剛愎。經此挫折。更為柔順了。童子們念著倭東等若未離本島。萬一知道法人洞有如許器械糧食。定來強奪。我們都是孩子。怎能與他抗敵。於是各人加意提防。惟務匿跡。不令他們得知。這裏有人。各人問杜番等。自舍比龍海岸……舍比龍海岸。即杜番等初見舍比

龍號傳馬船。那一帶濱邊。童子們假以命名的……返巨熊石之時。曾見倭東等形跡否。杜番道：我們并不看見甚麼。俄敦道：雖然。倭東等向東方進行。是茄稚蘭確見的。杜番道：想彼等只管循着海邊而行。我們原是由山毛榉林歸去的。所以不能撞見。俄敦武安更向茄稚蘭問他。知本島的方位沒有。茄稚蘭道：在傳馬船時。聞伊範說。要向亞美利加海岸而行。由是以談。本島定去南美大陸不遠。但是不知詳細罷了。童子們終日在洞無事。不覺十月垂盡。仍不見倭東等有甚影響。茄稚蘭尚記彼等帶得一斧。身上又各有小刀一口。彼等或靠着這些器具。把傳馬船修補妥當。駛去別處了。惟是童子們非得了實在消息。斷不敢容易出門一步。惟有一日。武安杜番兩人。潛往惡蘭岡。將這號旗倒下。以防倭東等看見。除此之外。便終日枯守洞中。呆呆相對。又恐發鎗。被倭東等聞知。因下令嚴禁。自此杜番等各獵手。更為束手。只覺無聊。幸那陷窰係蹄。每日還有所獲。又昨年設的養禽場。次第繁盛。雖日殺一頭。不慮告乏。所以童子們還不至斷了肉食。其外茶樹砂糖樹。俱近在咫尺。供給不絕。一日茄稚蘭復尋出一種牝牛。不葉形與月桂樹無異。將皮截斷。便有白液噴出。其質良味美。不讓牛乳。又可釀為牛酪。以故童子們雖久蟄洞中。仍不覺有不便之處。至交了十一月。童子們仍不見倭東等蹤跡。意他果然去了。惟未得有明徵。仍不敢在洞外逍遙。武安屢欲自往湖東一探消息。巴士他杜番韋格等。俱欣然樂從。惟俄敦是個深謀遠慮的人。怕倭東等萬一尚在本島。童子們倘與相值。豈非險極。因極意阻止。一日俄敦武安兩人。正在辨論此事。茄稚蘭在旁聽見。遽起身道：武安總統。明兒可否賜假一天。武安驚問道：卿要那里去。茄稚蘭道：我見君等日日如此操心。我明兒欲往北方海濱。照那傳馬船尚在那里沒有。若是在。是倭東等未去本島之證。

若不在。定是他們乘之他去。更不須諸君如許納悶了。杜番道：「這個見解。正是余與武安不時商議。未及決行的。茄雅蘭道：「是麼。雖然諸君是倭東等未知之人。我則不然。我曾與他作伴。縱然與他相值。也不比得君等危險。俄敦道：「你若再落他手中呢。茄雅蘭道：「最大不幸。也不過復陷於當時地位。武安道：「這回十中八九。他們定要取你命了。茄雅蘭道：「我既一次離他毒手。豈真可一不可再麼。若誘得伊範逃至這裡來。君等就可多得一健將了。杜番傾首道：「伊範若有可逃之隙。他定然逃了。俄敦道：「可不是。伊範盡知倭東各人的底蘊。倭東等若得到了不再靠他的境地。勢必將他除了。以絕禍根。這個情勢。伊範本該知道的。今沒見他逃出來。定是無間可乘無疑了。杜番道：「他或經嘗試。再被倭東等追及。遭了毒手了。也未可料。又向着茄雅蘭道：「你若再被他們捕去呢。茄雅蘭道：「我一息尚存。斷不忍再為他們捕虜。武安道：「你雖不肯為他捕虜。但我們也不能許你冒此奇險。你且休息。待我們再籌善策罷。各人想了一會。或說夜中登至極高之處。四圍張望。倭東等若仍在本島。定要舉火。因此便知他們已去沒有。而且他們住在那裡。也可知道了。可惜本島絕無高山。在惡蘭岡頂。湖之東岸。尚望不見。何況欺騙灣那邊。各人聽說只是默然不語。忽見武安拍案大叫道：「妙哉妙哉。有了有了。後人斷取程子詩二句。替其計曰：

道通天地有無外。思入風雲變化中。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解船離佐克勇自供
駕紙為武安爭上達

却說武安聞了登高可以望遠。可惜本島獨無高山的話。正在苦心思索。偶然回頭一看。見洞中那邊正

放著一個大紙鷂。不覺觸起往日閱新聞紙的時候。曾見英國則新聞載著前世紀末年有一個婦人。欲駕紙鷂飛上空中。後來卒得成功的話。今忽想起。不禁大喜。便向眾人仔細說了。求他裁決可否。眾人聽畢。一時答不出來。半晌。杜番道：「這條計策。或者可行。只是這個紙鷂。不過這麼大。究竟能容得我們那一個呢。武安道：「這紙鷂力量不足。不中用。還要從新再造一個。比他更大更堅固的。韋格道：「紙鷂一經放上之後。常能保持他的飛揚力麼。巴士他道：「自然。武安道：「我頭裏想得此計。嫌太奇了。不願意用。他後來細想再無別法。只得說了出來。我想採用這個計策。雖然似險實則非險。只要看那紙鷂的大小。及那風力的強弱。如何罷了。巴士他道：「你打算要他昇至怎麼高。纔合用呢。武安道：「昇至六七百尺以上。定能望見全島的形勢了。沙昆道：「快快照你辦去罷。我也屏居日久。生了厭了。俄敦當時見各人說了許多話。自己却始終不發一言。待眾人散後。潛聞武安道：「閣下真欲試行這個計策麼。武安應聲道：「俄敦道：「你知道他是個極險的事情。沒有武安道：「知道只是依我看來。也未必十分危險。俄敦又道：「吾輩之中。你量來有人肯捨身冒這危險的麼。武安道：「若認定了這個事情。是自己的義務。恐怕足下也不能推辭呢。俄敦道：「然則閣下想着抽簽選人麼。武安道：「不然。這種事情。若非本人心肯情願。斷不能相強的。俄敦道：「閣下意中已有其人麼。武安說聲：「可不是。忙向俄敦拉手。俄敦見他似有深意。也不便再問。自此武安巴士他等專意改造紙鷂。直至七月下午。方纔竣工。竟造成了一個八角形的大紙鷂。看他形狀。是與前次造的一樣。只略加擴大。面積凡六十方碼。可能乘得百三十磅重的東西。只見那紙鷂下頭繫著一個籃兒。深可隱身。是準備舉放之時。令一人安坐其中。單露一臂在外張望。這就可以左搖右擺。也沒有倒落的弊病。又

見籃兒旁邊擊着一條線線之下端。令一人在地下拈着。籃中人拿一鐵環。若下來的時候。將手一放。鐵環沿線而墜。地下人便可會意。當時各人決議。即時單將紙爲試。放若果穩當。明晚便要選人駕上。可幸是晚吹的是西南風。正是放紙爲的好機會。又喜無月色。星晨也少。更不怕被人看見。到了九點鐘。眾人潛出洞外。揀了湖邊一個寬敞地方。把絞車盤裝置地上。再把骨羅船所用的測量繩索捲了。因爲籃兒內沒有人坐着。只得放著約有一百三十磅的沙石。再將鐵環和線子配置停妥。恰好和那有人乘著的一般。才弄妥了。便見杜番巴士他乙。苦韋格四人。擡著那紙爲。走至前頭。約離絞車盤二十來丈。這邊武安俄敦沙毗格羅士雅涅幾個人。持定絞車盤。專掌伸縮繩索。俄而武安發令。叫聲放。那邊連忙答應了。便見那大紙爲乘著風勢。冉冉而上。轉瞬間已騰入雲中去了。這時樂得伊播孫善均土耳其胡太等各年輕的。頓忘了平時顧慮的事情。不住的拍手喝采。無何。測量繩索放至一千二百尺。料那紙爲已能高騰至七八百尺以上。驗那繩索。絕無一鬆一緊的弊病。知道上頭風勢甚強。紙爲又能不傾斜。不掉頭。這已顯出十分成效了。各人忙將絞車盤圍捲。要把紙爲收將下來。不料放上的時候。已不上十餘分鐘工夫。至這回要收他下來。卻不容易。剛費了一點鐘。過外的勞力。這時風力尚強。別無甚麼接觸。只見那紙爲徐徐落下。見他恰可落在原處。眾人不覺再復歡聲喝采。試驗已畢。各人商議歸洞。正等著武安傳令。只見武安低首沈吟。一言不發。俄敦忙走上前執手語道。夜已深矣。請歸洞去。武安道。不要忙。俄敦杜番。余有一事要和諸君商量。杜番忙道。什麼事。你說。武安道。今晚試放紙爲。已見十分成效了。這實因風勢不強不弱。常有一定的力量。且風向無變。故能至此。這樣機會。實難再得。明晚天色如何。不可逆料。

只得呆呆看着。更不則聲。便見武安別了大眾。端坐籃內。雅涅拿著通信線的下端。立著無何。喝令一聲。巴士他韋格格羅士沙昆等忙把絞車盤的繩索伸放。只見武安隨著紙爲冉冉而上。頭裏猶可望見。轉瞬之間。就連影兒都不見了。眾人在下頭舉首看著。喜的那紙爲和前次放的時候一樣。不傾倒。也不掉頭。武安坐在籃內。兩手緊拿垂索。也不甚覺危險。及愈上愈高。空氣漸乏。只覺籃兒有一點震動。傳到身上。就似骨節都會作響的一樣。不上十分鐘功夫。忽覺籃兒一觸。像似碰著甚麼東西。知道是地下繩索放盡了。武安一手拿著千里鏡。向下頭一望。但覺得湖水石壁茂林。都隱在冥冥之中。認不出來。只見本島和四邊滄海。略分異色。隱約可辨。又見北南西三面。都被密雲封了。一物無睹。再轉眼東方。喜的雲開天露。見有三五疏星。燦然閣裏。忽見有一道赤光。低橫地上。計其距離。約在數十邁外。心中想道。或者那邊果有大陸。陸上又有大山。不然怎麼能放出這樣大光來呢。正想著。忽然觸起在欺騙灣所見的白點。方再熟視。忽見相去五六邁近處。又有一道火光冲上。武安心中叫苦道。不好了。那裏不是欺騙灣的左近嗎。那火光定是倭東們在茂林中燃著的。想著不禁呆了半日。知道久留空中。也是無用。忙將手裏拿著的鐵環一放。見他旋旋轉轉。不一會就落在雅涅的手上。眾人正在疑惑。等著得了鐵環。暗號忙把絞車盤逆轉。這時風勢加強。風向漸轉。紙爲屢欲掉頭。那繩索一張一弛。更難收將下來。經了一點四十五分鐘之久。看那紙爲正距地上十來丈。各人舉頭認得武安無恙。纔略放心。忽有一陣狂風吹過。號嘯之聲。方猶未了。忽見拿絞車盤的杜番巴士他韋格沙昆格羅士乙善六個人。一齊翻倒地上。各人連忙站身起來。瞧了絞車盤一眼。不禁失聲大叫道。不好了。原來方纔那陣狂風。早把那繩索吹斷了。可

憐武安乘著那紙鳶在這晚昏天黑地之中。效著列子御風而行去了。正未必

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呢。雖然不讀下回無從知他究竟。

第十六回

燕子重來空疑喜報
狗兒一吠作合救星

卻說童子們見紙鳶的繩索被風吹斷。把那武安不知流到那兒去。不禁齊聲大叫武安。叫了半日。還沒影響。嚇了各人面如土色。相對歎戲。約有二十分鐘工夫。忽聞湖邊有人大叫諸君。只見佐克叫了一聲哥哥。飛也似的跑去。眾人隨後趕着。忽聞暗裏有人喘聲道。倭東們尚在尚在這島。這就是武安見了各人所說第一句的話了。……原來紙鳶斷線之時。武安覺得自己身體漸向地下落去。可幸那紙鳶的作用。和那輕氣球所用的大傘一樣。被風架住。不急墜下。搖搖曳曳。將到水面的時候。武安急忙縱身一躍。跳入水中。因水登岸。這時那紙鳶離了武安。忽再輕颺空中。自向東方舞去了。……武安把前後情形詳述一番。各人悲喜交集。歸到洞來。已是十二點鐘時候。分頭睡去。因為是日疲勞太甚。直睡至翌早。日高三丈。方纔起來。於是共集一處商量後事。……卻說倭東等到了本島。已經半月。尚無去意。這定是他們沒有器具修整破船。不然或者船太破損。雖有器具也修不來。只是他們雖尚未去。也不見他們踏勘全島。覓一安居的地方。可見他們無意築室。作久居計了。這樣看來。武安在空中所望見隔海的大光。定是離本島東方不遠的。就有陸地。倭東們知道了。所以沒有久留本島的意思。果是本島非一孤島。乃距大陸若羣島不遠的一個無人島了。這個問題。雖則重大。祇在目前。卻非緊要。因為目前的緊要

問題。就是對那倭東們的法子。他們現在東方川口。倘或再一轉步。出到湖邊。就容易搜出法人洞來了。童子們大衆商量了一會。恐怕倭東們看見了。因此立定計策。忙將那廐舍養禽場。及洞前洞後的門口。所有礙眼的東西。盡行除去。自此終日。蟄居洞內。不敢出門一步。那湖畔廣場。更不消說。自是無人敢去。頑耍的了。可憐童子們。這麼樣惶恐的時候。又偏遇那最年輕的胡太。害了一個大熱症。十分危重。俄敦把骨羅船拿來的藥箱。拿了出來。雖防有誤投之弊。也不得已。把自己知道的。細心選了幾種。熬給他喫了。餘外各人都盡心服侍他。尤幸那茹雅蘭原是個婦人。又比各人年紀長些。日夕在他身邊。親切撫視。恰似慈母待愛子一樣。因此胡太的病。不日就減了好些。各人纔畧安心。轉眼已交十一月。連日陰雨。至十七日新晴初放。暖氣驟加。林滴茂翠。百花亂開。南澤羽族。翩然歸來。一日沙昆網取小鳥數頭。見其中有一燕子。頭上繫着一函。各人且驚且喜。以為定是別人送來的覆音了。誰知打開一看。仍是原書。不免大衆失望。是月二十一日下午兩點鐘。杜番獨在紐西崙川上。那樹陰垂釣。忽聞湖畔好鳥成群。嚶嚶相喚。俄向東方翔去。飛至對岸。漸結成一黑團。仍嚶嚶相喚。忽投落長草灌木那裏。就不見了。杜番看得親切。早知那裏定有甚麼動物的死體。忙跑回洞去。帶著莫科。同撐了那小艇。渡川登岸。把鳥類逐去。細檢草叢。見有一小獵馬。死在地下。鮮血淋漓。一按其體。尚覺微溫。杜番道。這定是中鎗而斃的了。莫科答應道。這兒有憑據。說着用小刀割開傷口。取出一彈。兩人知是倭東們所打的。不敢怠慢。忙奔回洞中。告訴各人。各人道。我們不時傾耳靜聽洞外消息。曾不聞發鎗的聲音。那獵馬定非在死倒的地方被打的。但驗他的傷口太重了。料他被傷之後。斷不能再跑。路然則他又不在很遠的地方被打的。也可明白。總

是倭東們循著東方川。曾到南澤一帶。漸漸逼近這裏。是無可疑的了。童子自從那日更為放心。不下沒精打采的。呆呆度日。二十四日清早。俄教武安欲在紐西崙川對岸湖邊。至南澤之間。選一狹路。築一矮壁。令杜番們射手。伏在那裡。以防倭東們自東方侵來。兩人相携到了對岸。正欲進入茂林。武安前行。忽覺靴底觸著一件東西。估量是介殼之類。沒曾留意。俄教繼至。停足拾起一看。道：「等一等。武安。武安道：甚麼事情。俄教道：你瞧。這不是個磁器烟管嗎。我們沒有喫烟的。這定是倭東們遺失的了。武安道：或是坡陰的遺物也。未可知。俄教道：不是煙味。還新呢。看來定是這兩日纔丟的。武安接來一驗。見果有煙味。兩人連忙跑回洞來。把方纔所見的事情。告訴各人。又吩咐各人。格外用看守。豫備開戰。日裏頭派一人在那石壁上頭四處張望。夜裏頭。又派兩人守着洞前洞後。把大門緊閉著。又用許多笨重的東西。塞住了門內。放著兩門大炮。又把所有的長鎗短鎗。分派各人。滿填彈藥。以備臨時之用。童子們準備妥當。等至二十七日清晨起來。只見密雲低壓。雷聲殷殷。看來便是開天氣的光景。到了晚上九點鐘。只見電光爍爍。從那窗兒閃將入來。那霹靂之聲。又不住的在頭上作響。幾乎把那石壁都震倒了。直至十二點鐘。雷電少息。忽然大風大雨。像似千軍萬馬。洶湧而來。這時胡太土耳其播孫善均們。從被窩裏伸頭一張。俄教們各年長的。把既開出風雨來。便不足害怕的話。安耐了一番。正欲分頭就寢。忽見那獵犬符亨昂首怒目。走到門邊。爬個不住。又忽低頭喘吠。杜番見這個光景。忙向大眾道：「看符亨這樣作怪。外頭定有什麼影響了。」眾人聞說。各年長的。忙從架上拿了洋鎗。磨拳擦掌的。等著接戰。杜番在後門。莫科在前。門帖耳靜聽了一會。見外頭沒有什麼消息。只是見那符亨仍然咆哮狂躍。忽聞相隔百來丈遠的地方。

轟然發了一聲。認來不是雷鳴。各人不禁面面相覷。一言不發。杜番巴士他韋格格羅士四人。連忙伏在門後。把洋鎗的機關開了。等不上五分鐘工夫。忽聞門外有人大叫救命。直奔向本洞而來。這時茄雅蘭正在門邊站着。聞了那個聲音。忙道：「這就是他。武安道：他是誰。茄雅蘭又道：開門罷。快開門。讓他進來罷。童子們聞說。連忙開了門。只見有一個大漢。滿身淋漓。闖將入來。一轉身。忙把門關了。傾耳聽了一會。見外頭無甚消息。始進至洞裏中央。向各人瞧了一眼。道：「果然都是妙齡童子。各人見茄雅蘭讓了那大漢進來。又見那大漢這樣光景。正是事出意外。茫然不知所為。各人舉頭呆看著那大漢。只見他身材高大。肩橫胸闊。兩眼若電。態度毅然。一望而知為聰明正直的相貌。年紀約有二十七八歲。可憐他沒有剃刀。那臉上的胡鬚蓬蓬。幾乎把他的真面目都遮住了。茄雅蘭連忙上前告訴各人道：「他就是我常說的伊範。又忙向伊範握手。伊範見了茄雅蘭。喜容滿面道：「茄雅蘭。你尚生。茄雅蘭道：是我幸得無事。投在這裡。這都是皇天有眼。既救了我。如今又救了你。又道：你今日得到這裡。真是神推鬼使的一樣。這就是天公憐愛這些童子。叫你來打救他的了。伊範點頭。又看了各人一會。不禁嘆口氣道：「可恨這裡十五人之中。可以執兵自衛的。不過五六人。武安聞伊範說出這話。連忙問道：他們就要來掩襲我們嗎。伊範道：不然。目前還沒有這個事情。各人聽說。纔略放心。因拿出一套衣服替伊範換了。又叫莫科快弄了好些食物。再斟了幾滴拔蘭地。給伊範喫了。伊範謝過了童子們。飲食畢。等元氣回復過了。便把自己到了本島以後的經歷。從頭至尾。向著眾人說道：「那日。那傳馬船被風吹到岸邊。忽有一個大浪打來。把我們六個人一齊捲到海心。可幸各人都熟水性。好容易島至海濱。走上岸來。卻不見了那船中那兩個人。各人

以為船推蘭是個婦人。無氣無力。一定是葬了魚腹。無可疑了。那時正是夜裏頭七八點鐘時候。我們在濱邊傍徨一會。至十二點鐘。始見那傳馬船在沙灘上橫着。杜番聞說。擗口道。那晚我們見有兩個人臥在船旁。像似死人一般。等至天亮。再往一看。卻沒見了。伊範又道。等我說下去罷。我們當時以為福倍和排克定是死了。不意後來在那船邊。見他兩個正昏昏睡着。倭東們忙把他喚醒。因拿了船上所有的食物軍火等件。便跟着海邊而行。那時祿屈不見了。船推蘭正和各人談論。倭東就說出船推蘭定是溺死。不足憐憫。卻是我們的幸事的話。我當時從旁聽着。心中十分納悶。知道他們待我原和船推蘭無異。既到這裡。他們用我不着。定是計較要把我除去的。又向着船推蘭道。那時候你在那裡呢。船推蘭應道。我倒在船底。他們看不出來。所以我把他們問答的話。都聽得清楚。後來等他們去得遠了。我纔起來。向着這邊便走。可幸得遇各位救了。帶到這法人洞來。伊範道。法人洞是什麼。沙昆道。那是我們起給這洞子的名兒。此外還有家族湖南澤紐西崙川等種種名目呢。伊範道。很好。很好。這麼事情。請各位明天說給我聽罷。忽掉頭道。門外沒有什麼脚步聲嗎。你守着門口的莫科忙答應道。沒有。伊範又道。我們跟着海邊行了一點多鐘。纔找出一林大樹。就在那處過了一夜。清早再到傳馬船查驗一番。自此日日修整。那號破船為事。可恨沒有器具不能成功。因此眾人商量。先覓一個棲身地方。暫時住下。再作道理。於是沿着海邊向南進發。行了十二盞許。便見有一條川口。沙昆道。我們叫他作東方川。那川水所注的地方。便是欺騙灣。伊範又道。我們就在那裡住了。再把那傳馬船牽來。繫在那川口的小港。武安道。那叫巨熊港。伊範又道。我們所欠的。就是那木匠的傢伙。若然有了。我們就容易把那船修好。不必再住這裡。杜

番道。我們正有那副傢伙呢。伊範道。倭東也猜中你們定是有的。俄敦道。他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裡呢。伊範道。前十日時候。他們和我自從到了這個島。他們把我提防得利害。沒曾單叫我一個人獨在一處。跟着川岸經過一座茂林。出到湖邊。忽見那蘆荻花上。掛着一個大油布造成的東西。杜番道。那是我們放的大紙鷂。伊範道。那時我們見了。不免驚怪起來。卻猜不着他是什麼東西。只認得他不是天生的物件。我也因此知道本島定有居民。屢次想着脫了他們的虎口。向那居民投去。因我料得那居民縱是蠻人也斷不及那班殺人賊。那麼兇惡。後來倭東們見我形迹可疑。越發看守得嚴密了。他們卻日日沿着湖東。搜索那個東西的主人。一連數日。絕不見有一個人影。又不聞有一發鎗聲。各人聽說點頭。又聞伊範說。直至二十二晚。他們內中有一人走到這裡洞邊。適遇各位開放門戶。他望見有了燈光。便知這裡有人。忙跑回去。告訴了倭東。倭東等至明天。獨自一人到那川邊的茂林裏頭。隱身窺探。武安道。你說的對了。因為我們在那裡拾得一個煙管。船推蘭正說是倭東的東西。伊範道。倭東歸去也恨失了那個煙管呢。又道。他是那裡窺伺了半日。知道各位都是童子。因和各人商量方法。都說要強行搶奪。我暗中把他們商量的話。都聽得清楚。船推蘭道。惡人惡魔。他們見這班童子到了這麼田地。還沒有一點慚隱之心嗎。伊範道。他們那裡還有仁心。你不見他們殺那船長和那搭客嗎。船推蘭道。你究竟弄了什麼法子。逃走出來的呢。伊範道。今朝倭東們把我交付了福倍祿屈那兩人看守。他們就出外去了。我心中喜的得了好機會。後來見那兩人。偶然跑去了。我就乘間逃脫。直奔向茂林裏頭。不一會兒。那兩人隨後追來。三人在那茂林裏頭。像似走馬燈一樣。東奔西跑。沒有十四五點鐘工夫。跑了三十來盞路。這是我生平

第一次捷足了。我因聞了倭東們的說話。知道各位的所在。於是轉身望着這裡走來。可恨那兩人仍舊跟着起來。屢次發鎗擊我。那彈丸都從耳旁邊掠過。險些兒就嗚呼一命了。再跑了半天。天色晚了。我正喜四邊黑暗。或可迷了他們的望眼。不料他們仍是緊緊趕將上來。又湊巧電光閃閃。不容我隱身躲避。不一會到了川之南岸。我忽然心生一計。正欲松下堤去。忽有一道電光。把我全身現了出來。又忽聞有一發鎗聲。在我背後而起。杜奮道。我們在這裡也會聽見。伊範又道。可幸那彈丸在我肩上升過。我就不敢怠慢。連忙翻身躍入水中。忙把兩手拍了幾拍。早已覺到這邊岸上。岸在那灌木叢中。潛身蹲伏。探頭一望。見那兩人也追到對岸。一人道。你其已命中了嗎。一人答應道。可不是嗎。前者道。他一定沈下水裏去了。後者道。正是呢。這回竟送他再投生去了。前者又道。好結果。好造化。我把那兩人說的話。都聽得親切。後來見他尋着來路歸去了。纔敢現身出來。忽聞那邊有狗吠的聲音。因此跟着尋來。卻幸過了各位。這都真我伊範還有福分呢。各位哥兒。自此之後。我們總要團聚一處。同心協力。誓把那些惡漢除去。纔好。童子們見伊範說至這幾句話。意氣凜然。聲情悲壯。不禁肅然起立。連忙稱是。俄教也把自己票流始末大略告訴伊範。一番伊範道。各位自到這裡。已上了二十個月。還沒見有一隻船從這裡經過嗎。武安道。可不是嗎。伊範道。各位豎了信號旗。沒有眾人答應。本來是有的。一個月前。恐怕被倭東們看見。纔除了去。伊範嘆道。各位真是用心周密。可恨他們已經知道各位的事情。如今只有日夜戒嚴。防禦他們罷了。眾人道。他們那麼兇惡。真真沒有法子。若使他們是個善人。我們量來自己可以盡力的也樂得幫助他們呢。又道。我們人數雖多。卻都是乳臭小兒。不中用的。總是我們都已拿定主義。偏要和

他們鬧了一場大苦戰。斷不肯忍氣吞聲。受他魚肉的。只不知鹿死誰手罷了。船雅蘭道。各位。各位。從前經歷許多艱難險阻。也幸得天公眷佑。到了今日。又得這位英武絕倫的伊範投來。這不是天公派來幫助各位的救星嗎。眾人聞說。不禁拍手連呼伊範萬歲。正是

山窮水盡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老伊範智擒雙奸細 勇杜奮力戰水手

卻說童子們見船雅蘭說出伊範到來。正是天公派他打救各人的話。不禁喜的眉開眼展。正欲大眾商量。那防戰的法子。俄教先開口道。若使倭東們答應不與我們為難。我們也不犯和他作對。伊範道。這是怎麼講法呢。俄教道。我想他們若得把那傳馬船修好。定然要往別個地方去。更沒有工夫真害我們。所以我想和他商量。說我們肯把做木的器具借給他。只要他們修好了船。就要快快離去本島。他們定是樂從這些話的。這樣辦法。彼此受益。不至鬧出事來。豈不好嗎。伊範道。眾人聞俄教說出這個計較。甚合情理。正欲發聲贊成。只見伊範蹙眉道。這話說來有理。只恨那倭東為人。偏帶着許多和別人不同的惡質。他見各位肯把做木的器具借給他。他們得隴望蜀。定要把各位所有的東西都奪了去。纔肯罷手。他們估量各位從胥羅船帶了好些金銀財寶到來。如今還藏在這裡。正想着設法搶將去哩。諸君的意思以為我們這麼樣待他。他們定然感恩激義。不忍再來真計麼。只是他們決非知情識理的。況且他們所欠的不止做木的傢伙。就如硝藥那件。他們也沒有許多。不能持久。他們若知到這裡有這麼多。一定要

各位讓給他。那時候各位肯答應他嗎。俄敦道：這是使不得的。伊範道：各位不聽從他，他一定恃着蠻力，前來搶奪。那時候到底不免開戰。是這樣說來，還是早定下一個防守的法子。先發制人纔好。俄敦道：足下說的有理。我們今日除了固守自防，別無他法了。伊範又道：我們不肯把做木的器具借給他，還有一個道理呢。因為他們修好了船隻，縱然感各位的恩義，不忍再來加害，只是他們情薄如紙，一定相率自去，不復顧念我們。那時我們卻如何是好呢。沙昆道：他們自去，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伊範道：不是這麽說。若使失了那隻傳馬船，我們再無憑藉，怎能脫離本島呢。俄敦道：足下想用那船脫離本島麼。伊範道：可不是嗎。杜番道：用怎麼小的船，便想渡過那汪洋萬里的太平洋嗎。伊範道：不是用那船渡過太平洋，不過要渡到近處一個埠頭，再搭別個大船回澳洲去。巴士他道：離這裡最近的地方，有幾百邁路呢。伊範掉頭道：那有幾百邁，不過要走三十來邁路，就有上岸的去處了。杜番聞說，站起大叫道：繞着本島的不是大洋嗎。伊範道：本島西方，是對着大洋，不錯的。只是東南北那三面，卻不是呢。俄敦道：我們初來的時候，就疑本島相去大陸不遠，今聽足下說來，可真是嗎。伊範道：各位向來以為自己住在什麼地方呢。眾人答道：以為是太平洋中一個孤島。伊範道：島是不錯，只不算是個孤島。原來就是南阿美利加沿岸羣島裏頭的一個。各位既把島裏頭的地方，都替他起了名字，也曾替本島改了別號，沒有呢。眾人道：我們叫他奢們島，因為我們上的學校，叫做奢們，所以替他取了這個名兒。伊範道：奢們那名字起得好。如今本島一新，卻有兩個名兒了。原來世人早已定了本島一個名兒，叫做哈諾巴的，就是眾人聞說，喜不自勝。伊範見夜深了，因和眾人說道：明天再拿地圖出來，指明本島的所在罷。各人聽說，點頭

而散各自入睡去了。只賸下俄敦和莫科兩人，各持軍器，緊守前後門口。徹夜戒嚴，已而晨光微發，世上已變為十一月二十八日……卻說亞美利加南方盡頭，有一海峽，東臨大西洋，南接太平洋，橫斷地骨，蜿蜒奔流，長亘三百八十邁，兩岸層巒疊障，高拔海平三千餘尺，沿岸海灣甚多，宜於泊舟。小川縱橫，茂林葱秀，到處薪水足用，因此往返都喜他。比那列迷爾海峽路程較近，又比那荷龍海峽風波較穩，因此漸漸改從這裡經過。這就叫做馬智蘭海峽，係由一千五百二十年，由葡萄牙人馬智蘭新尋出來的。經了五十年星霜，西班牙人始來移住在布蘭斯域半島，開一港口，叫做佛華明。後來英吉利人荷蘭人陸續紛來自十七世紀末年至十八世紀初年，法國人也多來占居。後來有了輪船航海，不怕逆風逆水，於是往來這海峽的日盛一日。這海峽北岸有巴達果尼亞國，及乾維廉士蘭島，布蘭斯域半島，南岸便是的拉地費哥及其他群島，東口有一大灣，海闊天空，一望無際，西口與太平洋相接，小島棋布，俱向着智利國海岸，一帶平行，連珠北上，直至左諾斯及支羅諸島為止。這就是馬智蘭海峽的形勢了……且說二十八日清早，伊範齊集各董事，拈出地圖一幅，指着南美洲南端盡頭說道：諸君試瞧，自那馬智蘭海峽西口北抵智利沿岸，一帶島嶼如沙，其中有一個南與母琮不列的島相對，北與瑪特路及查丹島相望，這就是諸君估量是一絕域孤島在此淹留了二十多個月的地方了。俄敦聽說，驚道：據老兄說來，這裡和那智利國不過相隔一衣帶水嗎。伊範道：可不是嗎。只有一件，諸君往日縱然渡過了對岸，若想到智利國，或到亞貞院，因共和國那大會去，總要經過數百邁沙漠的地方，那都是鴉叢荒域，行路艱難，而且在那曠野出沒的，盡是土番野人，若碰見了諸君，恐是不肯放過的。所以我說諸君林守這島

不到對岸去。正未必是失策哩。俄敦再問道：若那傳馬船到了手，我們要向那方駛去纔好呢？伊範道：直向午位而走。若遇順風容易的，便能駛到智利國一個口岸。只是智利國沿岸形勢曲折，行船未免有些險兒。武安道：自此南下，可以尋到一個去處，便於我們搭船歸故鄉的麼？伊範道：你們試瞧這地圖，自此南下，經過了斯密士海峽，出了馬智蘭海峽西口，便有一個商港，叫做陀馬爾。在那裡候船，就使得武安道萬一陀馬爾港沒船可搭，却怎麼樣呢？伊範道：進入馬智蘭海峽裏頭，行不多時，便可到那布蘭斯域半島。那島有科的士鳩灣，灣內有一個牙蘭港。往來船隻大半在此停泊。若再過半島南端佛羅華岬，又有畢恩俾爾灣相去不遠。又有佛華明港，以上各埠雖然不大繁盛，儘有便船可搭。若再進至彭德列拿那處，便是智利國中一個富庶地方。百貨雲集，熱鬧非常。既到那埠，何患不能回鄉去呢？又道：我們今日第一條問題，就是要到那馬智蘭海峽了。既要到那海峽，那隻傳馬船是最為吃緊的。我們既想把那破船修好而用，這就不可不向倭東們奪了回來，變為我有。這樣真來總要惡戰一場。待勝了他們，纔使得哩。說着，便領着童子們巡覽洞內洞外，相了形勢。見童子們布置得宜，心中甚為敬服。又見軍器充足，糧食豐饒，不禁滿心歡喜。只是見那執干戈自衛的國民兵，盡是少年童子，年紀已上十六歲的，只有俄敦一人。餘者武安、杜番、巴士他、韋格、格羅士五人。在這法人洞裏，雖稱長者，還是未滿十五歲的居多。至那更為年輕的，更不消說了。童子們雖然義勇過人，也難在洞外和那殺人不眨眼的兇狠大漢公然對壘。伊範因和眾人說明戰守的利弊，就定了主意。深溝高壘，以待敵來。俄敦問道：他們七人，俱是無情無義，絕無一點仁心的惡人麼？伊範道：是。箱推蘭道：內中只有一人，還算尚有一點良心。這不是別人，就是

救我一命的那個福倍。伊範道：你雖然這麼說，我却不以為然。他當初或非主謀，不過被倭東們魚目混珠，入了夥。這或不錯。若至近來，我以為他也和倭東們一樣，竟沒有首從可分了。你不見他和祿克追我嗎？你不見他屢次發鎗擊我，見我撲下水去，信為溺死，因和祿克拍手稱快嗎？那時他要救你，我想他是別有所為。斷非出於義舉的。我如今說下一句話：你試瞧將來應驗不應該。我料倭東們若來攻襲這洞，他定是要做個先鋒的。那人還可以靠得住的嗎？箱推蘭聽說，掉頭嘆息了一會。自此各人磨拳擦掌，預備接仗。卻是一連候了幾天，并不見倭東們有些動彈。伊範心裏詫異，左思右想，不解其故。一日忽有所悟，乃向俄敦、武安道：他們以為箱推蘭久經物化，又估量我也溺水死了。他們料不到諸君知道他的來歷，以為派一個人假扮了被難的水手，親來求救。料諸君一定信以為真，延至洞裏。那時他舉了暗號開門，內應就可不發一彈，屈服諸君。如反掌了。若使我們在了他們的地位，也應用這條計策。我細想來，他們定為這個事情，所以遲遲不來的。各人齊聲稱是。當下大眾商量定了一個將計就計的法子。直至第二日下午，依然沒有消息。喫完晚飯，各人正在納悶，忽見在石壁上頭看守的乙菩和格羅士兩個人，匆匆走歸洞來。報道對岸有兩個人影，漸漸逼近法人洞來了。箱推蘭、伊範兩人聽說，忙躲至放置東西的房子裏，從窗眼向外一張，見果有兩人，自遠而近，定睛細看，正認得是福倍和祿克兩人。伊範道：果然不出所料。他們真扮了被難人來了。說畢，立刻出來告訴各人。又向武安耳邊說了這般這般，便又向那房子裏隱身去了。武安忙帶着俄敦、杜番、巴士他，同到川邊散步。那邊福倍、祿克望見這邊有人，佯為吃驚，因就躡步前來，渡了川，登了岸，居然顯出一段憔悴的顏色。杜番迎面問道：你們是什麼人？兩人答應道：

我們原是水手所乘的船。今早在本島的南方沉了。所以逃難至此。杜番道是英國人嗎？兩人道不是。是美國人。俄敦問道還有駕船的人呢？兩人道都溺死了。單我兩人幸得見水抵岸。纔能救得一命。請問各位是什麼人呢？俄敦道我們都是遷來居住的。兩人跟著道原來如此嗎？我們難人敢求各位開恩。賜些食物。并求賜一個安身的地方。這就沒齒不敢忘大德了。我們自朝以來。勺水未嘗入口。萬望各位見憐才好。俄敦道救苦救難。是我們應做的事情。你跟我们這裏來罷。於是童子們把兩人擁着便行。武安見那祿克狀貌凶獍。一見知為惡賊。又見福倍比那祿克略有一點似人的樣子。因此盤問了幾句。兩人留心答應。果像個遭難人的口吻。絕不肯露出半點破綻。後來見武安層層推問。因說道這會太疲倦了。不便說話。請各位賜我兩人休息一會罷。童子們會意也。只得答應了。無何回到洞來。兩人四下一張見洞內防守極嚴。糧械俱足。不覺顯出一點驚怖的樣子。俄敦眼明早已覺察了。過了半天童子們帶兩人至那放置東西的房子。叫他睡在一處。只見他兩人一倒頭便睡着。鼾聲大起。只有俄敦留心細察。見他兩人登床的時候。瞧了房內一眼。彼此眉目傳語。臉上便似有十分喜色。俄敦暗地覺他可恨。又覺他可憐。到了九點鐘時候。莫科進來。在那兩人對面睡下。那時兩人依然佯睡。不以為意。直至十二點鐘。仍不見兩人有些動彈。莫科暗道莫非他們要等至明晚才動手麼？正疑惑間。忽見兩人徐徐起來。潛到門邊。可喜那燈籠火光照得明亮。把他兩人一舉一動都看得親切。只見他把那堵門的大石。逐漸搬開。祿克正欲把那門門除去。忽覺背後突有兩隻鉄腕。緊緊把自己攔腰抱住。祿克驚得魂魄都散了。急忙回頭一顧。正和那人打個照面。略一細看。不禁大叫道。噯呀。伊範。你在這裏。伊範更不答應。高聲叫道。諸君快

來。諸君快來。便見巴士他格羅士杜番武安四人。狂奔來。竟把福倍拿住。祿克乘著伊範手一鬆。閃身擺脫開門。便走。伊範連忙執鎗轟然一發。可惜不能命中。祿克早已走得遠了。連腳步聲都不聽見了。伊範咬牙道。可恨。到底被他逃了。忽回頭望著福陪道。你這一個說着拔刀正欲斫將下去。福倍連忙叩頭道。請饒狗命。請饒狗命。福陪道。他會救我一命。請看妹妹臉上。縛了他罷。伊範恨聲道。如推蘭今晚我且看你面上。暫且饒了他罷。童子們忙把福倍緊緊縛住。拉到那房子裏頭。仍舊下了鎖。用大石堵塞了。各人手執軍器。直守至天亮。伊範帶著武安杜番俄敦三人。同出洞外。窺探動靜。只見一路上印著無數靴痕。縱橫錯雜。卻不見有半個人影。知道倭東們已經遠去。湖畔川邊。和那陷窰林。都無什麼變動。廐舍牧場。也整然如故。只是倭東從那裏來。從那裏去。沒法查究出來。各人轉回洞來。把福倍牽至當中。眾人圍著。伊範先問道。福倍。你們所弄的詭計。都被我識破。毫不中用。這是你親眼看見的。我如今要知倭東們詳細。你必定是知道的。我今問你。你能說一告訴我嗎？福倍似是良心發見。面有愧色。只是低頭不語。如推蘭道。福倍。你向在舍比龍船上。挺身救我一命。這就是你的善舉。你如今何不再發一點隱惻之心。把這十五名無辜被難的童子。都救了。這不是你将功贖罪的好機會麼？你意下怎麼樣呢？福倍仍是默然無語。如推蘭又道。你的行為。萬死不足以蔽其辜。如今各位尚且饒你。你腔子裏也應有一點漸減未盡的良心。你試想。你現在所犯的罪過。豈是尋常的。你如今還未知悔麼？福倍聽說不禁太息一聲。說道。你們想叫我怎麼樣？伊範道。你把倭東的毒計。詳細告訴我罷。你昨晚不是開門作內應。要想讓他們進來嗎？福倍道。正是。這模樣胡思亂想。伊範道。童子們待你怎麼情義。若使倭東

們進了來。豈不叫這班可敬可愛的童子。都遭了他們的毒手麼。伊範說至此。福倍越發低著頭。不敢則聲。伊範又問道。倭東們打算從那邊來襲取這個洞子呢。福倍道。從那湖的北岸。伊範道。你和祿克從南岸來的嗎。福倍應聲是。伊範道。他們曾到本島的西岸沒有。福倍道。沒有。伊範道。他們如今在那裡呢。福倍答不知道。伊範道。他們將來再用什麼計策。你可以揣測出來嗎。福倍應道。不能。伊範又問他們要再來這裡麼。福倍應聲說是。伊範再問了一會。後來福倍再不能答。因把他照舊鎖在房裏。到了下午。叫莫科給他幾種食品。他卻一點兒不喫。只是低頭沈吟。不知他心裏別有計較。抑或自己懺悔前非。這等看了下文才曉得。今且慢題。卻說伊範喫了午餐。提議要往洞外查探消息。各人贊成了。立刻扎束停當。吩咐莫科。加推蘭佐克和巴士他四個人。在洞裏守衛。那胡太們四個最幼年的。餘外八位年長的。都跟着伊範。各各拿着長鎗短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下午兩點鐘時候。結隊出了洞門。留守的依舊關上門。因不再把大石塘塞。因怕偵探隊碰見敵人。急欲退入洞來的時候。不便開納。……莫來倭東們雖然兇惡。卻喜他們如今只剩六人。且又軍器不足。僅得洋鎗五桿。據伊範眼見他的彈藥。已是所餘無幾。這裏雖則童子居多。若論人數。不止多他一倍。加以武器充足。可以持久。因此童子們都壯着膽。轉過法人洞。舊主坡陰那林山毛。擗樹借着叢林掩庇。直向陷穽林進發。照例符亨先登入了林中。忽見他張耳嗅地。頻作怪狀。行未數步。果見那邊樹下有一堆積薪。餘燼尚燃。俄敦道。倭東們昨夜曾到這裏。無可疑了。伊範道。看那餘燼。他們離去。這理正沒有兩三打鐘工夫呢。話猶未了。忽聽見右邊轟然一響。有一枚彈丸。正從武安額邊閃過。又忽聽見本隊裏頭發了一鎗。便聽見右邊相隔十來丈遠的樹裏有人咳嗽。

一聲。原來第二發鎗聲。係杜番跟着第一發的大光放去。杜番放了鎗。便先著符亨。向那邊樹林狂奔。去。伊範眼見大叫道。進前。進前。我們不可叫杜番獨自一人向敵。不一會眾人趕上杜番。同到那株樹下。只見有一個死骸橫臥地上。伊範道。這是裴克了。南無阿彌陀佛。我們為清平世界。滅了一個惡人了。杜番道。他們殘黨那裏去呢。想來還是逃得沒多遠。伊範道。是的。或者還在這裡藏著呢。忽聽見有人大叫。諸君。別要抬頭。沙昆聽說。正欲跑下。忽見左邊火光一閃。早有一個彈子。恰可從沙昆右額掠過。俄敦叫道。受了傷沒有。沙昆應道。不要緊。不過破皮的微傷罷了。這時雅涅忽然大叫道。武安那裡去了。眾人掉頭四望。果不見了武安。只見符亨向著左邊灌木叢中一直跑去。因此各人一面叫着武安。武安。一面跟着符亨跑去。跑了一會。格羅士忽然俯伏地上。大叫伊範留神。伊範留神。伊範急忙鞠躬垂首。說時遲。那時快。早有一發彈丸。正從伊範頭上飛過。可喜高下差了幾分。不曾命中。伊範抬頭一看。見是昨晚逃去的祿克。正欲穿過那叢茂林閃身逃去。伊範忙舉鎗一擊。待硝煙散了。却不見了那祿克的影兒。伊範道。咄。莫不是又被他逃了去麼。說畢。便同格羅士正將趕及各人。忽見符亨昂首高吠。杜番正在鼓勇先登。忽然發聲大叫。武安別要懈了手。我來也。伊範聽見。忙催大眾跟着杜番聲浪從後趕上。及進入灌木叢中。見前頭武安和胡布廝打。武安敵胡布不過。被他纏在地上。胡布正欲拔刀刺下。湊巧杜番連忙趕到。把胡布右手緊緊捉住。叫他不能動手。再伸隻手欲從腰上取出短鎗。胡布乘杜番腕力一懈。翻身躍起。挺刀向著杜番胸前一劃。可憐義勇絕倫的杜番。大叫一聲。塌然倒在地上。有分教。支身無力。臥病久而阻歸期。侍藥多情。因緣深而成佳偶。

要知杜番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藏眾魔同學慶更生
駕片帆羣兒還祖國

卻說杜番被胡布傷了胸部。一時昏絕。倒在地上。險些兒被那兇漢取了性命。可巧各人剛剛趕到。胡布見眾寡不敵。連忙拋了武安。向北就走。章格乙善雅涅們遠遠尾追。連放數鎗。覺有一兩發似已命中。那胡布的形影兒就忽然不見了。這裏武安翻身起來。即走近杜番身邊。把他的頭微微扶起。再從他口裏送了幾口氣下去。只見杜番呼吸如絲。昏昏不省人事。伊範忙把他襯衣展開。仔細一驗傷口。見他左胸第四肋骨旁邊受傷甚重。血流如注。還幸未曾正中心臟。只見他呼吸甚微。又慮是柿葉被創。俄敦忙道。不把他抬回洞去。實在束手無策。武安道。我們誓要救他性命。又嘆道。他原為救我。所以致此。真真叫我難過了。伊範道。自從開戰以來。未嘗見倭東武蘭武婁三人。殊堪詫異。只是如今却是救杜番性命要緊。我們且先回洞去罷。說着和各人採了好些樹枝立地造成一個疏架。把杜番安臥上頭。四人抬着。四人守衛左右。徐向法人洞歸來。杜番臥在架上。因為行走搖動。觸刺傷口。痛楚之極。不時呻吟。各人見他太苦。只得停頓一會。且停且行。不覺也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離着法人洞不過三四十丈。忽聽見紐西崙川那邊彷彿有童子高聲叫喊。又見那符亨向前直奔。伊範心知有異。即吩咐格羅士乙善雅涅三人看守着杜番。即同俄敦武安沙昆章格四人抄捷徑。連忙趕回洞去。看將到時。正見倭東挾着一個孩子。方從洞裏走出來。那雅蘭隨後纏着哀求放還。兩人正在糾纏。細認那個童子。正是佐克。又忽見武蘭從洞中抱着胡太出來。巴士他也隨後趕到。和他相爭。卻被武蘭伸手一推。把巴士他撲在地上。自向川邊走去。

又見倭東推倒雅雅蘭。也竟向川邊走去。眾人看得親切。正欲發鎗。又恐誤傷了那兩個童子。那時只見了莫科和伊插孫那幾個人。各人心中估量是他們一定在法人洞裏。或被傷或被殺了。於是伊範和四童子一意要趕到倭東。們拿回佐克胡太兩人。正在狂命趕去。遙見武婁從洞裏拿出那隻小艇。放下水去。正等着倭東兩人到來。便要解纜。把兩個人質一并渡過那邊。帶回巨熊石下那個虎穴去。那時有挾而求。恐怕十五個童子。都不殺他魚肉了。閑話休題。且說倭東武蘭正將行到川岸。只見那符亨追風逐電似的。霎時趕到武蘭身邊。望着他的咽喉撲將去。武蘭大驚失色。忙把胡太放下。轉身接戰。那時倭東仍挾着佐克前進。忽見有一人突自洞中飛將出來。倭東回頭一看。見是福倍。叫道。這裡來。福倍走近倭東身邊。更不言語。突然纏住倭東。正欲把佐克奪回。倭東見事出意外。連忙放了佐克。即拔刀向着福倍腹部一刺。福倍翻身倒地。倭東見武蘭失了胡太。更不肯放過佐克。於是輕舒猿臂。正欲再捉佐克。佐克把身上藏着的短鎗。拿將出來。轟然一發。這都是倭東罪惡貫盈。合該數盡。可巧佐克這發彈子不偏不倚。正中倭東前胸。倭東負痛却走。這時武蘭從符亨狗口逃出餘生。和武婁正在小艇等着倭東。見倭東負傷而至。不覺大驚。連忙扶將下去。便把小艇解纜開行。正欲渡過那邊川岸。忽見法人洞口火光一沖。煙焰高舉。又忽聽見霹靂一聲。山谷震動。只見川上金光閃爍。波濤翻立。霎時間把那小艇和那三條惡漢連影兒都不見了。童子們眼見那幾條惡漢差不多死乾淨了。單有祿克胡布兩人。雖然未知道他實在死去沒有。也不見他再有動彈。這時各人轉危為安。不禁滿心歡喜。正在高興。幾乎把那受傷的杜番都忘記了。武安猛然觸起。於是同著各人大踏步走回去。見杜番仍是不住的叫苦。因

叫快把他抬回洞去。路上把方纜的情形大略告訴了格羅士們知道。不一會到了法人洞。見伊範也把福倍扶著回來。忙收拾兩張睡床。把他兩個受傷的輕輕放下。各人在旁看侍。各把方纜的事情說了。纜知道轟沈倭東們所乘小艇的大砲。原是莫科從法人洞發出去的。大家互相贊賀。喜的眉飛色舞。只是杜番因為出血太多。依然昏絕過去。不省人事。如今在這荒島。既然沒有醫生。又連一點藥材都沒有。正是束手無策的時候。可喜紐西崙川邊。原有許多赤楊樹。那樹葉正是醫刀傷的聖藥。亞美利加人。是最慣用他的。船推離。從前見過留在心裏。這會猛然想起。立即前去採了好些回來。搗爛了。敷成膏藥。先把杜番的傷口敷好了。再看福倍。見他丹田受傷太重。料難醫治。也正要替他敷上。草藥。福倍睜眼一看。見船推離滿面愁容。正在自己身邊用心服侍。不免閉目垂淚。嘆口氣道。船推離。我感你的恩了。只是我受傷的利害。一定是不中用的了。你自己保重。別要白替我操勞罷。原來福倍雖然一時味著良心。入了惡人夥。還喜他後來知悔。有了改過自新的心事。剛遇著倭東。要把佐克擄去。因此拚著性命。定要救他回來。可惜因此受了重傷。竟是成了不可救治的光景。伊範從旁聽他說出這些話來。也覺得十分憐惜。不免安慰他幾句。各人也盡心看視他。奈何命限難逃。到上午四點鐘時候。竟嗚呼哀哉了。各人等到天亮。把他抬至坡陰墳墓旁。邊埋奠停安。再為弔祭一番。正欲轉回洞去。因為祿克胡布兩人的下落。還沒知道。各人不能設放心。伊範未免帶著俄敦武安巴士他。韋格幾個人。四處尋他蹤跡。早之尋出兩人的屍首。祿克是死在韋格所設的陷穽裏頭。胡布是被彈子中傷。還跑了十來文路。才倒在地下死去的。因此才曉得那晚忽然不見了那兩人的蹤跡。正是為著這個原故。伊範們既然尋出証據。知道那六個險賊。

都死得乾乾淨淨。大家歡喜。不在話下。是晚大眾伴著杜番。談論了一會。定議留下一人看著杜番。才各分頭就寢。船推離道我的性命。原是杜番救來。今日列位請派我伺候他。也盡盡我的心兒。原來心理學家說的。做那丁甯縝密的事情。男子本不及女子。那船推離本是溫柔敦厚的絕代佳人。更兼與諸童子同經患難。故此伺候杜番。覺有無限憐我憐卿的感情。真是體貼入微。無所不至。這一箇月內。竟沒有一會兒離去杜番的病榻。杜番也感他的厚情。後來歸國之後。兩人竟成了一對小鴛鴦兒。此是後話。不表。卻說明天清早起來。用了早飯。伊範和武安巴士他。掉著那隻小艇。渡過家族湖。下了東方川。駛到倭東們從前居住的地方。見那傳馬船繫在那巨巖石下的沙灘上。頭連忙進前驗過。見那隻船雖則有了破損。若是船中不放東西。還可以輕浮水面。因此三人盡力把他移下水去。就用小艇拖著。一路駛回法人洞來。直到夜半。才到了紐西崙川。連忙繫在一處。三人上岸回洞。把日間的事情向大眾說了。又見杜番今天有了起色。各人都替他安了心。到了第二天。各人就商量修整船隻的事情。那船有三丈來長。七八尺闊。儘可容得他們十七人。還有餘地。各人知道伊範是向來曉得做木的工夫。因叫他做個工頭。巴士他幫著他。督率各童子。日日趕緊修造。原來解拆骨羅船的時候。童子們把他一釘一屑都收拾起來。到這時候。但覺得件件都用得著。伊範已經把船身修好。恐怕海上萬一遇了風波。因又監督眾人。造了幾塊木篷。再把那骨羅船的舊帆湊起來。截長補短。丟了幾幅什麼三角帆。船尾帆。剛剛忙了一個多月。才把件件都做得妥當。這時杜番受傷的地方。也差不多平復了。當著耶穌生日那一天。他還能殼拄著一枝拐杖。跟著大眾跑出洞外來。頑耍了半天。只是病體初次痊可。氣力還未充足。回到洞來。不免又發燒。

發熱起來。各人見他這樣光景，決意等他十分好了，才開船回去。光陰似箭，容易到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正月下旬。各人檢點行李，把一切合用的東西，都收拾齊整。最緊要的就是那些金錢，全靠他做個回鄉的盤費。又預備下十七人穀喫數天的食物，餘外洋鎗、洋藥、衣服、鋪蓋、書籍、廚具、千里鏡、風雨表，和那樹膠、小瓶、釣具等類，都搬到船上，預備開船。到了二月三日，杜番傷痕都已全愈，身子也復了元，可以擔當風浪了。他就著急起來，屢次催著眾人要趕快動身。於是齊集公議，定了初五日起程。初四晚，俄敦走到廐舍牧場，把那門檻開了。只見平時盡心養的種種禽獸，猛然跑出來，更不回頭一顧，竟各投向那邊去了。雅涅從旁看見，感嘆道：「好箇忘恩負義的畜生！」沙昆道：「你莫怪他罷。如今世人受了人家的恩惠，不但不思量報答，還要反噬的，正多著哩。那麼人正是比那禽獸還比不上。這樣說來，你又怪那畜生幹什麼？」各人見沙昆說出這樣老成人的話，都不覺冷笑起來。一宿無語，巴巴的盼到天亮，各人就歡歡喜喜的，從被窩裏翻身出來，連忙梳洗，飯罷各人就在法人洞裏徘徊一番，又到坡陰墓上，憑弔告別。這時覺得種種感情，從心坎兒湧將上來，一悲一喜，相視默然。過了半天，各人方纔上船去。伊範坐在船尾操舵，武安莫科坐在船頭管理帆索，餘者都各占坐定了。這時各人的眼光不轉的望著法人洞，都有依依不捨的情意，無何解纜，各人舉聲相賀，便見這船跟著紐西倫川駛將下去，沒有多大工夫，回頭望那惡蘭岡，漸漸被那岸上的樹林遮了，只因紐西倫川的水流得慢得很，潮長的時候，又少不免停泊一會，等到水勢轉了，才能再駛前去。因此擔擱了日子，直至掌燈時候，方才到了音羅灣，把船拍岸擊好了，決意在此停泊一晚。杜番在船上坐著，望見有兩隻水鳥飛來飛去，少不免技癢起來，就忙取了一桿長

鎗，連發兩響，只見那兩隻水鳥一併跌了下來。莫科連忙跑去拾得了，這晚就靠著這牲口，各飲了幾杯別酒，自沈沈睡去。及睡醒過來，已是辰初時候，連忙拔錨，張帆向著南方進發。各人回想往日音羅船初次漂到這裡光景，也有嘆這兩年淪落淒涼的，也有喜如今尚得生還故鄉的，不知不覺行了八點鐘，已繞過本島南岬，仍傍著阿地利島海岸，向南前進。這時各人回望那兩年內獨占居遊的奮們，已經逐漸沒入北方地平線下了。可喜連日天氣晴和，波平風順，到十一日清早，過了斯密士海峽，駛入馬智蘭海峽。只見右邊有一座聖安山，高插雲霄，右邊波和爾灣盡頭，也有幾座高峯，積雪成雲，參差錯落。各人看了形勢，憶起往日武安在欺騙灣望見的白點，定是這裡的內中一個雪峯，無可疑了。十二日到了陀馬島，只恨那島荒涼滿目，並無居民，只得向著南東穿過海峽而進。一邊望見地多利避島的陸影，一邊望見格爾卡島海岸，原來童子們沒有一人熟悉航路，專靠著伊範做個主腦。伊範立意橫過佛羅華海峽，沿著布蘭斯域半島，直駛至澎打列拿地方，始行下錨登岸。卻喜天公憐他童子們太喫苦了，不肯叫他再捱數天無情風浪。十三日早飯時候，這傳馬船正在揚帆急駛，這時沙昆坐在船頭，忽然高聲大叫道：「那邊有一溜黑烟，你們來瞧。」俄敦道：「定是漁船舉火的。」伊範道：「不是，像是輪船噴上來的煤煙。」武安聽說，忙拿了千里鏡，升到船橋上頭，望了一會，猛然拍手喊道：「輪船！輪船！」各童子聽見了，都伸首出來張望。不一會見那船漸漸駛近前來，仔細一認，原是一艘八九百噸大的小輪船，真他速率大約每點鐘可以走得上一二邁路程。童子們看見了，雀躍歡呼，急忙取出鎗來，連珠發了數十響，作個求救的暗號。只見那船聽見了鎗聲，也用千里鏡望了一會，才轉舵駛將前來，不上十餘分鐘，那船就到了面前，連忙

把童子們坐著的傳馬船繫住了。船主叫童子們上了船。問明詳細。知道他們就是從哥羅船漂去的十五少年。原來哥羅船初次漂失的時候。英美兩國新聞紙上。莫不登載其事。一時喧傳世上。這船主也曾知道。如今見他們始末陳情。盡知底蘊。不覺十分歡喜。童子們也問過船主。知道他叫做龍格。這輪船叫做格蘭頓。正欲駛往美坡龍地方。因此哀求他搭載回鄉。船主也不推辭一聲。答應了。於是改了航海的路程。擬定先到惡蘭。然後再往美坡龍去。可喜風平浪靜。船又快捷。廿五日中午。早已到了惡蘭埠頭。各童子回憶前年哥羅船被漂。正是二月二十四日。至今剛剛滿了兩年零兩天。童子們全去全歸。比那衣錦還鄉的。定是更為歡喜。自不必表。且說十五童子的父母。聽見自己的兒子無事歸來。都不覺歡天喜地。驚狂欲絕。同到埠頭相見。這時候也有抱腰的。也有接吻的。恰似曠夫怨婦見了情人一樣。這種悲歡離合的情形。自是筆難盡述。這事情一傳出來。惡蘭土人。人人爭來問候。往來如織。把他一條寬廠馬路。都填滿了。童子們好容易排人山人海。回到家裏去。再有各國的新聞記者。日日都來訪問。那漂流始末。童子們不勝其擾。因訂明派人在那市會議場演說一番。還怕各國新聞。沒還知道底蘊。因此索性把巴士他每日留心劉記的日記刻了出來。初次刻了五千部。不上三兩日。都賣完了。再刊了五千部。也是轉眼就都賣得乾乾淨淨。因此棄了板權。任人隨意翻刻。自此各國莫不有了這本十五小豪傑的譯本。只是東洋有一老大帝國。從來還沒有把他那本書譯出來。後來到新民叢報發刊社。見這本書。可以開發本國學生的志趣智識。因此就把他從頭譯出。這就是十五小豪傑。這部書流入中國的原因了。
東海珠還小精衛崑山王叫維鳳皇人生經此窟非福凱奏人天戰一場

東鄰有兒背偻西鄰有兒不勝離眼同井蛙巨語海身似畫魚空狗書
靡靡南風天不驕少年心死國魂消何堪弱海輕盈水卻當全球物競朝
海島飄蓬不自哀傷心吾土舊池臺蓬蓬紙上風雲氣可有男兒起舞來

切灰夢傳奇

楔子一齣 獨嘯

生巾幘倚劍囊書上

繞地游

浮雲西下來去無牽挂。別有奇愁難卸。欲哭還歌是真和假。念悠悠天地有淚如麻。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小生姓杜名撰。表字如晦。浙江江山縣人也。早登翰苑。旅食京華。半生困高頭講章。十載飽軟紅塵味。自從甲午以後。驚心時局。大夢初醒。便已絕意仕進。僦屋於城西裏花寺傍。讀書自樂。不料去歲義和團構變。弄兵召戎。獎羣盜為義民。尸都使於朝市。卒使乘輿播湯。神京陸沈。天壇為留牧之場。曹署充屯營之帳。咳小生那時。親在京師。目覩兩宮倉皇出走之形。羣僚狼狽逃命之狀。以及外兵之野蠻暴掠。民間之狼藉顛連。至今思之。歷歷在目。自念眇軀無關輕重。遂乃棄官南下。浪迹江湖。今值大難已平。回鑾已達。滿目熙熙融融。又是一番新氣象了。咳看官啊。你看如今情形。果真得新氣象麼。嘯介。今日獨居岑寂。觸緒傷懷。不免嘯歌一回。聊自消遣則箇。

梁州序

蒼天無語。江山如畫。一片殘陽西挂。舊時王謝。燕歸何處人家。陰山鐵騎。斗米黃巾。賸付漁樵。

話神京有地騁戎馬。中原無處起龍蛇。決決風安在也。

嘯介 想起中國現在情形。真乃不勝今昔之感。看官啊。你道甲午庚子兩役。就真是中國第一大劫。麼。只怕後來還有更甚的哩。你看那列強啊。

前調 迴風研擊。怒潮傾瀉。萬斛艤艦東下。誰家臥榻。儘伊軒睡紛拏。優勝劣敗。競立爭存。斯事曷憐借。百年龍戰歐和亞。夢覺黃梁日已斜。英雄淚。向誰洒。

自語介 自古道。物恥可以振之。國恥可以雪之。若使我中國自今以後。上下一心。發憤為強。則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呢。長嘯介 咳。你看今日的人心啊。

包羅袍 依然是歌舞太平如昨。叶卡 到今兒便記不起昨日的兩橫風斜。游魚在釜。戲葉花。處堂燕雀。安顏。黃金暮夜。侯門路賒。青燈帖括。廉船鬚華。望天兒更打落幾箇糊塗卦。

這真是那一種守舊的咯。別有那叫做通洋務的呢。

前調 更有那婢膝奴顏。流亞趁風潮。便找定他的飯碗根芽。官房緒譯大名。洋行通事龍門。價領約。卡拉口。啣雲笈。見鬼唱。對人磨牙。笑罵來則索性由他罵。

咳。你看整日價熙熙攘攘。就只是這兩種類的人。想起中國前途。怎生是了。嘯介 你這般的人啊。就。是不想到日後。難道便不記得從前不成。

北江梅令 俺曾見素衣豆粥。陪饕餮。俺曾見腥風血雨。冬和夏。俺曾見列國屯營。分占任官衙。俺曾見天壇滿。奏着西來馬。脚也無家。我也無家。擔負土命官。似狗。掠胭脂。童女如麻。這真是泥塑靈現的吉祥。

花。這真是國民償負的文明價。哭徧天涯。徧哭天涯。苦衷難話。這也算去平今日。爛錦年華。

南泣顏回 擔多少童號。婦嗟受多少魂驚。夢怕。到如今。頓變作風流畫。過得些些。樂得些些。不管他堂前燕子入誰家。只願我流水落花春去也。嘯介 咳。教我一腔熱血從何灑。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則索披髮長號。撫髀長吟。聲和淚。斜陽下。

自語介 我想歌也無益。哭也無益。罵也無益。你看從前法國路易第十四的時候。那人心風俗。不是和中國今日一樣嗎。幸虧有一箇文人。叫做福祿持爾。做了許多小說。戲本。竟把一國的人。

從睡夢中喚起來了。想俺一介書生。無權無勇。又無學問。可以著書傳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幾樁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幾片道理。編成一部小小傳奇。等那大人先生。兒童走卒。茶前酒後。作一消遣。總比讀那西廂記。牡丹亭。強得些些。這就真盡我自己面分的國民責任罷了。

尾聲 天荒地老情無那。上聲 只贏得憂患餘生兩鬢華。抖擻着情。閑唱出興亡話。

長嘯下

虞初今語
人肉樓

天治子產於華胥國。其國不知所謂君臣。不識所謂治亂。世界中自然一極樂國也。天治子一日欲有所適。偕一童子行。徜徉自恣。任意所之。不擇地而蹈。適至一地。見夫帝隨風捲。酒樓高張。樓上懸額。字跡模糊。不甚認識。教前芬芳。香氣噴鼻。雖天國中。人無不食指動也。夷道駢闐。百數十里。無不如是。行行復行。

行不覺數里。忽夫童子所在。嗒然若喪。欲質諸人。又不識此國風俗若何。人情若何。急欲速返。忽轉念曰。何不徧遊此地。以觀察其情狀何如也。步行曠野。嘯歌自若。見有迫於其後。于于然負載而來者。摩肩錯趾。不審其為何物。遠視之則類豚子。近視之則似猴子。側視之則非豚非猴。噫。果何物乎。凝神注視。鬥思良久。猝遇一老翁。撞著倒地。老翁拍手歡呼曰。是此物也。是此物也。命眾人舁之歸。亟欲支解之。天治子大呼曰。予人也。非禽獸也。老翁曰。汝知此地否。此地名為須陀。吾祖自捫焦來居於此。已數百年。專以食人為事。不意此地有數億人。愈食愈多。食之不盡。願未嘗得一潔白。暫如汝者也。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矣。遂將天治子帶至一處。視之乃前所見酒樓。細審其樓上懸額。則人肉樓三字也。上坐一少年。後坐一老嫗。其老嫗啖人肉最多。十餘年間。啖須陀人數百萬。其旁坐者數十人。專執剖割之役。以供奉老嫗者。老嫗見天治子言語不同。狀貌亦異。以為異味。遂欲烹之。旁坐者數人起曰。吾察此種。非可漫烹也。必須養於一室。待其馴性。察其舉動。乃可烹之。天治子被拽於室內。其室廣大無垠。不見朕兆。其中蓄人無數。食人品分為數千。又分新舊。一一標識。最古者為比干心。為鄂侯脯。其次為子胥目。為方孝孺舌。此其古者也。若其新者。人皮為一堆。人眼為一堆。人耳為一堆。人腦為一堆。人心為一堆。人手足為一堆。腰與下體為一堆。最上品者則為人腦。間之須陀人腦力甚大。故最為可啖。烹人亦分先後。最肥胖魯鈍。不適于用者。後焉。啞者。次之。盲者。次之。跛者。次之。聾者。次之。其目炯炯而其心昭昭。而又最多言語者。則先之。不特先之。而又多之。故今所餘炯炯昭昭者無幾也。老嫗一日忽發啖癢。不能自禁。以一啖為快。速欲烹天治子。旁坐者復起止之。老嫗不問是非。并旁坐者亦烹之。又有一旁坐須陀人曰。烹我烹我。烹我同族尚

可。天治子必起殺禍。原來前此偕行之童子。果向何去。此童子極為智慧。知天治子必有禍患。伺間遁去。改易服色。習其言語。達其人情。與此地人甚為親厚。故人亦不覺其異也。天治子被烹。童子無由知之。須陀有一童子。亦非常人也。察此童子必為異人。乃作歌以諷之曰。大狗小狗。一齊好走。大狗既烹。小狗不宥。童子遂測知天治子被禍。將必及己。刻速裝返國。急報華胥帝。華胥帝大驚。即舉大兵。飄忽飛來。遂迫其國。大聲其罪曰。吾種不同。須陀種。非易京也。豈有野蠻烹文明者乎。遂肆意殺戮。須陀人與捫焦人。皆受戕賊。達于數十萬焉。老嫗亦不知何去。須陀人至此始為醒悟。知捫焦人專食我種也。並起而逐之。聞老嫗走於村野。後為村夫執殺之云云。

新羅馬傳奇

楔子一齣

飲冰室主人

(副末古貌仙裝上)

(蝶戀花) 遼鶴千年再來處。城郭人民。花錦明如許。一笑掀髯聊爾爾。三生遺恨今償矣。細數興亡還獨語。多少頭顱。換此壯嚴土。布地黃金教歌舞。謝他前度風和雨。

千年亡國淚。一曲太平歌。文字英雄少。風雲感慨多。俺乃意大利一箇詩家。但丁的靈魂是也。託生名國少抱天才。夙懷經世之心。粗解自由之義。臣耐我國自羅馬解紐以後。羣雄割據。互剖瓜分。縱有俾尼士志。挪亞米亞藍佛羅靈。比梭士名都巨府。輝映歷史。都付與麥秀禾油。任那峨特狄阿刺伯。西班牙。不法蘭西。奧大利。前虎後狼。更迭侵凌。好似箇目蝦腹蟹。咳。老夫生當數百年前。抱此一腔熱血。楚囚

對泣感事歎念及立國根本。在振國民精神。因此著了幾部小說傳奇。佐以許多詩詞歌曲。庶幾市衢傳誦。婦孺知聞。將來民氣漸伸。或者國恥可雪。幸謝上天眷顧。後起有人。三傑齊生。一王崛起。笑介。哈哈。今日我的意大利。依然成了一箇歐洲第一等完全自主的雄國了。你看十一萬方里之面積。三十萬同族之人民。有政府有議院。何等堂皇。五十餘萬經練之陸兵。二百餘艘堅利之戰艦。可以戰。可以和好。不體面。這都是我同胞國民。拿他的淚血。心血。頭血。千辛萬苦。換得來的呀。老夫優游天國。俯視塵寰。觀此情形。感極而泣。主前滿肚皮。骯髒不平之氣。這也真消除淨盡了。今日閑暇無事。要往東方支那游歷一番。消遣情懷。內問介。支那乃東方一箇病國。大仙為何前去。答。你們有所不知。我聞得支那有一位青年。叫做甚麼飲水室主人。編了一部新羅馬傳奇。現在上海愛國戲園開演。這套傳奇。就係把俺意大利建國事情。逐段摹寫。繪聲繪影。可泣可歌。四十齣詞腔科白。字字珠璣。五十年成敗興亡。言言藥石。因此老夫想著拉了兩位忘年朋友。一箇係英國的索士比亞。一箇便是法國的福祿特爾。同去瞧瞧。一回。內。這位青年。為何忽然做起這套戲本來呢。答。人孰無情。士各有志。精禽填海。斥鷃笑天。其大愚。杜宇啼枝。行人聞而墮涕。我想這位青年。飄流異域。臨晚舊鄉。憂國如焚。回天無術。借雕蟲之小技。寓道鐸之微言。不過與老夫當日同病相憐罷了。內復問介。既然如此。你老羅馬先覺。歷史名家。何不將這套傳奇。內所說事情。先叙一番。等我們略知梗概呢。答。待我說來。念奴嬌。千年羅馬。被強鄰割據。四分五裂。絕代奸雄。專制手。付與與臣持。望。民族精神。自由主義。烘起全歐熱。呼號奔走。一時多少流血。則有智勇一王。恢奇三俊。愛國心如月。或演縱橫外交策。或用戈矛。

口舌革命未成。聯邦卒合。國恥從今雪。興亡何限。救時端賴豪傑。

內。果然有趣。但係我們不熟歷史。未能領會。還求大仙總括大意。再說一遍。答。使得。

梅特涅濫用專制權。

瑪志尼組織少年黨。

加將軍三率國民軍。

加富爾一統意大利。

指介。你看索士比亞福祿特爾兩位。駕雲冉冉。赴約而來。不免迎前會齊。同去顧曲。則箇飄然下。捫蝨談虎。客批注。

作者初為劫灰夢傳奇。僅成楔子一齣。余亟賞之。日日促其續成。蹉跎至今。竟無嗣響。日者復見其所作意大利建國二傑傳。因語之曰。若演此作劇。誠於中國現今社會最有影響。作者猶豫未應。余促之甚。端午夕。同泛舟太平洋濱。歸夜向午。忽持此章相示。余受之狂喜。因約每齣為之評注。兼監督之。勿令其中途戛然而止也。

從來劇本。演實人實事。毫無臆造者。惟孔云亭桃花扇一曲。在中國韻文中。可稱第一傑作。此本鎔鑄西史。捉紫鬚碧眼兒。被以優孟衣冠。尤為石破天驚。視云亭之氣魄意境。有過之無不及矣。

尋常曲本。僅叙一二人一二年間事。故結構尚易。此編前後亘七十餘年。書中主人公凡四五人。意匠經營。真非易易。吾將拭目以觀其後。

此齣全從桃花扇脫胎。然以中國戲演外國事。復以外國人看中國戲。作勢在千里之外。神龍天矯。不可思議。吾不得不服作者之天才。

文中但丁者。意大利詩人 Dante 也。生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卒一千三百二十一年。其時意大利初為日耳曼所兼并。故其詩多亡國之音。但科白中所載長亡事實。多在但丁以後。蓋文家言與史家言異也。讀者不可不審。

索士比亞者。英國名優兼詩家 Shakespeare 也。生一五六四年。卒一六一六年。福祿特爾者。法國哲學家兼戲曲家 Voltaire 也。生一六九四年。卒一七七八年。

第一齣 會議 一千八百十四年

(淨燕尾禮服胸間遍懸寶星驕奢上)

(口口)區區帝國老中堂。官樣攬權作勢儘橫行。肥胖說甚自由與平等。混帳堂堂大會俺主盟。誰抗一手掩盡天下目。兩朝專制老臣心。自家與大利國大宰相公爵梅特涅的便是。現今世界第一雄洲。無過俺歐羅巴。歐羅巴第一強國。無過俺奧大利。奧大利第一大權。無過俺梅特涅。只可笑二十餘年前。法蘭西有一黨亂民。說甚麼天賦人權。甚麼自由平等。鬧起驚天動地的大革命來。接著那飛天夜叉。拿破崙單刀匹馬。將這如茶如錦的歐洲。殺得箇狗血淋漓。七脚八拳。把俺作威作福的名相。嚇得箇龜頭直縮。尤可惡者。那拿破崙任意妄為。編了大大一部法典。竟把盧梭孟德斯鳩那一班荒謬學說。攙入許多在裏面。他征服一箇地方。便將那法典頒行。惹得通歐洲所有人民。箇箇都要自治起來。箇箇都要和我們貴族平等起來。這還了得嗎。幸虧天奪其魄。一敗於莫斯科。再敗於倭打盧。我們十幾國聯軍。將這老猴子拿住。流往大西洋南邊聖布魯拿荒島安置。從今以後。天下太平了。但係

民氣買張毒藥未熄。卻是一樁後患。今日乃一千八百十四年六月廿一日。各國君相在借們京城維也納開大會議。推定俺箇議長。待俺抖擻精神。把那民權禍根。一刀兩段。斬除淨盡。則箇(雜扮列國使臣十餘人上)信在大夫澶淵會(雜扮諸小國君主十餘人上)祭則寡人南面王(同見淨作足恭態介)老公相早到了(淨欠伸回禮介)列位有請(從懷中取時表看介)時候到了。等俄皇普皇兩陛下光臨。便好開議。怎麼還不見來呀。

(副淨扮俄羅斯皇亞歷山大丑扮普魯士王腓力特列同驕從上)(副淨)

(前調)祖傳專制大名邦。穩當燒城打退老拿皇。功狀小心防著虛無黨。博浪這回第一要排場。抬槓

(丑)不是佗般說。怎麼還未會議。便抬起槓來呢。(副淨)好好待你說來。(丑)

(前調)中原赫赫一名王。有望目前一步儘他強。謙讓民權打破葫蘆樣。狂妄波蘭一索要提防。上當

(副淨)你怕上誰的當呀。(丑)咄借們俄普奧三國。瓜分了波蘭。波蘭人民心懷不服。這回一定運動想圖恢復呀。怎好不提防。(副淨)你提防即管提防。卻提防酒家不得。(丑)閑話少說。你看列國君相都已到齊。借們趕緊赴會罷。(同入介)眾起坐迎接介(互握手介)分次坐定介(開議介)淨起立演說介

(降黃龍)多謝戮力同心。搜倒十餘年。混世魔王。從今後粉飾太平。將相王侯得意揚揚。要將一切政體。恢復到舊時模樣。……我想今次會議第一問題。要將法國大革命以來。及拿破崙所有胡行妄動。一概翻轉過來。直回到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以前。的情狀。纔是。還有那失國的列侯。失地的貴族。都要還他本

來……興滅國巨族名門裂土分疆

(眾拍掌稱善介) (副淨) 拿破倫從前略定波蘭舊壤已將俄普奧三國所得地方合成一個倭梭大侯國波蘭人民亦願意復合借們何不仍其舊貫再建一波蘭王國採自由主義制定憲法朕願以公平之心兼王其地(丑) 你好會打算想討起我們普奧兩國便宜來了這卻上你當不得(淨) 自由憲法係與我們專制國體最防害的如此辦法非但於奧普兩國有損亦俄皇陛下之不利也但係今日會議須要和衷共濟也罷只要將舊波蘭南境的砲臺全行拆去就讓與俄國管領罷再將那撒遜王國割了一半讓與普王也足抵過這鴉吃虧了但係借與大利卻要那愛里利亞及打麻梯亞這幾箇地方抵償抵償(丑) 副淨這些地方都是意大利舊壤還須參詳(淨) 這意大利只算箇地理上的名詞罷了那裏還算得箇政治上的名詞況且我們藉戰勝國的餘威難道不要分占些便宜嗎

(前調) 這羅馬舊墟千歲荒涼衰草殘陽儘戰勝餘威分宰宰割誰敢雌黃高強攫金手段清白人慣會真糊塗帳休相問鵲蚌爭持笑煞漁郎

(眾) 老公相果然說得有理借們遵依便是(淨) 那意大利之倫巴的俾尼士兩地還交與大利大公之夫人馬利亞管領其他士卡尼地方封與我王族弟的南其摩的拿地方封與王子佛蘭西士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七仍復舊權尚有撒的尼亞王國算係意大利一箇正統就把志挪亞舊壤都歸與他罷列位看俺這辦法可還公道麼(眾) 是是公道得很(淨) 正事已畢借們散會同去跳舞作樂罷(眾) (眾譁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凡曲本第一齣必以本書主人公登場所謂正生正旦是也惟此書則不能因主人公未出世以前已有許多事應叙也於是乎曲本之慣技乃窮既創新格自不得依常例矣

此書雖曰游戲之作然十九世紀歐洲之大事皆網羅其中矣讀正史常使人沈悶惟恐臥此等裨史寓事實於趣味之中最能助記憶力余謂此本宜作中學科本讀之

著十九世紀史者皆託始於維也納會議蓋此會議實為百年來最大關鍵也上接法國革命及拿破倫時代為其反動力下開各國立憲統一事業為其原動力此編首叙之結構最為嚴整

維也納會議各國君相列座者不下百餘人可謂古今第一盛會然其宗旨既悖謬其精神自散漫無紀名為公會實則一切條件皆由數大國私自決定而已其後俄普奧三帝結神聖同盟專以防壓民權為事遂起全歐革命勢亂數十年僅有今日自此會後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凡三十四年間史家稱為梅特涅時代故此文注重俄普奧而尤深誅梅特涅皆春秋之筆也

維也納會議爭論最多者波蘭問題撒遜問題日耳曼統一問題意大利問題等也故帶叙之意大利經拿破倫征服將前此無數小國統而一之施行法國民法自由統一之精神既已萌芽矣維也納會議所謂牛羊從而牧之也故叙意大利史尤當着眼此會

此會之結果使奧國在意大利之權力更加强盛固也然撒的尼亞國實為他日統一全意之起點此次合併志挪亞其國勢漸鞏固亦最有關係之事實也故前提之

維也納會議。為鬼為蜮。有類兒戲。此章以極輕薄之筆寫之。諷而非虐也。當時競奢鬥靡。宴會無虛日。會期將及一年。每日所費在十萬圓內外云。時有跳舞大會之目。章末所謂同去跳舞作樂者。蓋實錄也。

梅特涅 Metternich 生一七七三年。卒一八五九年。時封公爵。後晉王爵。

第二齣 初革 一千八百二十年

(丑持劍騎馬上)手執金刀九十九。殺盡國仇方罷手。(小旦男裝騎馬上)與君直抵黃龍城。痛飲自由一杯酒。(丑)俺乃燒炭黨首領是也。(小旦)俺乃燒炭黨女首領是也。(向丑介)來此已是會所。等我請出兄弟們。聽哥哥演說一番則箇。(向內介)眾兄弟有請。(內)有請。(眾男女雜上)互相見握手接吻介。(丑登壇介)眾拍掌介。(丑)兄弟們。借們這箇燒炭黨。就與大利政府的奴才視之。叫做一箇私黨。就意大利同胞的國民視之。叫做一箇公黨。我們的宗旨啊。不管他上等社會中等社會下等社會九流三教。但使有愛國的熱血。只管前來。不論那一人政體寡人政體多人政體。立憲共和。但能除專制的魔王。何妨試辦。叫他是哥老會三合會大刀會小刀會。些些不同。但起得革命軍。動王軍。獨立軍。國民軍。件件皆可。(拍醒木介)兄弟們。須知奧大利是我公敵。梅特涅是我大仇。凡我黨中同人。是與他不兩立的。

(勝如花)皆直裂淚橫流。開得英雄難受。沒來由。離畔鞍鞍。甚情緒。豪門使酒。好一副健兒身手。雙肩上公仇私仇。滿腔兒家憂國憂。未泰油。油。忍斜陽回首。拚着箇頭顱似斗。小朝廷生活堪羞。小朝廷生活堪羞。

兄弟們。你看這奧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當一千八百十五年即位之時。本會向人民宣誓。遵守千八百十二年所立之憲法。不料口血未乾。竟背前約。問他的緣故。卻是梅特涅挑撥禁止。恐怕他開起民權自由的先例來。(拍醒木介)你想這樣做下去。借們意大利人。還有復見天日之望嗎。(眾)援手怒目介。(雜持新聞紙號外急上)報報報。西班牙國革命軍起。國王不得已。竟自頒行自由憲法了。(眾)起坐爭閱看介。(小旦取新聞紙朗讀介)丑)兄弟們。西班牙人也是箇人意大利人也是箇人。難道我們就不如他麼。(眾)拍掌頓足誦呼介)機會機會。革命革命。(丑)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借們即刻預備在這尼布士地方起事。還酒奉勞幾位姊妹們。到撒的尼亞聯絡同志。一齊禦侮才好。(小旦)使得。

(眾下)小旦

(前調)身萬里。目千秋。颯颯碧鬚紅袖。厭照鸞似水。流年學射鵬。沙場勝手。甚功名。穀儂消受。趁今日。人謀鬼謀。把從前雲收霧收。鐵血關頭。問鬚眉。愧不漫。公憤落他人後。望江山美人對愁。揮金戈。美人散愁。(看劍馳馬下)

(副淨淨扮二警官上)副淨身列丹墀與未亡。(淨)衛護。(副淨)威風赫赫王侯署。(淨)紙虎。(副淨)開門點卯站班住。(淨)休誤。(副淨)若有人民來投訴。(淨)發宣。(副淨)啾悄悄說。不要露出馬脚來。(同笑介)借們尼布士王官警衛官。今日輪班上值。酒得嚴肅。(丑)率眾雜持長鎗短鎗。刀斧木棍。擁上。願為民流血。先救眾一心。(眾)鼓譟介)淨)副淨吹銀笳。告警介)護衛兵齊集介)接門介)護衛兵敗介)淨)副淨)你等百姓。究為何來。(丑)不是行同盜賊。亦非圖作王侯。(淨)既不作反。為何持兵。

眾只要人權與自由。鐵血助他成就。副淨。既然如此。散去慢慢商量。丑。無力便無憑藉。不成誓不干休。淨。到底怎的你們纔心足。衆。但求憲法別無求。卻要我王賭咒。淨。副淨。這樣你們等著待我進報。外。扮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率王子上。衆。脫帽為禮。介。外對衆以吻接新約全書。指十字架發誓。誓。王子隨誓。介。衆。呼萬歲。介。外下。雜。急上。撒的尼亞人民已預備起義。挾本國政府以驅逐與軍。帕特門倫巴的諸地亦同時爆發了。俺奉女首領之命。特來報告。丑。我們須則預備接應。合。餘文。破題兒。初成就。最提防。兩覆雲翻手。謾倚著今日豪氣元龍百尺樓。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燒炭黨者。即加波拿里黨。Cobonari 意大利之秘密結社也。其情形與中國之哥老會等大相類。燒炭黨人之志氣。非不可嘉。但學問不足以副之。故道心不足。條理疏略。一挫便難復振。此齣不以莊重之筆寫之。非以成敗論人。實留為下文三傑地步也。

俄羅斯之虛無黨。閨秀最多。其行刑最毒之事者。大率皆妙齡絕色之女子也。燒炭黨中有此等人否。吾不敢知。竊疑作者以本書巨脚太少。不合戲本體例。故著此一段耳。然以情理度之。未必無其人也。

燒炭黨本無一定宗旨。大率以清君側為主義。獨立精神。仍有所缺。此其所以不成也。

尼布士王當民變後。以極莊嚴之儀。舉行宣誓大典。政府大臣皆列坐。王以熱誠之言。誓守憲法。蓋亦出於真意。非受迫而姑以免禍也。亦非如本文所叙之草草也。若非有梅特涅。則意人於此時已

可享自由之福矣。

小旦所唱一齣神米活現。鐵血關頭問鬚眉。愧否。二語。吾讀之亦如冷水澆背。聲音之道。感人深矣。

第三齣 黨獄 一八百二十一年

外。扮尼布士國宰相末扮撒的尼亞國宰相上。外。還他笑罵總何妨。末。換我南柯夢一場。外。無量頭顱無量血。末。為他人作嫁衣裳。同坐介。我等今日受梅特涅公相之命。會審燒炭黨逆徒。須則早等伺候。淨。扮梅特涅上。熱誠重天可炙手。殺人如草不聞聲。老夫梅特涅。自從維也納會議之後。與俄普兩皇結神聖同盟。合力壓制民權。藉以長保富貴。五年以來。內外安謐。巨耐意大利燒炭黨小醜。不安本分。攪動波瀾。去年竟在尼布士帕特門倫巴的撒的尼亞各地方。同時濫起。意欲從我與人手中奪回權利。發布憲法。做箇自由自主的人民。冷笑介。非是老夫誇口。你們意大利人。只算是生前注定命裏帶來的奴才身分罷了。你們的祖宗。做了我家奴才。已幾百年。難道今日倒要不服勁嗎。况且你們那豪門貴冑。做官讀書的上等人物。箇箇都做了我家吃癩飯。一呼百諾的孝順孫兒。爾等螳臂當車。豈非飛蛾送死。大笑介。你看老夫出小小手段。早已叫他們自己殺起自己來。一語指揮。大局平定。前後拿到逆黨一千餘名。今日老夫要親自拷訊。并撤調尼布士撒的尼亞兩國宰相。齊來會審。一來顯顯俺的威風。二來假手意大利本族人。叫他自已殺個干淨。正是任伊從前瞎說人權貴。要你今日真知獄吏尊。外末迎見介。淨。中坐。外末旁坐介。外末。老公相到了。就此開審。警官那裡。雜。有。外末。將那犯人十箇。一排。挨次帶上。雜。曉得。

(雜帶丑小旦等十人蓬頭跣足披枷帶鎖上)

(秋夜月) 丑是男兒自有男兒性。霹靂臨頭心魂靜。由來成敗非由命。將頭顱送定把精神留定。兄弟們。我們得做意大利第一次流血的人物。天公待我不薄。酒是蟲蟲烈烈。不要垂頭縮尾。墮喪了國民志氣者。(小旦) 正是我們今日的言語舉動。都要替意大利人造下一箇大大紀念。播下一箇大大種子來。

(前調) (小旦) 軒沈沈睡虎千年。眠教我羅袂生寒。芳心警。一聲兒晨鐘。吼得人深省。將奸奴罵醒。把國民喚醒。

(同見淨外末直立怒視介) (淨拍驚堂介) 爾等不服國法。同造逆謀。今日被我拿到。有何話說。(丑) 說是有說的。你請定了你的耳神來聽者。

(混江龍) 我是為民請命。將血兒洗出一國的大光明。便今日拚着箇裏宏血三年化盡。到將來總有那精衛克東海填平。只有你這老猶賊啊。倚仗著千百年將絕未絕的民賊餘燼。結下了億萬人欲殺未殺的怨毒分明。你那外交政策。是要獻媚列強。演出一手遮天大本領。你那內治經綸。是要挫抑民氣。做到十層地獄老閻靈。你在內加利是一箇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你在日耳曼是箇兩頭兒搗鬼的妖魔星。就是在你與大利本國啊。你便假假地與些教育。也是束縛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教那青年子弟。奄奄無生氣。你更狠狠地講求軍備。添出許多納稅義務。當兵義務。守法義務。却把人民權利。槍桿件件剝光精。政談會是你三生九代的仇敵。新聞紙是你硬硬礙眼的刺釘。黃白

金是你棺材裏心兒肉兒的親眷。小官是你舖子上高些低些的天秤。逆著你來便玉石同爐。順著你來又雞犬不甯。你還把我意大利祖國當作乃翁傳下的遺產。十一萬方里。把我意大利同胞。認做拿錢買下的奴才。三千萬多名。你目下自然是熱烘烘的尊榮安富。你將來總有日黑魁魁的罪惡責盈。到那時候啊。千刀王莽刺盡你的臭皮袋。三豕蚩尤。磔透你的惡魂靈。你的頭便是千人共飲的智瑤器。你的腹便是永夜長明的董卓燈。則那全歐洲人民。懸綵旗。放花爆。讚呼著民權萬歲。便有耶和華天使。揲雙翼。下塵寰。高叫道。天下太平。我是播散自由的五瘟使。我是點明獨立的北辰星。今日更盡了我的責任。驂鸞歸去。他日啊。飛下我的精神搏虎功。坦蕩蕩橫刀向天。天顛魏巍。旁人何用驚。

(淨) 好毒罵。好毒罵。我其實聽不得了。左右快與我拿下這廝。砍了去罷。(雜扶丑下) (外末喚介) 你們却有甚麼辯訴來。(小旦) 辯訴是不辯訴。話卻多著呢。

前調 我是工愁善病。真世間兒女第一多情。我看不過那螻蟻似的腐敗生涯。故此感梅額顰蛾眉。捧心無限啼紅怨。我受不慣那牛馬似的壓制痛苦。故此損腰圍。懶茶飯。疾首時聞嬌喘聲。可恨你們這些狗奴才啊。將累代仇人。認做重生的父母。把一國同胞。當作上供的犧牲。任你踐你土。食你毛。還說是深仁厚澤。你便舐他。癱吮他。痔瘡博箇頂戴身榮。指梅特沒介。他本是箇異族兒。也難怪舞爪張牙。迫得我上國憤泉秋沸。指陪審兩相介。虧你是箇神明。胃卻跟著些蒼蒼豆。煎得那同根互釜雷鳴。他是蛇你便是秦蛇自噬的人妖。他是虎你便是為虎擇肉的張靈。你的辣手段。靠著那厚面皮。天生惡毒。你的黑心肝。映着那白鬚子。真樣鮮明。你只要護得那一頂烏紗。怕甚麼呼牛應牛。呼馬應馬。你更

使慣着那兩條火腿。少不免賊多從賊兵多從兵。待與你講廉恥。巨耐你是慣倚門的楊花水性。待與你講利害。巨耐你是鑿窟的頑石無靈。與你講天理人情。巨耐你是動物學上涼血部類的老龜鼈。與你說宗邦祖國。巨耐你是巫來由種認人為父的小螟蛉。你的毒種好像疫蟲兒傳染遍地。你的威風好像癩狗兒恐嚇羣盲。惹得一國上人心死盡。便似家中枯骨。弄得千年來國威墜落。變做并底銀瓶。我氣不過那百千萬沒臉兒。辱沒鬚眉受巾幗。我便沖起那三千丈無明業火。辜負香衾事血腥。我是箇嬌滴滴的閨秀兒。生來不解道夫婿封侯。我貪着轟烈的從軍樂。夢裏願不得爺娘喚女聲。我要將紅粉兒砌成那國民基礎。我便把爆藥兒炸開那世界文明。今日裏拚着箇頸血兒。濺污桃花扇。十年後少不免精魂兒再生牡丹亭。坦蕩蕩橫刀向天笑。顛巍巍旁人何用驚。

(淨)我還有些公事。要先走一步了。(外末拱介)淨下(外末末介)罵是罵得很。卻真說着我們心坎的毛病。我聽着因不得一陣陣間臉紅耳熱起來。(末)可不是嗎。卻是我們廿載螢窗。十年手版。好容易捱到今日這箇地位。難道任着這些人胡鬧。摔破了偈們飯碗不成。(外)少不免昧着良心。將他們定個死罪。回覆老公相罷了。(末)正是(同吟附介)左右將這廝們帶往死囚牢中。候明日陸續審定。一齊取決。(雜)是(外末下)小旦)兄弟們我們抖擻精神。趕上首領哥哥的英魂。同赴天國。則箇正是。

白馬昏潮夜夜聲
君看今夕瑤臺上

人豪初死鬼雄生
風雨何曾敗月明

(雜帶小旦等九人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黨獄者。天下極哀慘之事也。請此齣一過。毫不覺其哀慘。惟覺其壯快。才子之筆。能奪天工。信然。信然。金聖歎批西廂。謂讀拷豔一齣。紅娘罵老夫人語。真是天下第一快心事。吾於此文亦云然。每讀一句。輒欲浮一大白。

水滸傳中阮家三雄罵何濤巡簡語。真是古今第一毒罵。以較此文。尚未能彷彿其什一。吾獨怪作者錦心繡口。爾雅溫文。何苦造此口孽。不畏拔舌地獄。留脚一席耶。

指桑罵槐。絕似姊姊不睦的婦人相詬。碎口吻。作者有幾多化身。現此奇態。

罵人之筆。已奇極矣。最奇者文中連篇累牘。堆滿香奩語。羅袂生寒。芳心自警。辜負香衾。封侯夫婿。皆係癡情兒女嬌態語。豈可以入革命史。更豈可以入黨獄記。乃經作者舞文鍛鍊。竟自生氣勃勃起來。才子之筆。可愛煞人。才子之筆。可畏煞人。

梅特涅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奧大利革命軍起時。才身狼狽。亡命英國。後卒受千人指罵以死。惜哉。所謂磔黃尤刺王莽。智瑤器董燈者。未得見諸實事也。雖然。不料五十年後。更遇著飲水子的筆鋒古劍。比那路易第十六的斷頭臺。還利害多著哩。

梅特涅不足責。以意大利人而做梅特涅的奴才者。則無復人心矣。不知女豪傑一曲混江龍。能罵醒幾箇奸奴。能喚醒幾箇國民。

昔嘗與作者讀龔定庵詩有捲簾梳洗望黃河之句。作者云捲簾梳洗下。豈容綴黃河二字。擇語可謂奇極。今此文於辜負香衾下。綴血腥二字。更復成何說話。作者為文無他長。但胸中有一材料。無不捉之以入筆下耳。桃花扇牡丹亭與本文相去何啻萬里。亦竟被他捉去了。咄咄怪事。新羅馬傳奇已演了四齣書中正脚色。尚未出現。讀者請抖擻精神。再等半箇月。好看那桃花扇上的侯公子登場了。

第四齣 俠感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

(生扮瑪志尼墨衣學生裝上)

(臨江仙)萬卷撐腸何用處。哀哀亡國遺民。江山寂寞鎖愁雲。斜陽看雁去。無語獨霑巾。(采桑子)十年悔學雕蟲技。有其情懷。掩卷故聞杜宇啼。十年故國今誰主。吟也淒迷。夢也淒迷。一髮中原日已西。小生瑪志尼。表名金士披。意大利國志。挪亞府人也。系出清門。家承通德。不幸先君早世。兄弟無人。怙恃堂。夙承教育。自從十三歲。入市立大學。今年十七。卒業有成。精學哲理之科。篤信唯心之論。屠龍伎倆。未還滄海之珠。倚馬文章。空費洛陽之紙。每念我意大利。自羅馬失鹿以後。朝秦暮楚。五裂四分。同種仇讎。生民塗炭。痛離風之不競。為大國羞。入豚豕以誰憐。謂他人母。自古道。哀莫哀於無國。病莫病於喪心。小生雖在髫齡。頗知國恥。撫今懷古。感物易哀。獨恨閱歷未深。補救無術。因作國喪紀念。常著深墨衣冠。等春士之悲秋。向歡場而掩淚。少年同學。相言某是狂生。大人先生。會曰此子可

惜(歎介)咳你這朝菌蟪蛄一流。怎知道我傷心人。別有懷抱也。今日乃係來復休學之期。母親約定

携俺前往海濱游耍。以遣情懷。只得收拾奇愁。強為歡笑。預備陪侍則箇。

(懶畫眉)忍淚吞聲做箇詞人。零落鄉關深閉門。要將心血洗乾坤。來日天難問。暫收拾雄心消好春。

(作更衣修容介)(老旦上)

(前調)楚緯淒涼。歷劫塵塵。臨晚宗周常苦辛。仲謀有子未全貧。……漆室憂宗國。名山畏後生。孩兒那裏(主整衣迎介)以吻接老旦額介)孩兒正此更衣。待往伺候母親。不知母親早出來了。(老旦)就此同往罷。……日遠長安近。且攜著乳虎空山嘯暮雲。

(同循海濱行介)(老旦)你看這泱泱雄壯的地中海。借們意大利也曾握過這海上大權來。(生點頭微歎介)(外扮巨人身長七尺。氣宇嚴整。冠服藍縷上)

(破齊陣)戴著頭顱且住。嘔餘血淚誰聞。乞食王孫吹簫公子。累得英雄才盡。都只言湖海無餘子。爭敢望陽關有故人。風塵辜此身。(迎面見老旦。生脫帽為禮介)可憐意大利亡命流民。則箇(老旦揮淚探懷中。取出金錢給外介)(外點頭。謝納入破帽介)(生注視作聘胎狀介)(外昂然下)(生目送良久介)(向老旦介)母親。這是甚麼人呀。(老旦)我兒還不知道嗎。這都是為意大利全國國民受罪的。

(折桂令)他甘心割慈忍愛。別并離羣。俠蟲蟲似荆卿入秦。氣昂昂似翟義從軍。……孩兒啊。你該記得一千八百二十年。我們意大利人民。不堪專制虐政。因此南北諸省。同時並起。欲抗逐奧大利。奏自由統

一之功。爭奈石卵不敵。民黨失利。那些志士們。或上絞臺。或出狂徑……恨皇天不仁。儘著伊暴昏。霎的前程雨雲翻。東市上朝衣誰問。鐵窗裏雄鬼為鄰……那滅等的。就流竄到這志挪亞海濱地方。舉目無親。淒涼乞食……餓盡青春。愁盡行雲。撇了鄉關。賸了孤身。

(淚介)孩兒啊。方纔那位巨人。便是這橋案內一箇無名的英雄了。(生淚介)不想僭意大利還有這。種慷慨義俠的人。孩兒愧他多多矣。

(醉東江)惹得俺千百結。迴腸不展。三萬斛潮血如焚。恨悠悠天道。非痛歷歷英才盡。望長空霜風凄緊。難道是往車有轍。來軫無人……想我瑪志尼亦是意大利三千萬人中的一人。豈可放棄責任……叫一聲我國民。哭一聲我國民。怕不怕英雄氣短。柳絲長。恨只恨自由人遠天涯近。從今後誓做箇男兒本分。愛國精神。

(向老旦介)母親啊。從今日以後。孩兒的身子。都要獻與意大利國民了。老旦。這樣纔不辜負為娘的教育。你十七年一番苦心哩。(合)

(尾聲)紛紛成敗無憑準。自古道皇天不負有心人。佇看起陸龍蛇。演出風雲陣。(同下)

捫竊談虎客批注

瑪志尼為三傑之首。至是始出現。方入本書正文。

作者生平於近世豪傑中最崇拜瑪志尼。此齣極力描寫語語皆有寄託。最宜領畧。

忍淚吞聲做箇詞人。要將心血洗乾坤。得非作者自道耶。吾願與一國公民共哀其志。且祝其實此目的也。西廂記繫春情。短柳絲長隔花人。遠天涯近。二語向稱名句。不意又被作者擄擄去了。別成妙語。舞文手段可畏之至。

第五齣 弔古 一千八百二十三年

(淨扮加里波的水手裝上)

(破齊陣)孤嶽千尋壁。立長風萬里橫。行水雪聰明。雷霆精銳。天付與男兒本性。巨耐朝朝送客。浮家慣著。甚夜夜驚人。匣劍鳴。西風聞血腥。

(鷓鴣天)浩浩天風轉耳過。醒時涕淚醉時歌。伏波橫海人才少。枯苑無城入夢多。驚駒隙。感川波。年來無奈古愁何。誰將亡國無窮恨。說與秦淮舊日河。小生加里波的是也。門閥寒微。家計貧窶。父親德彌尼。航海為業。小生未離襁褓。已涉波濤。暮哥命布通天鑿孔之風。懷納爾遜為國同仇之志。兼以性情孤憤。膂力剛強。苦無百里之才。願學萬人之敵。典衣一醉。結奇士於風塵。磨劍十年。理不平於行路。行年七歲。承父母命。入教會學校。研究神學。巨奈俺粗莽情懷。不喜那陳腐教理。因習此算學。天文航海兵法等學科。雖非專門。卻有心得。嗣因家貧廢學。仍尋海上生涯。今日隨船長皮津。航行羅馬。想這羅馬乃我祖國首都。為古今東西歷史上第一名譽之都府。今度儘備游覽。好不壯快。(指介)你看前面海岸。葱蘢鬱鬱。綠楊城郭。烟雨樓臺。國土莊嚴。川原雄壯。正是東西波浪兼天湧。今古風雲接地陰。羅馬羅馬你兀的不愛煞俺也。

(油葫蘆)一霎涼風吹酒醒。正到洛陽城。望朝霞起。午雲捲。夕陽明。十丈軟紅塵。玉宇瓊樓迴。百戰舊山河。歷歷心頭影。一箇是扁舟。天地無雙士。一箇是青史。人間第一城。我便要整頓全神。注定卿。

(作到介)呵呵。好羅馬。今日落到我手了。小生向讀國史。目注心營。雖則未遂壯游。却也已同身歷。今日不免將心中的羅馬。和目中的羅馬。逐一按圖索驥。比較分明。則箇(上岸行介)作驚訝狀介。怎麼一箇整齊嚴肅的羅馬。卻這樣凌亂混雜起來呢。再前行介。噯呀。我記得歷史上的羅馬。何等殷闐繁盛。怎麼今日卻是哀鴻遍野。春燕無歸。滿眼悽惶。都只一片蒼涼氣象也。(嘆介)自古道。百聞不如一見。自非親到名城。怎知今昔之感。

(皂羅袍)原來是喬木廢池如賸。甚黃昏清角。吹寒膾有空城。陣雲黯沒漢家營。月華破碎。秦時鏡。淒涼草樹。鶉啼有聲。尋常門巷。燕來無情。難道我夢兒錯認了黃梁境。

我想羅馬城內。名勝古蹟。所在多有。等成順著路兒。訪覽起來。(行介)志士淒涼。閑處老。名花零落。兩中看。呀。這便是凱旋門了。呀。這便是議會場了。呀。這便是教會堂了。呀。這便是十三大劇園之一了。你看雄圖未沫。遺址儼然。我偉大國民的精神。好不令人生感。但係斷井頽垣。碑苔砌草。卻怎便零落到這般田地呀。

(駐馬聽)金碧飄零。北斗星沈。天有恨。伽藍寂靜。南朝烟鎖。佛無靈。神鴉社鼓。斷腸聲。兔葵燕麥。斜陽影。誰記首。鮒枝。冷秋前病。

(沈醉東風)你記得昔日啊。定中原。鏡歌健勁。你聽得今日啊。哀江南。詞賦淒零。雨打了花月痕。浪淘盡。

英雄影。望一片山殘水賸。都付與烏啼故國。人泣新亭。樓空夜永。把十年好夢。被風抖醒。

哎。羅馬。羅馬。你兀的不痛煞我也。(嘆介)我想古亦日月。今亦日月。古亦山川。今亦山川。我們這箇偌大羅馬。豈不是靠著從前那幾箇豪傑的心血。魄力造出來的嗎。天公啊。怎麼你昏昏沈沈了幾百年。竟不肯替我們意大利再降一箇人才。

(五韻美)天無語。人如病。後來人叫不出前人應。向那裏叫喚起國民魂性。似這山河破碎。待誰來擔荷。一身輕。黑嶮令。便是俺無情有情。到這裏不由人魂驚目驚。猛回頭紅淚飄零。……俺的羅馬啊。……只怕你也黯銷魂。憐我憐卿。……俺啊。……悶着那滿腔兒歌聲哭聲。對着那大江心。月明浪明。抵多少。棒喝兒儒經佛經。則索打疊前程。誓恢復神京舊京。

(自語介)俺想英雄事業。天不限人。豪俠情懷。今當猶昔。我加里波的生並名國。方當盛年。難道古人能創立這羅馬。我們就不能再造這羅馬麼。但係天地悠悠。人心漫漫。正不知舉國中同茲感慨者。還有幾人。

(憶多嬌)是百年歌舞厭言兵。怕一木難支大厦傾。但祝到處天涯春。若有情。趁着那芳草初生。啼歇未鳴。管領取這爛錦年華。魂清夢清。

羅馬啊。俺今日便久淹留。也增傷感。不若暫且作別。奔走江湖。訪尋同志。待到大業告成。再來和你厮守罷。

(尾聲)我是多情。却似總無情。解道莫近彈。甚恨不平。便揮手空濛。一瞥山河影。

(下)
捫蝨談虎各批注

叙瑪志尼起筆於海濱一游叙加里波的起筆於羅馬一游皆係胎孕二雄壯志之地也是歷史上實事是劇曲上真景二雄留此佳話似為新羅馬傳奇地步

寫瑪志尼便活畫出一箇大學者寫加里波的便活畫出一箇大軍人真是寫生妙手前半齣未到羅馬以前極意思畫出如錦如茶世界觀起後來失望益增張觸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也

作者生平為文每喜自造新名詞或雜引泰東泰西故事獨此書入西人口氣反全用中國典故曲中不雜一譯語名詞是亦其有意立異處

作者少年善為綺語故雖愛國之文亦往往以美人芳草出之不可不謂文人結習然其所以哀感頑豔者則亦以此

第六齣 鑄黨 一千八百二十五年

(生扮瑪志尼上)

鬱芳春慘霧黏天。穢塵滾地。憑高怕望中原。偏是睡獅無賴。沈睡千年。便把奇愁拋遣。奈江山耐人留戀。雄心遠待翻起滄海桑田。添段因緣。
小生瑪志尼。自從前年隨母親海濱一游。遭逢志士。哀聆慈訓。振觸迴腸。便已以身許國。誓為同胞有

所盡力。幸投入燒炭黨中。欲圖共事。不料該黨一挫之後。精神沮喪。志氣銷沈。前雖既已形零。後起不能為繼。而且志氣卑陋。道德衰頹。這樣看來。我意大利靠著這班人。是不中用了。再看那華國中。熙攘攘的人。卻大半在昏昏睡夢中。不知國恥為何物。國仇為何人。便有一二醒時之士。亦復離羣索處。消息不通。力薄勢分。何濟於事。嘆介。小生每念物極必反。人定勝天。怯大敵者非丈夫。造時勢者為後傑。當仁不讓。舍我其誰。因想聯合同志。重新組織一箇完全民黨。仗茲團體。共濟艱難。今日約定格里士比阿西尼兩位。齊集舍下。同議章程。敢待來也。作翔步室內介。末扮格里士比阿西尼同上。朝從屠沽游。夕拉關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如大鯉。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批。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自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痛其逞。既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跼奠一卮。風雲撲人冷。末。俺格里士比。正從昔昔里島北來。游歷內地。訪尋同志。今承瑪君約商大事。須速前往。丑。俺阿西尼。自從瑪先生游。久聞微言大義。今日函文見招。不免隨格公早到。同見生握手為禮介。辱承見招。不知有何賜教。生。非為別事。小生痛念我國同胞前途。不勝憂慮。今日特請兩君同商拯救之法。並講明我等應行之責任。以後好一同努力進行。末。丑。先請領教。生。

(六奏宮詞) 風雲無色。關河帶怨。付與斜陽一片。聲聲啼歎。空教沈損華年。俺淚盡了。獄三字。才枯了。策萬言。天醉也。怕問天。天民那得受人憐。我待約精禽。馱石填寬海。我便學師子。談經吼舌蓮。天遙地遠。山河大千。風馳雲捲。國民少年。便泥犁也。應有光明線。莫遷延。優勝劣敗。猛要著光鞭。

兩君啊。今日正是民族主義競爭時代。非全國人萬眾一心。結成一至大團體。不足以圖自立而抗外敵。但合羣之義。言之似易。行之實難。我想天下事。必須從大處著想。從小處落脈。但使一國中能有數人或數十人。真誠愛國。結成一團。死生不渝。憂樂相共。確認責任。奮力向前。則涓滴可以成江河。頭步可以致千里。將來逐漸推廣。或者同志徧於全國。大局藉此挽回。亦未可定。我等雖亦人微言輕。然亦國民一分子。應盡義務。青無可辭。意欲與諸君共商。組織一強固民黨。以為同胞先導。未知兩君意下如何。(末丑)某等久有此心。恨才力綿薄。未能成就。今承指示。妙極妙極了。但這民黨的宗旨若何。手段若何。還要請教哩。(生)待我說來領教罷。

(北江梅令)你看這客星據座。天空變。你看這濁流飲恨。人權賤。你看這狐兔縱橫。占盡了中原。你看這虎狼擇肉不住的把威權。搦寬也胡纏。孽也胡纏。文明敵橫行。徧地專制毒憔悴。千年。遮莫要危樓打碎。奮空拳。遮莫要亂麻斬斷。起一度玄黃戰。天也無言。佛也無言。只怕劫灰飛盡。靈光纔現。

兩君啊。我想國中積弊既深。斷非彌縫補苴。可以救得轉來破壞之事。無論遲早。終不可免。倒不如用些人力。去做那有意識的破壞。早一日還得一日之福哩。(末)這議論是一點不錯。但看我意大利人心腐敗到這般田地。莫說平和的福分。不能殼享受。只怕連破壞的事業。也不能做成。這卻怎麼好。(生)正是。但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今日操練一國人。叫他成就一箇國民的資格。正是我輩責任哩。

(前調)借要信靈魂不共身流轉。借要信英雄成敗尋常見。借要信國民義務是天然。借要信倚賴他人

是一種奴才券。生也斷連。死也斷連。任把七尺頑軀散作灰。也教一國同胞團成片。今日啊。更是杜于啼。枝血淚鮮。他日啊。應有神龍起。勢風雲變。若問因緣。此是因緣。只怕劫灰飛盡。靈光纔現。

(末丑)精理名言。佩服佩服。今日就請擬定章程。兼起一個會名。便好聯絡同志。推廣宗旨。(生)想我意大利自羅馬解紐以來。直至今日。都是奄奄無生氣。被那強鄰大敵。呼為老大帝國。今日要救眾生。必須剷除舊氣。就起個會名。叫做少年意大利。何如。(末丑)妙極了。(合)

(尾聲)望前途隱隱羣龍戰。那許我同學偷開學少年。待要一髮千鈞把乾坤扭轉。

(生下)(末丑隨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茲編開如經已兩月。海內詞壇。以監督之義務相責備者。書凡十數至。但著者既日罕暇。且此等鉤心鬥角之作。非咄嗟可成。乃公亦無如何也。今再三敦促。成此一齣。敬以謝讀者。

傳奇體例。第一折謂之正生家門。第二折謂之正旦家門。實為全書頭角。但此編主人翁。不止一人。萬難偏重偏輕。故不能照依常例。作者本擬以此折令加富爾登場。鄙人嫌其三傑平排。未免板笨。且加富爾可表見之事迹。不妨稍後。故商略移置第八齣。

「少年意大利」為新羅馬成立最大根原。此折以韻文敘述其宗旨方法。實屬至難之事。前此曲本未嘗有此境界也。讀者當觀其苦心遣辭處。

格里士比者。昔昔里島人。後此喚起南意大利之革命。佐加里波的成功者也。建國後曾兩任首相。

去年始卒。阿西尼者。後此行刺法帝拿破崙第三。以間接力成就法同盟者也。二人皆一少年志大利。中堅要人物。有位置於本編者也。故先出之。

愛國女兒傳奇

第一齣 宴花

東學界之一軍國民

(旦辨髮西粧上)

(踢繡毬)沈沈春覺日出蓬山道。驚醒紗窗年少。病難痊。顏漸老。聽封姨。呼起風潮。

江山錦繡催紅女。家國存亡卜紫姑。儂家謝錦琴是也。憂時有淚。蹈海無緣。憶自幼稚以來。即受家庭之教。緯絲不恤。常懷憂國之誠。鍊石將成。獨抱補天之志。這也不消說了。今日早春天氣。園中移種泰西名花一株。名曰維多利亞。現已盛開。特請志士胡彥復。張枚。福那公。格女史于孟班。一同到家賞玩。早近亭午時候。諸君敢待來也。(淨扮胡彥復上)電達朝廷新奏疏。(生扮張枚叔上)風行中外小文篇。(小生扮那公格上)聯邦政治無民黨。(小旦扮于孟班上)巾幗蕭條缺女權。(相見握手介)

(小皮靴)積陰如暈。海天如罩。寒食清明將到。流光容易。却愁綠到芭蕉。粘烟芍藥。帶雨薔薇。難作新詩料。招來海畔一羣鳥。種將天上幾枝桃。讓儂家春色好。

今日諸君齊到對契友。賞名花。已備濁酒一樽。開園小飲。就請赴席則个。(眾赴席介)旦

(前調)重重花影日光微。照華燭何須高燒。凡葩俗艷。任他帶醉扶嬌。綠珠俠骨。紅線奇情。婢似夫人少。是將國色移三島。不比春深鎖二喬。這天香非俗好。

(小旦拈花展問介)請教姊姊。這花十分艷麗。只是維多利亞原乃英國女皇之名。緣何這花有此名目呢。(旦)賢妹有所不知。這花本是西種。祇因朵大枝高。不比尋常之品。所以一時人士愛慕。英皇功德命名這花。以誌不忘的意思。(小旦)原來如此。我想英皇即位以來。把區區三島。整頓得隆隆日上。近人曾有詩云。旂翻日所出入處。功到天為哥泣時。可謂贊美得體。所可恨的。咱們偌大中華。愈趨愈下。黃河以北。既入俄國範圍。揚子江以南。又要為他家殖民地了。可見國無論大小。人無論女男。南越未必不如漢家漢家。又何必不如南越麼。(旦)雖然如此。只是你看二百兆女兒。是何氣象啊。

(四門泥)只有這四百餘州堪吊。莫說甚金剛男子。更無個弱女苗條。金蓮款步。柳枝腰。畫樓深鎖如花貌。珍珠簾悄。人兒怨。遙銀荷燈小。繡兒懶。挑抱琵琶。那知道棒向誰家抱。

(淨)女史一腔血淚。痛哭裙釵。吾輩男兒。更當愧死。真箇精神獨立。言論自由。欽佩欽佩。(旦)豈敢。(小旦)我想女教不昌。民權不振。國勢一定不强。姊姊以為何如。(旦)

(前調)更說甚謝女班。姬陰教。早知是無才無德。還只怕詩思文妖。五言八句。便稱豪。鴛鴦二字。都顛倒。秋思畫閣。塞外衣刀。春情銅道。樓上第蕭。縱千種聰明。也只合堅守中即窈。

大凡國勢愈衰。壓力愈重。壓力所施。每于女兒愈甚。印度羅馬諸國史。班班可考。只是吾輩適當其衝。卻如何是好呢。我只怕的。

(金剛石)怕只怕金戈鐵馬。期將到。怕只怕槍林劍樹。驚風颭。怕只怕小鳥翩翩。難住穩。危巢怕只怕異鄉。還流落青青草。風又飄飄。雨又蕭蕭。商女不知亡國恨。到秦淮。猶自停橈。則要劫友保護着弟兄。寄

則索要太平先打個清黃醜。愁也誰愁。怨也誰怨。自家斟酌。真只有十鈞重任。肩上海輕挑。

(小旦) 姊姊寄懷。俠抱愚妹不及了。看看天色將晚。我們就此告退罷。(生) 今日一番盛會。領教多多。何妨分付耀華寫真店。同拍一照。以記盛情呢。(淨) 我們照好之後。即名為中國四少年圖。就請枝叔公恪兩位。各題小詩。互相傳誦罷。(旦)

尾聲 海天精衛原雌鳥。要博得震旦家家拜女豪。願素手纖纖。扶得江山好。(眾下)

本篇係由東京留學生某君投稿。某君憂國熱腸。久為同學所推重。且精嫻音律。寄託遙深。擬著曲界革命軍十種專。以宣揚愛國心。為主。此其一種也。先錄之以供同好。

殖民偉績

第一回 查理斯行權興國教 維廉濱努力保自由

凡是一個人。生在世界上。都應當有自由的權利。這個自由的權利。是天給我們的。是由母親的懷裏面帶來的。凡人總要保守自由這兩個字。若是有人來侵犯我的自由。我一定要拚命的同他爭的。因為倘若一個人沒有了自由。就是奴隸。就是牛馬。諸君請看世界上的動物。也不曉得有多少種。為什麼這些動物。都要受人的驅使呢。只因他本有自由權。被人奪了來了。到後來不能自由。就被人驅使。這個苦處。大家也都是曉得的。若是不能保全自由。就要同牛馬一樣了。古來多少英雄豪傑。因為爭自由權。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情。譬如人生在這個國裏。這國裡的人。要奪我的權利。我就同他爭。爭不到就另外造一個

新國也可以的。有一個英雄。就是這樣做的。諸君請聽說書的慢慢講來。話說美國聯邦有一個濱西爾烏亞泥雅地方。這個地方的文明。世界上的人。是都曉得的。近來又在他的首府。開了一個大博覽會。世界上面更都仰望他的文明。但是這個國的起源。說起來。真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偉業。後來的人都應當把他當做龜鑑的。此話很長。待說書的一路講來。去今二三百三十年前。當英國國王查理斯的時候。英國的政府。腐敗得很。定了一個宗教。當做國教。無論何等人民。都要遵守這個教。倘若背這個教的。無論何人。都用極嚴的刑法處置。你想英國是個立憲自由的國度。英國的人。是最貴重自由的。若是有人奪他權利。他便洶洶湧湧。反抗起來。試看這個國教的制度。把人民信教自由的權利。一齊奪去了。於是英國全國的人。稍有知識的。沒有一個不痛恨國王的。有罵國賊的。有愁眉嗟歎的。有說無論怎麼樣。一定要把這個自由的權利奪回來的。這時舉國上下。紛紛議論這件事。街頭巷尾。無一處不是人聲嘈雜。大概英國全國的人。除政府幾個人以外。都是反對國教這件事的。因為這件事。激動了一位英雄。這個英雄是誰呢。復姓維廉。名濱。他父親曾做過英國海軍將官。是一個富貴人家的子弟。最愛讀書。有獨立特行。一表非凡的氣概。他的心裏。是最不能容壞事的。一遇壞事。他便要設法把這件壞事弄到形影不留。他纔痛快。一日正在書房看書。忽見家人送上一張新聞紙來。維廉濱便隨手取來一看。只見維廉濱看不上半張。面上紅一陣。白一陣。兩目圓睜。把新聞紙一擲。拍案大叫道。好國賊。好國賊。連我們信教的自由。你都要奪去嗎。說完。就在衣架上順手取了一件外套。往身上一披。邁步出房。家人也不敢問他。只見他氣沖沖的出門去了。原來維廉濱最是一個熱心愛自由的人。他見人家奪了他的自由。他便一定要

奪回來的。這日因為國教的事情他大怒之下便跑到平日幾個相知的朋友家中彼此一見都是憤憤。維廉濱心中此時正如火焚一般。那裡過得任一點兒呢。又急忙出來走到十字街上。逢人便說痛罵國教的壞處。東街跑到西街。西街跑到東街。唇焦舌敝。自上午一直到晚上。那裡停了一刻嘴呢。晚上回到家來。晚飯也不吃。一個人痴痴呆呆。坐在書房裡面。也不同別人說話。到了十二點鐘的時候。就和衣在睡椅上睡着了。到了天亮。臉也不洗。飯也不吃。一直的往外就跑。跑到一個空闊地方。就站在一個石臺上演說起來。一個人手舞足蹈。滔滔不絕的。在那裡痛罵國教的壞處。起初聽的人還少。到後來越來越多。竟是人山人海。擁擠不開了。只聽得拍手的聲音。響得利害。維廉濱正在這裡肆口大罵。忽見人叢裡面閃出兩個巡捕。一見維廉濱。就逕上石臺。把維廉濱拿住。帶着就走。走了約有三四里路。到了一個地方。維廉濱知道這個地方是敦倫塔。這裡面有獄牢。到了門前。巡捕將維廉濱往裡面一帶。交與管獄的人。逕自去了。要自別人。一個人兀坐在倫敦塔的獄裡。暗窓鐵柵的下面。好不難受。維廉濱感慨滿胸。就是坐在獄中。他的要奪回自由權利的心思。是時時刻刻在心裏的。維廉濱在獄中。過了一宵。到了次日早晨。曳出法廷。維廉濱從從容容。把他一副懸河之辯口。與裁判官辯訟起來。辯了三四個時辰。畢竟還是糊裏糊塗。又把他送到獄裏來了。回到獄舍。偶然在禁子手裡得了一個急報。說維廉濱的父親病勢危篤。命在旦夕。維廉濱一得此信。恨不能飛出獄中。回家看父。後來又想到這個身體。既替自由作了犧牲。這個身體就不是我維廉濱的身體了。想到這裡。又不願出獄。本來犯罪的人。可以用保全出獄的。維廉濱決意不肯。到數日後。維廉濱的親友。也不管他肯不肯。就用保全保他同同志諸人。一同出獄去了。

出獄以後。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老將軍病床訓子 大英雄酒館談心

話說維廉濱的父親年紀六十多歲。鬚髮如銀。近來因年紀大了。常時生病。身體也就衰弱起來。維廉濱在家裏的時候。時常延醫生診治。醫生都說。老境無可診治的。維廉濱心中也知道父親的病。是不容易醫治的。然而維廉濱是個孝子。日日自早晨一直到晚上。總在父親榻前。盡心照應。凡自父親湯藥。都要自己過目。經手纜送上來的。有一天維廉濱的父親。睡在床上。忽然對維廉濱道。濱兒。你連日在這裏伺候我。一刻也不肯離開。把你讀書的工夫。就擱了。我想你不必一天到晚。都在這裏。要把些工夫到書房裡去看書。纜是道理。維廉濱道。爹爹的話。孩兒自當照樣做。但是爹爹現在生病。孩兒一刻離開。孩兒就放心不下。維廉濱的父親又道。你這孩子。一點兒用處也沒有。只知道做一個人的孝子。就不知道要做全國人同種人的功臣麼。你拿把椅子來坐下。我講給你聽。維廉濱連忙在房門口提了一把椅子。在床面前放下。輕輕的坐了下去。只見老將軍說道。濱兒。凡是在世界上做了一個人。總要轟轟烈烈。在世界上做一番事業。纜算得是一個人呢。譬如我們現在生在英國。總要替英國人造起一場大福來。若是英國人受外國人的壓制。我便要同外國人反抗。就是外國人的勢力大。我的勢力小。明曉得敵他不過。也一定要想法子。弄到英國人不受外國人的壓制為止。凡是人都有自由權。若是有人來奪我的自由權。我便怎麼樣。都要奪回來。總而言之。一個人生在世界上。總要在世界上面算得一個人。在千古以後。算得一個人。纜是呢。說到這裡。老將軍便坐起來道。濱兒。你這箇身體。你不要把他當做你一

個人的身體。也不要把他當做我給你的身體。這就是英國人的身體。都可以的。我這一番話。並不是叫你不要做孝子。是叫你不要做只知道一個人的孝子。把許多大事就拋却了。如今世界上有一般人講孝字。講到極荒謬的境界。說身體髮膚。不敢毀傷。這句話不通到了極點。你想想自古來多少英雄豪傑。為國作犧牲的。難道這般人都是不孝嗎。譬如我做了一個海軍的將官。遇到開仗的事情。總是要拚着命的。若是像那樣講孝字。那就可以不開仗了。倘若世界上的人都一個一個像那樣講孝道。我恐怕世界上早就沒有世界了。老將軍說到這裡。便有些倦了。的樣子。維廉濱便請道。爹爹身體倦了。請躺下睡罷。老將軍道。我的話你都聽明白了。沒有。維廉濱忙回道。都聽明白了。老將軍一面睡下。一面說道。你聽明白了。就好。維廉濱服侍老將軍睡下。只聽老將軍又說道。濱兒。你到書房裏去看看書罷。維廉濱聞言。不敢怠慢。連忙起身出房。走到書房裏面坐下。細想剛纔父親所說的話。是不错。順手在書架上取了一本世界百傑傳。打開一看。就是一篇哥倫布的傳。仔仔細細。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歎道。哥倫布真是英雄。一個人冒險。尋出了一個偌大的美洲。真是令人佩服。維廉濱自從聽了他父親一番議論。心裏常常把這番議論來想想。越想想越有道理。維廉濱的雄心就勃勃起來了。這都是一往從前的事情。話說維廉濱的父親。病在床上。本來病就有八九分重。後來因為國教的事情。心中生氣。病又加了幾分。兒子又被政府關在牢獄裏面。心裡又是難受。病勢更加重了。這日維廉濱一出獄門。也不歸家。一逕跑到平日所曉得一個有名的醫生家。跑了約有十來里路。剛到門首。便見前面來了一乘馬車。約有幾分鐘的時候。到了門前。維廉濱抬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這個有名的醫生。剛纔從下面看病回來了。這個醫生

在馬車上看見維廉濱。連忙叫馬夫停了車。跳下車來。拉着維廉濱的手。道。你出獄了嗎。我聽見你這回的事。實在佩服得很。維廉濱急說道。這些話都不要說。今日我出獄。還沒有還家。特意來請你。醫生道。有甚麼事。我總遵你的命。維廉濱道。不是別的事。我在獄中聽見我父親病重。特來請你。同到我家去走一踏。醫生道。可以。我們就同坐馬車到尊家去罷。兩個人上了馬車。維廉濱此時恨不能飛到家中。坐在車上。也無心同醫生說話。心裡只想到家。好容易走了兩點多鐘。纔到了自己門首。連忙下車。把醫生邀進客廳坐下。自己飛也似的跑到父親房中。走到床面前。只見老將軍閉着眼睛。睡在床上。維廉濱輕輕問道。爹爹可好些兒嗎。老將軍睜眼一看。見是他的愛子回來了。答道。我本來沒有甚麼病。只因這幾天。心裡有點兒難受。就把我的老病帶起來了。維廉濱說道。孩子請了一個醫生來了。現在在客廳等候。請進來診一回脈罷。老將軍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你要診脈。你就請他進來罷。維廉濱回身出房。到客廳。把醫生請到老將軍的床面前坐下。維廉濱把老將軍的從被中扶出。請醫生診一回脈。診完了。脈。醫生向維廉濱道。外面再說罷。維廉濱就同醫生來到客廳坐下。問道。我父親的病到底怎麼樣。醫生把眉一皺。說道。令尊並沒有別的病。純是老境。只好盡我們的力罷了。說畢。開了一個藥單。交與維廉濱。就起身告辭。維廉濱送至門首。回來。想道。聽他這樣說話。恐怕是難好的了。剛走到門首。忽聽裡面叫道。濱兒。維廉濱聽道。連忙走到床面前。問道。爹爹孩兒在這裡。老將軍拉着維廉濱的手。道。我年紀老了一點兒。事也不能做了。我曉得我的病勢。已經到了這個地位。是萬萬不能好的。只可恨現在。說到這裡。喉嚨裡的痰上來了。未曾說出。維廉濱接着說道。爹爹心裡靜一靜罷。過了一會兒。老將軍又說道。一個花園錦簇

好好的英國。恐怕要被這些小人們。不曉得要弄到怎麼一個地位呢。你看這些做大官的人。那一個不是腐敗的。出來的時候。坐着馬車。前呼後擁。好不威風。走到辦事的地方。就一個一個把手籠起來。一點兒事情也不會辦。講到為自己的私事。他就能幹起來了。甚麼事他都會辦。奪百姓的權利。剝百姓的皮。這些事更是他精明的了不得的。你看這些裁判官。賄賂風行。一點兒曲直也沒有。那些辦外交的官。更是不消說得。說到這裡。歎了幾口氣。眼睛裡滾滾的。吊下眼淚來。維廉濱此時心裏又是氣。又是恨。又是憂。不由的也就吊下淚來。老將軍忽又對維廉濱道。濱兒。我的性命是不久的了。你是英國人。你總要替英國人造出一番世界來纔好。我曉得你平時是很親愛英國人的。這都是你的好處。你總要從你這點愛英國人的好處。努力做去。把你的心。要鍊得像生鐵似的。無論有多少阻撓。總要把他排除個乾乾淨淨。世界上沒有容易事情。若是畏首畏尾。不敢向前做去。我恐怕一萬年也做不出一件事來。世界上又沒有難事情。只憑着這點熱心做去。沒有做不成功的道理。先有一個英雄。名字叫做哥命布。他悟了地圓的道理。他曉得西方一定還有世界。後來在海邊散步。又看見一個雀子從西方飛了過來。他越發信西方一定有土地了。就一個人弄了一個船。帶了些糧食。冒險向西方進發。後來卒竟尋出一個美洲來了。你看這個人。到底是個英雄。不是個英雄呢。我雖然是打了幾回仗。立了幾回功。那裏算得事業呢。想起一生的事情來。真是慚愧的了不得。你現在的年紀。正是做事的時候。總要做一番大事業。我死在九泉。也是歡喜的。老將軍說到這裡。聲氣漸漸沒有了。喉嚨裡的痰。唧咕唧咕的響起來。眼睛直往上翻。維廉濱看見這個樣子。知道是不好了。連忙爬上床。對着老將軍喚道。爹。還有甚麼話說。沒有。忽見

老將軍睜開眼睛。口裏叫着維廉濱的名字。說道。濱兒。吓。濱兒。吓。我死之後。你把我的骸骨。埋在你祖母的墓邊就是了。說畢。把眼一閉。就死去了。維廉濱見父親已死。放聲大哭。就有傍邊許多人。前來解勸。總是勸他要遵老將軍的遺訓。不要哭壞了身子。往後不好辦事情。維廉濱聞言。一面收了眼淚。一面料理葬事。過了兩三天。把老將軍安葬。祖塋。維廉濱大事完了。一個人住在家里。每日除了讀書。再沒有別的事情。有一天傍晚的時候。維廉濱一個人出去散步。走到他父親的墓上。徘徊了一頓。又不免有許多感觸。回來的時候。已是天黑了一路上。又想歸家。又想到別地方去。散散悶。正在猶豫不定。忽然見前面來了一個人。手裡拿着一根棍子。直往前來。維廉濱定睛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一個好朋友。姓沙名德。志。這人年紀二十二歲。有血性。膂力過人。一隻手能拿二百斤重的物件。這日也是出來散步。維廉濱看見是他。忙叫道。德志哥。你到那裡去。沙德志聽見有人喚他。即住了脚。一看是維廉濱。即上前躡了兩步。拉着維廉濱的手。說道。你一個人在那裡來。維廉濱道。我坐在家裡。實在是悶得狠。我剛纔在我父親墓上走了一趟。沙德志道。你現在回去嗎。維廉濱道。我心裡悶得狠。現在你來了。我們兩個人。到那裡去談談罷。沙德志點頭道。很好。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只見左手傍有一個酒館。維廉濱停住了脚。道。我們就在這裡坐一坐罷。沙德志答應了一聲。是。兩人進內。到了三層樓上。四面一望。見人坐得滿滿的。維廉濱指着南方道。那裏面有一間小房子。我們在那裡坐罷。兩人到了屋裏。問跑堂的要了兩瓶麥酒。要了幾樣菜。沙德志忽然對維廉濱道。我看你這幾天。很有心事的樣子。維廉濱手中拿酒杯。向口裡一飲而盡。說道。咳。我這幾天。看哥命布的傳。越看越佩服。單身冒險。找出了一塊偌大的地方。這纔真是

英雄呢。哥命布這件事。每日總要我腦筋裏面來二三次。我不曉得怎麼樣纔好呢。沙德志道。我們也冒險去做事。學那哥命布就是了。我昨日得了一個在美洲的朋友的信。他說該處真是世界上面的樂土。自由的新天地呢。維廉瀆急說道。那個地方。能設自由。那真是世界上面的樂土呢。說到這裏沈吟了半晌。又說道。倘若我們帶些人。到那邊去開墾。另外造一個新國。做起一番事業來。那纔有趣呢。沙德志道。真是呢。這個國裏我住得不耐煩。我們另外造一個新國罷。我們帶着許多同種的英國人。另外造一個國。我們這種民族。在世界上好不光榮呢。維廉瀆拿表一看。已是八點四十分了。向沙德志道。天氣不早了。我們回去罷。叫跑堂的買了賬。跑堂的買了四塊四角。維廉瀆就在荷包裏取了一個錢袋來。拿來一張五元的鈔票。叫跑堂的找來。跑堂的就拿了六角錢交與維廉瀆。兩人帶了帽子一同下樓。走到門首。沙德志對維廉瀆道。你回家嗎。我也回家去。我是往東走。不能同路了。只見沙德志把帽子一摘。說了一聲少陪。竟自去了。維廉瀆一個人循路歸家。到了自己門首。推門進去。走到書房裏面。往睡椅上。一躺。就唱起詩來了。唱了半天。忽見家人名叫魏福的走進來道。今日有兩個客來了。維廉瀆問道。是誰呢。魏福道。一個是陸軍將軍。一個是裁判官。都是先前老將軍的朋友。維廉瀆聽了。也不言語。半晌。又道。他兩個人說了甚麼話。沒有。魏福道。說有一件甚麼事。要對你說呢。維廉瀆沈吟道。他有甚麼事。要對我說呢。魏福道。今天適有兩個巡捕到這裏來了。維廉瀆道。做甚麼呢。魏福道。我看他的神氣。是來窺探情形。他怕你又有甚麼舉動呢。我今天還聽見說。又有兩個人為反抗國教的事情。被巡捕拿到獄裡去了。維廉瀆聽到這裏。歎了一口氣。說道。這些事我都不管。我只曉得唱我的詩。說畢。又唱起詩來。唱到約

有十一點多鐘。剛纔睡下。一宿無話。到了次日。維廉瀆起來。走下來。見棹上擺了兩封信。一封是陸軍將軍狄伯魯的。一封是倫敦市裁判官葉佩謨的。維廉瀆看見沈吟道。他真有甚麼事嗎。就把信拆開一看。見上面寫的是些恭維的話。背後又有一行小字。是請於今日內駕臨敝舍一叙。十一個字。兩封信都是一樣。維廉瀆看了。猜不着。是甚麼道理。想道。你說他真有事。為何信上面又不說呢。你說他沒有事。自我父親死後。他沒有來過我家裏。一回為何今日忽然找起我來了呢。父親在生的時候。也沒有談過這兩個人的好處。也沒有談過他的壞處。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我也不曉得。想到這裏。說道。他既來找我。我今日就到他家裏去走一躺。看他們到底怎麼樣。主意已定。一面出房洗臉。回來吃了早飯。歇了片時。就披起外套。帶着帽子出去了。到底是些甚麼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見前輩飽醜議論 訪知己途次遇佳人

話說維廉瀆清早起來。見了兩封信。含含糊糊。實在猜不着。是甚麼事情。只得吃了飯。就出門會他去了。但是他兩個人住的地方相隔很遠。一個在東。一個在西。先到那一處好。呢。維廉瀆想道。不錯。我先往西到葉佩謨家裏去。再往東會狄伯魯。就順便到沙德志家裏去談談。主意已定。就邁步一直到西走去。一路上維廉瀆心裡七上八下。好不自在。一頭想。一頭走。走有二點鐘的時候。遠遠望見前面一所極高大的房子。維廉瀆認得是葉佩謨家裏。就一直的往前走去。走到門首。維廉瀆在懷裡拿出表來一看。已是九點半鐘。維廉瀆停住了脚。只見裡面出來了一個小使。維廉瀆忙上前迎着小使道。你主人在家麼。小使道。在家。維廉瀆就在懷裡拿了一個名刺。交着小使道。請你通報一聲。說我要見他。小使拿着名刺一

看說道：「你來了嗎？我主人等你好久了。」快隨我進來罷。說畢，轉身就走。維廉濱跟着小使，走到一個客廳。小使道：「請坐。」我通報一聲，說畢去了。維廉濱一個人坐在客廳裡面，等候了許久，還不見出來。維廉濱本是少年性躁的人，那裡經得過這樣官場的習氣呢？就起身要回去。剛走到客廳門首，忽見葉侃護挺着肚子慢慢的走來了。還未進門，口裡先嚷道：「你來了，好久了嗎？我正在吃早飯，沒有出來迎接你，多有得罪，忙用手讓道，請坐罷。」話未說完，他自己就先坐下了。高聲叫道：「來拿咖啡來，拿自來水來，隨手就在衣服袋裡拿出一根紙烟，銜在口裡，向維廉濱道：「我昨日在你家裡頭來看你，適逢你不在家，維廉濱躬身道：「失迎得很。」我昨日往我父親墓上去了。葉侃護道：「難怪我說你到甚麼地方去了。」我這一向很想同你談談，所以特意來叫你。我看你近來的行為，很有些不對的樣子。你的天分是很好的，從此用功讀書，還怕得不到功名富貴嗎？說到這裡，小使拿了兩杯咖啡，一盒自來水，進來向葉侃護問道：「咖啡拿來。」自來水也拿來了。葉侃護隨手接了自來水，發話道：「把咖啡放在客的面前就是咯。」就一面吸烟，一面接說道：「你已經是入了一回獄了，我想入獄的事情，是很壞名譽的。你父親在生的時候，我就不便對你說這些話。現在你父親死了，也沒有人敢管你。我同你父親是好朋友，你就是我的兒子一樣，打也打得，罵也罵得的。難道你還怪我嗎？我勸你趕緊讀書，不要做那些胡鬧的事情罷。」維廉濱聽了他一番醜議論，心裡早就不舒服。本來要駁他幾句，後來想這種人不足與校，也就忍下去了。後來聽到胡鬧兩個字，不由得無名火起，三千丈，實在忍不住了。就發話道：「你老人家說我胡鬧，我向曾胡鬧呢？就是這回的事情，我也不過是要替英國人奪回自由罷了。你老人家少說幾句罷。」葉侃護聽了維廉濱的話，臉上

猶如吃了酒一般，紅一塊，白一塊，積着成怒，變起老臉來說道：「你一個人就能說得出大事業來嗎？現在國王的勢力，你還不曉得嗎？你若再是胡亂做去，我怕你總有不得了的日子。你既不肯受我的教訓，從此以後，我也不再說你。你倘若鬧出事來了，你也不要來尋我。」維廉濱躬身道：「你老人家肯這個樣子，我就感激不盡了。」說畢，就起身告辭，忽聽門上的鈴鐺響，見小使跑來報道：「狄將軍來了。」話剛說完，見狄伯魯穿着軍服，掛着雪似的長刀，左手提着刀柄，右手扭着八字鬚，搖搖擺擺，大踏步跨進來了。見了兩人，高聲嚷道：「維廉濱，你來了好久了嗎？」維廉濱答道：「有了一會兒，剛要到你老人家裡來。」狄伯魯道：「在這裡既會到了，就在這裡談談罷。」三人歸坐，小使送上茶來。維廉濱向狄伯魯道：「昨日你老人家到我家裡來，我不在家，失迎得很。」狄伯魯扭着鬚鬚道：「你的事情很忙罷，你到底忙些甚麼？」維廉濱道：「這了葉侃護一肚子的氣，實在是不舒服，看看狄伯魯，又要發醜議論，不免又要受氣了。」維廉濱暗想道：「這班混帳東西，必要給他一個利害，他纔曉得。」聽到狄伯魯問他忙些甚麼，便答道：「沒有甚麼忙，也不過盡盡國民的責任罷了。」狄伯魯見維廉濱出言激烈，便有些怒氣，坐在椅子上，也不發話，直把眼睛望着維廉濱。過了半天，高聲道：「你坐牢的心思，又發了嗎？」前次坐牢，還沒有坐足嗎？年紀輕輕的，何必這樣狂呢？試問你到底有甚麼學問，到底有甚麼本領，你也說得上國民責任嗎？我勸你好好的安分守己，再不要說甚麼自由罷。」維廉濱聽了狄伯魯的議論，氣得直說不出話來。半响道：「你老人家的話，大概同葉老伯的話一樣尊意，我都知道了。台教我也領受了。你們的宗旨無非是做一個查理斯的奴隸，還要把英國的人都邀去做查理斯的奴隸罷了。我維廉濱站在世界上，從不知道當奴隸的說，到這裡就站起身

來道。我想二位老人家叫我來。無非是這個事現已領教。就此告辭了。說畢。把腰一躬。提起脚就往外走。葉侃謨狄伯魯兩人齊聲嚷道。這孩子了不得了。竟自目無長上了。維廉濱只裝做不聽見。也不回頭。一直的往外就跑。維廉濱本想找沙德志談談解悶。因為太遠。只得暫且歸家。就在路上叫了一乘車。坐了歸家。回到家裡。走見書房的門。只見沙德志坐在那裡看書。一見維廉濱進來。就叫道。你在那裡來。我在這裡等了好久了。維廉濱就在躺睡椅上。連握手道。不要說起。今日遇見了鬼。受了一肚子滿的瘟氣。沙德志見了這個樣子。不曉得是甚麼事情。即追問道。你到那裏來。為甚麼氣得這樣呢。維廉濱道。讓我停一停。講把你聽罷。沙德志是個性急的人。那裡等得呢。苦苦追問。維廉濱維廉濱歎了一口氣道。滿地都是混帳烏龜王八蛋。這種地方叫人怎樣住得呢。沙德志急得要死。央告道。我的哥哥。到底還是甚麼事情。你告訴我罷。維廉濱道。就是昨日我們在酒樓分手以後。回到家來。家裡小使道。有一個客來會我。一個是倫敦裁判官葉侃謨。一個是陸軍將軍狄伯魯。都是我父親的朋友。我想他會我做甚麼呢。也就沒有理他。到了今天早晨。又來了兩封信。是要我到他們兩人家裡去談談。我也不管是甚麼事。就先到葉侃謨家裡去。還沒有說幾句話。葉侃謨這個東西。就發起醜議論來了。沙德志聽了醜議論三個字。就笑道。甚麼醜議論。我到要領教領教。維廉濱道。無非是些混帳的話。他還要教訓我呢。說些甚麼不要胡鬧。甚麼讀書做官。還有些不堪入耳的言語。我也不願再說他的意思。你也大概曉得了。沙德志道。這種混帳東西。你為甚麼不打他呢。維廉濱道。我的拳頭很貴重的。打他豈不污了我的拳頭嗎。又接下說道。我正在同葉侃謨翻臉的時候。忽然狄伯魯又來了。那裡曉得又是一個王八蛋。所說的話。同

葉侃謨一個樣子。我當時變了臉。說了幾句話。就鬥氣回來了。你道可惡不可惡呢。滿地都是這樣的人。到底怎麼樣好。沙德志道。這種的人。殺也殺不乾淨。只好另造一個新國罷了。維廉濱問沙德志道。你近來得了美洲朋友的信。沒有。沙德志道。近來沒有。先前有信來過。說那個地方自由得很。維廉濱低了頭。想了半晌。向沙德志道。我決計不住這個病國了。我頗想帶些人到美國去殖起民來。你道好不好。沙德志道。很好。我心裡也是這樣想。兩人正在說話。沙德志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了。道。我還約了一個朋友。十二點鐘到我家裡去。看看壁上掛的鐘。已是十一點三刻了。沙德志道。我要回去了。改日再談罷。說畢。起身告辭去了。維廉濱此時到美國去的心思。越發不能過了。一個人坐在書房。把他父親遺下來的財產簿打開看看。仔細一算。約有十五萬元的家私。先前維廉濱的父親在生的時候。曾在美國立了一回戰功朝廷。因為他的功大。就把美國西雅馬伊加地方。酬他的功。維廉濱此時想起美國。又有自己的土地。何不就在那裡殖起民來呢。越想越覺得有理。一連想了幾日。覺得這件事。真是有一無二的上策。話說維廉濱還有幾個知己的朋友。住在鄉下一個藤山。山裡面有個桑葉村。這個村離倫敦六十里路。維廉濱幾個朋友。因為那個地方幽靜得好。就在那裡住下。維廉濱連日心裡有事。抑抑不樂。又受了葉侃謨狄伯魯一肚子的氣。更加不高興起來。想道。何不到桑葉村去住幾天。找他們談談。或者可以解解悶氣。隨時就檢點皮包。把應用的物件。都收拾妥貼。叫家人來說了幾句囑咐的話。就提著皮包出門。順着大路行去。走了半天。見前面有一片樹林。維廉濱見此地一片森林。甚是可愛。四面空闊。風景雖不十分絕妙。却也有一種留人的去處。維廉濱立住了脚。細語道。這個地方風景很好。何不道這片刻呢。隨便

就在地下坐了。遠遠的聽見倫敦的車聲嘈雜聲。猶如在天際一般。此時維廉濱心中。天空地濶。一點心事都沒有。維廉濱正痴坐在地下。忽遠遠的看見一個人慢慢走來。走到近邊。仔細一看。是一個年輕絕妙的女子。走到維廉濱面前。把腰一躬。就同維廉濱說起話來了。說些甚麼。這一回裡面還不曉得。要知詳細。且聽下回再講。

第四回 蕭子龍游歷藤山 尤大虎飽烹鹿肉

話說離倫敦六十里。有一個藤山。這山的名字。也不知道。是那一朝遺下來的。聞說二三百年前。是一個極富的地方。到如今連人都沒有了。只剩得橫直四五里大的一塊荒地。後來倫敦一個志士。姓蕭單名一個魯字號子龍。游歷至藤山裡面。話說這個志士家裡。先前本有四五萬的家私。這志士又是一個喜歡做事的人。不上幾年工夫。就把一份家私。弄到乾乾淨淨了。近來蕭魯手頭又有幾個錢。又想做點事。一日欲下鄉走走看看。鄉下的風景。即刻就由倫敦動身。坐火車一直到贈書嶺地方下車。不上十里路。就是藤山。這日蕭魯手中提了一個千里鏡。一路游山玩水。好不暢快。次日走到藤山四面一望。覺得那個好景致。就是倫敦那些有名的畫家。恐怕也畫不出來。蕭魯立住了脚。四面游玩了一會。細語道。這麼樣一個好地方。怎麼樣沒有人來開墾呢。口中連說奇怪奇怪。又細思道。或者因為有別的緣故也未可知。待我尋個鄉人來問他。問四面一望。連一個人影兒都沒有。等了半天。聽得對面山岡上。有個人唱歌而來。因為聲音遠聽不明白。蕭魯只得尋着歌聲走去。不上半里路。見遠遠來了一個獵夫。荷着一枝鎗。鎗上掛了一隻小鹿。一隻兔子。慢慢的一面唱一面走來了。只聽見他唱道。

天地生萬物。胡為乃不平。人兮亦動物。獸兮亦生靈。可憐鹿與兔。胡為為我禽。君不聞弱者之肉強者食。世界萬物同此理。人兮人兮亦可危。優勝劣敗之理胡相憶。

蕭魯聽了這個歌。想道。這個獵夫一定是個有學問的人。若是沒有學問。那裡會唱這個歌呢。一定是非凡人可比無疑了。這個人斷斷不可錯過。連忙迎了上去。脫帽為禮。那獵夫見他如此恭敬。也就連忙還禮道。請教貴客尊姓從何處來。蕭魯道。在下姓蕭單名一個魯字。從倫敦游玩到此。適纔聽見老兄所唱的歌。實是佩服得很。獵夫道。何足掛齒。不過是信口胡唱罷了。蕭魯道。此有何事。故蕭魯道。不過是游玩游玩。別的事也沒有。請問老兄這廝樣一個好地方。為甚麼沒有人來開墾呢。獵夫道。站在這裡不好多談。請蕭兄到寒舍一叙如何。蕭魯道。甚好。說畢兩人就走。此時天色將暮。那一幅晚景。不但是畫不出來。連說都說不出來了。二人慢慢的步行過了一個山岡。有一道小河。二人循河而上。遠遠望見有一所茅屋。獵夫指着茅屋對蕭魯道。那就是寒舍了。只見環屋都是些樹木。二人一面走一面談。不知不覺就到門前了。獵夫就讓蕭魯先進門。獵夫隨把獵得的鹿兔放下。二人彼此重新見禮。獵夫讓坐。蕭魯看雖是幾間茅屋。却修飾得乾乾淨淨。另有一種幽雅氣象。蕭魯早知道獵夫不是個凡人。因為匆促之間。還沒有問他的姓名。蕭魯坐下了。獵夫自去烹茶。又對蕭魯道。蕭兄今晚就請在我家住下。待我烹了茶。我就出去沽些酒來。還請兩個人來替我宰鹿。我們今晚談談何如。蕭魯道。好極了好極了。但是初見面就叨擾於心不安。獵夫道。你這人。不甚爽快。何必拘禮呢。蕭魯道。我也不過是假說幾句拘禮的話罷了。其實我何曾不肯吃呢。獵夫拍手道。這纔痛快呢。獵夫又道。請你坐一坐。我又沽酒去了。用手指着右邊道。

這間房裡有書。你自己去看罷。說畢去了。此時已是六點多鐘。屋中還沒有點燈。蕭魯見上面棹上擺了一個燈盞。又沒有自來火。蕭魯在各處找了一遍。總找不出一根自來火來。就在烹茶的爐子裡取了一塊紅炭。用口一吹。把燈弄着了。蕭魯放下了炭。就把燈拿進右邊房裡。見房裡擺了兩張書桌。滿架上都。是書。中間擺了一張棹子。就順手把燈放在棹上。一抬頭。見壁上掛了一個照相。蕭魯認得自獵夫自己的像。取下來一看。見上面題了一首七言絕句。蕭魯便吟道：

自題小像

現身斯土復斯時。魂魄相親乃爾奇。欲出世間仍戀戀。降衷深意有誰知。

念畢。叫道：好詩好詩。這個人的抱負。已見一斑。斷非尋常可比了。蕭魯又轉向書架上取了一本彌勒約翰的自由書。打開一看。見裡面濃圈密點。把一本書圈點得糊裏糊塗。又見他自己還加了許多批語。蕭魯正看得得意。忽聽見一個人高聲道：這裡還沒有點燈嗎？又有一個人道：我們先把燈點了。再動手罷。蕭魯在房裡聞言。忙放下書。把燈拿了出來。只見那兩個人都是身長大漢。有一個人手中拿了一把雪白的刀。見蕭魯拿燈出來。道：你姓蕭嗎？蕭魯答道：是的。話未說完。只見獵夫手中提了一大壺酒。回來了一走進門。說道：我們就動手罷。獵夫同那兩個大漢。就在廚房裡動起手來。蕭魯見他們動手。也過去幫助。幫助不上兩點鐘工夫。把鹿同兔子都弄好了。獵夫道：今日的鹿弄得分外香。是甚麼道理？蕭魯道：想必是我的口福好的緣故。你們也應當謝謝我呢。大家笑了一回。獵夫道：我們就大烹起來罷。於是四人歸坐。獵夫又連忙在廚房裡拿了四個碗來。道：我們今天應當大醉纔是。大家連連說是。獵夫就提起壺

來。倒了四大碗酒。每人面前放一碗。四個人就大嚼起來了。吃了半天。那一個大漢問獵夫道：令妹不在家麼？獵夫道：他到一個先生家裡去了。今天大概不回来了罷。四人一面吃一面說。蕭魯問獵夫道：且問你這個地方。到底叫甚麼山。為何沒有人開墾呢？獵夫道：這個山叫做藤山。你能殺來開墾。你就來罷。說畢。把酒碗向口裡一飲而盡。道：我又是一碗了。大家也就一飲而盡。獵夫忽然問那一個大漢道：昨天的事怎麼樣了？大漢道：昨天的事。你今天沒有見新聞紙麼？那個人已經死了。獵夫道：真的嗎？大漢道：誰誰你呢？獵夫聽見拿起酒來。又是一碗。叫道：痛快痛快。大漢道：世界上有許多不可解的事情。就像查理斯。他也是個橫眼直鼻的人。這班人為甚麼要幫他做奴隸呢？蕭魯道：做奴隸的人。他那裡曉得他自己。是奴隸呢？他有了奴隸的頭銜。還覺得很榮耀呢。獵夫道：這些做奴隸的人。他的思想。言論。行為。沒有不是奴隸的。我也不去說他。我只說那個用奴隸的人。他自己以為得計。我說他也是。一個蠢東西。為甚麼呢？凡是做奴隸的人。那裡有一定的呢？今天可以做我的奴隸。明天就可以做別人的奴隸。這是一定的道理。倘若有人要做我的奴隸。我多謝他的盛情。一定不要他。大漢道：我一定要他。我叫他每天獵個鹿來給我吃。蕭魯道：他明日獵鹿給你吃。後日就可以獵鹿給我吃。到了再後日。連你家里的鹿。他都要偷來給我吃了。獵夫道：我們不要發議論。還有許多酒。許多肉。為甚麼不吃呢？三人說道：那個說不吃呢？說畢。吃酒。用大碗往口裡倒。吃肉的。把大塊的肉。往口裡送。大家正吃得高興。獵夫把身體微微提起。只聽見咕咕咚咚的響。放了一個連珠大屁。三人齊叫道：野蠻野蠻。就下碗。就跑到門來。獵夫道：你們為甚麼不吃吃。三人道：多謝多謝。你知道今日的肉分外香。你就不知道你今日的屁分外臭嗎？獵夫

道那麼就我有偏三位了。一個人大飲大嚼。不上一刻兒工夫。把酒肉都吃了乾乾淨淨。也就跑出來道。你們今天上當了。我實告訴你們罷。我那個屁。實在是假的。見你三人都是吃得。分到我名下。怕没有好多。所以我用個屁。奪了來了。又連連說道。對不住。對不住。請到裡面吃茶去罷。四人進門。大家七手八脚。把食器修飾乾淨。泡上茶來。四人又談了一會。蕭魯道。我今日糊塗得很。還沒有請教三位貴姓呢。獵夫道。妙哉妙哉。我姓尤名大虎。就是本處人。這二位是兄弟兩個。姓黃。兄叫黃剛。弟叫黃毅。都是好朋友。四人又談了半天。黃氏兄弟起身告辭。二人送至門外。大虎道。我今日有些醉意。我們睡了罷。明天再談如何。蕭魯道。我今日睡在甚麼地方呢。大虎道。那書房是客房。你就睡在那裡罷。我先去睡了。說畢。推開左邊房進去了。蕭魯也只得拿燈進房去睡。把燈放在桌上。又在書架上翻了一頓書。又想要到藤山這裡來開鑿。在懷裡拿起表來一看。已是一點多鐘。蕭魯也就脫衣睡了。一宿無話。次日早晨。蕭魯起來。在井裡取水洗了臉。回到屋裡。說道。大虎今日好睡吓。這個時候還不起來呢。就用手把左邊房門推開。走進去跑到床上一看。那裡有個人影兒呢。蕭魯叫道。好傢伙。好傢伙。他們瞞着我做甚麼去了。我今日一定把他們尋來。罰他們一個大東道呢。要知蕭魯怎樣尋法。大虎到底到那裡去了。說書的現在不知道。要問那著書的。怎麼著法。纔曉得呢。那麼。且聽下回分解。

